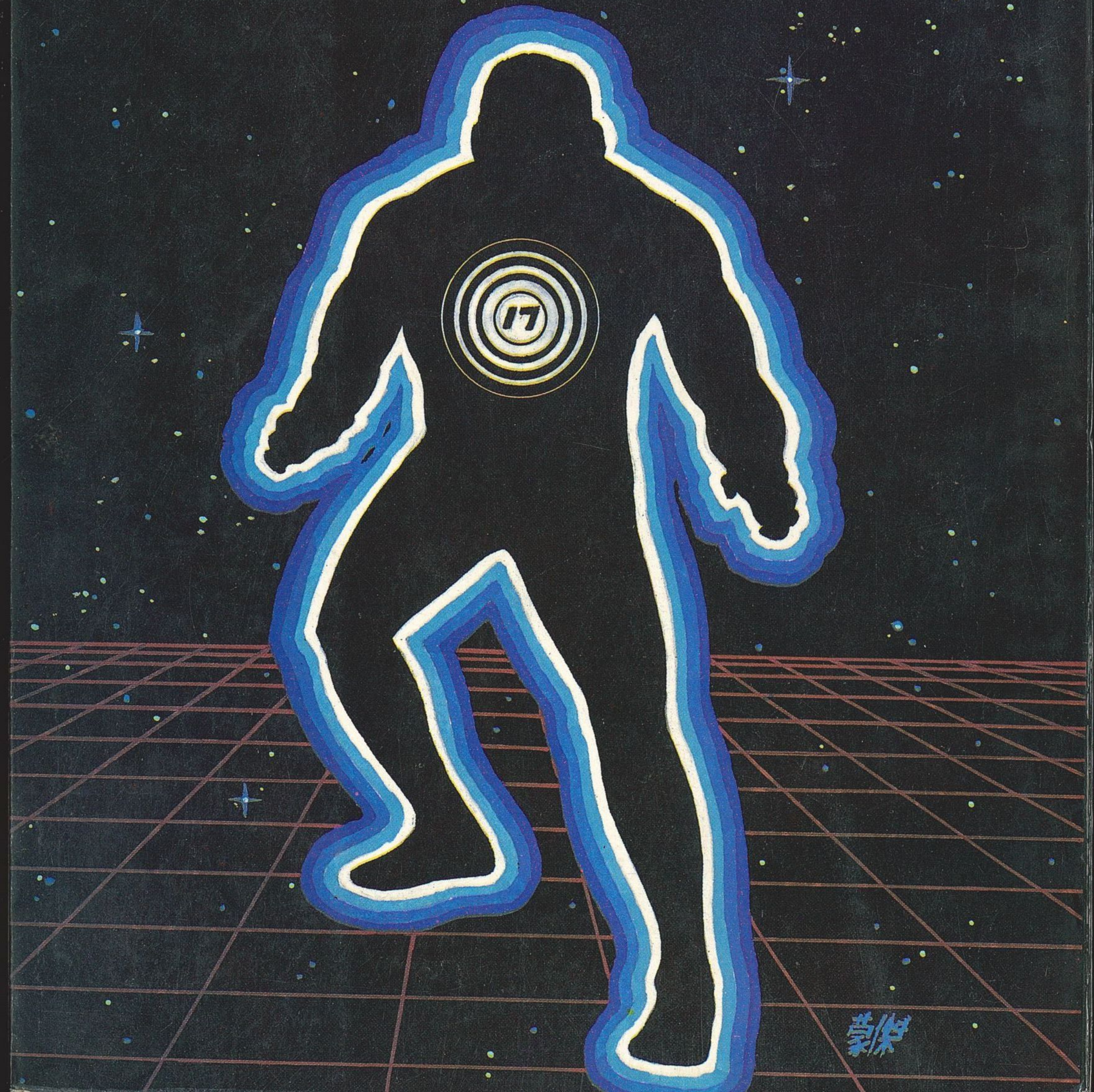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名著

突變巴別17

狄雷尼著



世界科幻名著

密碼巴別17

狄雷尼著

SF
A09

世界科幻名著

密碼巴別17

星際出版社

世界科幻名著

密碼巴別17

星際出版社　榮譽發行

世界科幻名著

密碼巴別17

狄雷尼　著

自從被敵人侵略以來，數月之間，連續發生了六起毀滅性的星際通商航線中間，星際各同盟國也不斷發生意外事件；諸如宇宙戰艦、宇宙軍造船場、各生產基本軍需物質的工廠陸續發生故障；連續發生數次大爆炸，幾位要人罹難……到處人心惶惶。最可疑的是，發生意外期間或前後，區域內有來歷不明的無線電通訊，而且通訊頻繁，偶爾還出現超靜止空間的頻道——將這些無線電通訊記錄下來，名爲「巴別17」。爲了拯救全人類免於毀滅的浩劫，解讀「巴別17」便成了關鍵任務。美麗的密碼解讀專家莉多拉小姐爲了尋找謎底，暗中招募神秘幹才——包括「靈體人」，一路展開工作………………………………。

世界科幻名著

SFA09

密碼巴別17

作　　　者　狄雷尼

封面／插圖　蒙　傑

審閱（中文版）　張之傑　石育民

星際

星　際　出　版　社　印　行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　總代理

目錄

第一部　莉多拉・烏恩……7
第二部　威爾・多魯克……81
第三部　傑貝爾・塔里克……137
第四部　布加……215
第五部　馬克斯・杜姆瓦巴……229
後記——新的太空歌劇……265

第一部　莉多拉・烏恩

轂轆曖昧地輾著
電氣光譜在街道飛濺
曖昧的言語將不是少年的少年之影像糾結着
黑暗使得牙齒齊整的嘴扭曲成老人之唇
或削成剃刀之刄
朝著琥珀色面頰潑酸
……骨盤的拱門粉碎
噴出黑色凝結的血，染髒了胸部
擺動的燈光拭去了一切
嘴唇紅腫而流血……
熙攘的人群猶如浪潮
湧上馬路，隨卽又退下
像浮木乘著潮水，攀上海灘
轉眼逐波遠去

枉然地拍打沙灘
枉然地回旋漂去
漸漂漸遠
浮木——細瘦的臂部　溶解的眼球
高聳的肩膀　粗暴地伸出手
胡狼一臉土灰，蹲在獵物前
黎明時刻，色彩褪去了
流浪者向西方河川的船塢漫步
遇見了在街頭遊蕩的船員……

——M・H「三稜鏡與鏡頭」

1

機場座落的城市，街道相互交織著。

將軍心想，天空的煙霧似乎有點混濁。工廠冒出的輕煙緩緩上升，夕陽將墜的天空中，橘色、粉紅色、帶紅的紫色，映得一片燦爛。西方，運往各太空中心及人造衞星的貨物，在雲霧中升降。將軍在街角上暗暗想著：「這眞是一座腐敗、貧窮的城市。」

自從被敵人侵略以來，數月之內，發生六起毀滅性的貿易中斷，這座城市被絞殺了。星際間的通商航線中斷，城市也無法生存。難道孤立的城市能夠生存？二十年來，他曾經六次如此自問，答案是：「不可能！」

恐慌、暴動、焚燒、第二次人吃人……

積貨塔猶如傴僂的病患，從不牢靠的單軌鐵路伸向骯髒的建築物。將軍從塔影下看過去，街道更爲狹窄，人羣却依然熙來攘往；運送員、脚伕、幾個穿綠色制服的宇宙兵、臉色蒼白正處理複雜的關稅業務的一羣男女。他們看來很溫和，各自忙著回家或到崗位上班，行動很匆促。這些人都是在二十年侵略軍的鐵蹄下活過來的。自從貿易斷絕之後，他們忍受飢餓的煎熬，打破櫥窗

，搶刼貨物，在消防栓的水柱前哭泣逃竄，缺鈣的牙齒辛苦地啃過死人的骨頭。

這是禽獸麼？將軍從回憶中思索這問題。通商中斷之後，他曾看過一個女人坐在馬路邊啃著一隻嬰兒的小腿；也曾經遇到兩個十來歲的少女，握著亮晃晃的刮鬍刀（他們的刮鬍刀逼在我胸口，露出茶褐色的牙齒，粗暴地嚷著：「來吧！你這排骨，來吧！這一頓午餐……」而他祇能空手對付。）在街道上大哭大叫；與其問這些禽獸，倒不如向盲人問路來得可靠安全。

如今，臉色蒼白、無所事事的這一群男女，喋喋不休地談論著。從他們的談話聽來，個個都有一腔熱血，極富愛國心，但行動起來，却是最慢的，尤其是抵抗侵略者的戰鬥。在宇宙假日劇場，亞罷那．斯達、吉普．烈克等人大受歡迎，而羅那魯．庫歐要算是最認眞的演員。人人都沈迷在音樂中（在他們絕不碰觸對方身體的慢舞中，眞的是在欣賞音樂嗎？）關稅員有安定的工作——運送員的現場工作，從電影上看來刺激而有趣，實際上，他們都是古怪的人——一些有見識而受過教育的人，正在討論莉多拉．烏恩的詩。

人們的話題常常圍繞著「侵略」這問題打轉，大衆傳播和新聞報導二十年來不斷地談論，並以千百種方式來表現，如今侵略一詞已成爲人盡皆知、心照不宣的詞彙，人人視爲神聖的字眼。自從貿易中斷以來，大家都絕口不提。

人群中的一個，不，幾百萬人也一樣，他們究竟是何等人物？抱著什麼希望？倘若有說話的機會，他們會說些什麼？

莉多拉．烏恩代表現代之「聲」，將軍想起自負的批評家所說的這句評語，更不可思議的是，自己身爲功成名就的司令官，却要見見這一位莉多拉．烏恩。

街上的路燈亮了，將軍的身影鮮明地映在酒吧的玻璃窗上；他沒有穿軍服，粗獷的臉帶著半世紀以來慣有的嚴肅表情，高大的身材，有一身結實的肌肉；然而，灰色的平民服裝似乎不太適合他，顯得有些不自在。三十歲以前，他那強壯的身體給人的印象是——魁梧自大的傢伙。其後，隨著侵略的進展，改變成「威嚴的獨裁者」。

倘若莉多拉．烏恩親自到同盟行政廳來，他可能平靜些。然而事實正好相反，他脫下綠色的制服，換了平常的穿著，到平生第一次進去的酒吧；而等候的又是個女人，還是名震五大宇宙、聲望最高的名詩人。想到這裏，將軍的心彷彿回復到年輕時那麼激動。

將軍故作鎭定地走進去。

「眞是美得驚人，沒想到她竟然會這麼美，雖然曾看過照片，可是實在想不到……」他自言自語著。

她轉過頭來（烏恩的臉原來面向櫃台後面的鏡子，看到將軍便轉過來），從椅子上站起來微笑。

將軍走過去，和她握了手，想對她說：「烏恩小姐，晚安！」但最後卻還是把話嚥了下去，倒是她顯得落落大方。

烏恩擦著銅色的口紅，眼睛清亮，猶如磨得平整光亮的圓盤。

「巴別17還沒解決吧？佛烈史達將軍？」她說道。

藍色的編織衣服襯得她格外媚人，那一頭柔軟的頭髮披在肩上，也深深使人著迷。將軍望著她，說道：

「烏恩小姐，妳這麼說我並不奇怪。」

烏恩坐下來，把壓縐的裙子拉平，將軍對於自己目不轉睛地注視她的一擧一動感到心慌——當然最令他驚異的是，她居然這麼美……

「不過，我很了解你，雖然你和軍隊有關係。」她嘴唇的弧度很美，笑得也很優雅。

「烏恩小姐，以妳的聲望來說這句話，我並不覺得驚奇。」將軍心中暗想：「這女子究竟是何等人物？」他望著玻璃上反映的自己身影，如此自問著，同時也以詢問的目光注視著她。無論如何，他要知道這個女人的身份以及有關的一切；不管用什麼法子，至少要探聽出一些。

「將軍，第一，」她開口道：「巴別17不是密碼。」

將軍心慌意亂地回到本題來，趕緊追問道：「不是密碼？可是，軍方的密碼部已經有所發現，至少……」將軍停了下來。事實上，他也不清楚密碼部究竟發現了什麼。他避開了她探詢的眼光，高高的顴骨微微地動了一下，臉部的肌肉緊張地繃著。他極力克制著把心情平靜下來，努力去思索巴別17的事。侵略——也許巴別17可以結束二十年來漫長的戰亂，不錯，說不定這就是關鍵。「妳是說軍方努力的解讀，仍毫無意義，徒勞無功？」

「那不是密碼。」她堅持地繼續說：「那是一種語言。」

將軍皺著眉，沈思道：「密碼也好，語言也好，總之，我們要找出它的意義，如果不了解，就無從下手了。」幾個月以來積壓的疲倦和壓迫感，霎時之間又塞滿了肚子，猶如一隻隱形的野獸，粗暴地黏著他的背部。

烏恩的微笑消失了，兩手放在櫃台上。將軍爲自已驚慌失措的態度感到羞赧。這時，她說話

了：「你和密碼部有沒有直接的關係呢？」聲音好像要讓對方平靜下去似的。

將軍點點頭。

「佛烈史達將軍，你聽我說，密碼在原則上分爲兩類。一種是取代文字的文字，也就是說記號必須根據一定的法則而混合起來；另外一種是把文字中的單字、句子，用其他文字的單字、句子代替。密碼通常是採用這兩類型中的一種，或把這兩種類型組合起來使用。不過這兩種有個共通點，祇要找到關鍵，便可以迎刄而解，哪怕是理論性的文章也不例外。語言本身具有獨特的內在理論，以及獨特的文法，也就是說它有代表各種意義的單字，以獨特的方法連結成思想。除非找出正確的意義，就像一把正確無誤的鑰匙插進鎖孔，才可以打開門一樣。憑空猜測是無濟於事的。」

「妳的意思是說巴別17可以翻譯成別的語言？」

「不，不是的。我當初調查這一點的時候，也曾仔細調查各種要素的可能性，雖然這些要素的順序難免有錯，却和其他語言型式一致。目前我們還找不出，不過，巴別17是我們無法理解的一種語言。」

「譬如……」佛烈史達將軍微笑著。「妳要說這不是密碼而是異星的語言，我們最好放棄，是不是？」將軍心想，如果從她口中說出承認失敗的話，至少也比較欣慰。

然而，她搖搖頭。「我沒有這麼說。也有過未知的語言不經翻譯而解讀，線文字B、希泰特族的楔形文字便是極好的例子。如果你要我解讀巴別17，就要給我更多的資料。」

將軍揚了揚眉毛。「妳想知道什麼資料？我手頭上所有的樣本都給妳了，如果還有其他的，

自然會給妳……」

「將軍！你們對巴別17所知道的，我也有必要知道。你們到底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獲得資料的？這些都是解答問題的線索。」

「我會把情報送給妳……」

「你送來的資料祇有十頁。而且其中還空了兩行；巴別17和密碼都簡單扼要，憑這種資料來解讀，根本無濟於事。要是能給我更多的資料，說不定我可以解開謎題，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將軍暗暗沈思，事情眞的那麼簡單，軍方也用不著找莉多拉・烏恩幫忙了。

她又開口說道：「將軍，要是事情很簡單的話，軍方也不會找我了吧？」

這一瞬間，將軍詫異地望著她，心想，原來她竟能看透我的心思。事實上，她眞的了解他的心事嗎？

「佛烈史達將軍，軍方的密碼部還不知道那是語言嗎？」

「假使他們知道，一定會向我報告。」

「他們可能還不曉得。我已經開始研究它的文法結構。你們的進度如何？」

「沒有進展。」

「將軍，密碼部的人員雖然都具有密碼方面的知識，但是對語言的性質根本不了解。過去六年我之所以沒有和他們一起工作的緣故，理由之一就是這種工作很特殊，不比尋常。」

將軍仍在沈思著：「這個女人究竟是何等人物？」早上，他大略看了看那份跟她有關的調查資料，便隨手交給助理。後來他又一眼瞥見檔案上批了個「准」字。現在，將軍想進一步認識她

。「烏恩小姐，能不能談談妳自己，氣氛也許會輕鬆些。」這是無理的要求，不過他的聲音却平靜而充滿自信，等著瞧瞧她的臉色變化。

「你想知道什麼？」

「我祇知道妳的姓名，以前在軍方密碼部工作，如此而已。雖然妳年紀很輕就離了職，然而，過了六年，密碼部的人員依舊仰慕妳的才能——他們爲了解讀巴別17，已經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異口同聲地主張把問題送給莉多拉・烏恩解讀。」將軍歎了一口氣。「已經解讀到某種程度了；不過他們說得也很對。」

「我們喝酒吧！」烏恩說道。

這時，調酒師走過來，放了兩只綠色的小酒杯。烏恩一面喝，一面不住地凝視著將軍，明澈的雙眼彷彿受了驚嚇而展翅飛去的鳥兒。

「我不是在地球出生的。」烏恩緩緩說道：「我父親是離天王星稍遠的宇宙飛行中心、X2B的通訊技師，我母親在外世界法庭擔任翻譯官。七歲以前，我一直住在宇宙飛行中心基畢克・揚格。那裏的兒童不多——五二年，我們一家遷到天王星XX7。十三歲的時候，我就學會了七種地球語言，和另外五種外星語了。我就像一般人那樣，哼著流行歌的歌詞而學會了各種語言。我的雙親在第二次貿易中斷時去世。」

「那時候在天王星嗎？」

「你知道當時的情況嗎？」

「據說外行星比內行星更糟。」

「我也不清楚，不過，眞的很糟。」烏恩彷彿墜入往事一般，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喝了這一杯，實在不想再談了。我出院的時候，還殘留著可能是腦部障礙的毛病。」

「腦部障礙？」

「就是營養失調，還有神經性腰痛的併發症。」

「妳生病的事，我也聽到了一點。」

「後來，我就投靠地球上的叔叔嬸嬸，接受神經治療，其實用不著如此。我也不知道這是心理或生理的治療。治療後，我的語言能力恢復了。我天生具有這方面的能力，所以恢復了也不覺得奇怪，連音調也像從前那麼令人滿意。」

「一般來說，心算能力和直覺能力有沒有關連呢？假如具有心算能力的這種人也是密碼解讀者，那就太好啦！」

「我的心算不行，勉強稱爲數學家還馬馬虎虎。就視覺的自信與特殊聯想力而言，我的考試分數還不錯——這是指技術性——至於完全的記憶能力，祇限於語言方面。那時候，我開始寫作。那年夏天，我在政府的部門擔任翻譯工作，開始學習密碼，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體會到要領了。可惜，我不是這方面優秀的人物，因爲凡是不出於我個人的創作，我壓根兒沒有耐性，同時，我也患了神經衰弱，不得不辭去工作，專心寫詩。然而，種種經驗令我恐懼。從前，堆積如山的工作，使我想躲到一處清靜的地方去避一避。我害怕受人監視和被人責罵，因此而驚慌失措。後來傳達意識的知識突然集中到腦裏，我發現解讀密碼和解釋其意義，比令人害怕的疲倦輕鬆多了。」

她雙眼注視著飲料。

「後來，我就照自己的意思去生活；我那時候才十九歲，但是已經以解讀出名了。語言的特長使我成功，對於區別類型的工作，我做起來也比旁人容易——雖然排列混亂，但我能識別文法的順序——巴別17也是這樣解讀的。」

「妳爲什麼辭職呢？」

「我已經告訴你兩個理由；還一個理由是我抓住了要訣，想達成自己的理想。十九歲時我辭掉軍方的工作，然後……我結婚了，埋頭寫詩，三年後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她聳聳肩，嘴角露出一絲微笑。「至於以後的經歷，全部都寫在詩裏了。」

「現在，五大宇宙的各世界，莫不想挖掘妳那想像力的產物和其中的寓意，也就是想解開偉大、眞愛、孤獨之謎，而去尋求答案。」這「偉大」、「眞愛」和「孤獨」三個辭彙，使他有如搭敞篷車的流浪者，心頭湧起一股暖流。在他眼前，她是一種偉大的象徵。卸下軍裝的他，感到孤獨，同時也很熱情——他眞喜歡她。

這是絕不可能的！對他而言，顯然太愚蠢了。然而，在他的雙眼、雙手、甚至是脈搏裏，都有一股熱流急速地奔騰，而又難以言喻。「還要一杯嗎？」他彷彿想掩飾不安，一面說著，一面想：「她會不會當作社交辭令而接受呢？」於是，調酒師來了一會兒又離去了。

「五大宇宙的語言，變化萬端。」她接著說：「我現在已二十六歲。」她的眼睛凝視著鏡子的某一點。最初倒的酒祇喝了一半。

「濟慈就是這個年齡死的。」將軍挿了一句。

她聳聳肩，「時代變換得太快，時勢造英雄，又突然消失了。」

將軍點點頭，想起十年代末期、二十年代初期的那些天才，二、三年間，六、七個歌手、演員、作家，倏然消逝。她的崛起也是最近三年間的一種社會現象。

「我是現代的一部分。」她說道：「我想超越現代，現代創造了我這個人物，讓我扮演了一個大角色。」她的手從桃花心木櫃台上的酒杯縮回來。「雖然你是軍人，不過結果也一樣。」她抬起頭來，加了一句：「我這麼說，會不會傷害你呢？」

將軍點了一下頭。用姿勢撒謊比用嘴來得容易。

「那麼，佛烈史達將軍，巴別17究竟怎麼啦？」

將軍轉過頭找調酒師，然後突然又像被一道閃光擊中似的，轉而凝望著她姣好的臉。其實，所謂一道光，不過是她迷人的笑容罷了。起初，他以爲那是燈光反射。「再喝一杯吧！」她一邊說，一邊把沒喝的第二杯遞給將軍。「我不能再喝了。」

將軍接過來喝了。「烏恩小姐，那是侵略……一定和侵略有關。」

她用一隻手撐著身體，瞇著眼聽著。

「起初是一連串的意外——當初跟意外一樣。現在我敢保證那是有意的破壞活動。自從六八年十二月以來，同盟國各地不斷地發生意外：太空戰艦、宇宙軍造船場、重要的設備故障等等。其中兩次大爆炸，使好幾位大人物罹難。最可疑的是，都發生在生產基本軍需物資的工廠。」

「有沒有什麼線索和這些意外有關？除了和戰爭有關的之外，其餘的比如：經濟機構、產業部門等，萬一發生意外，對戰爭的影響也很大。」

「烏恩小姐，這些意外統統和巴別17有關。」

將軍看她喝了一杯，把酒杯放回原處。

「發生意外期間或前後，區城內有來歷不明的無線電通訊，而且通訊頻繁，偶爾還會發生超靜止空間的頻道。我們把過去三次意外時無線電的通訊紀錄下來，名爲巴別17。我所說的，對你有沒有幫助？」

「有。不論故意肇事的人是誰，你們既然能把主使破壞活動的無線電遖訊記錄下來，查出眞相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可是……，仍找不出眞相。」將軍憤恨地說：「通訊的嗶嗶聲非常快速。有人還聽到某種反覆的聲響，因此才以爲那是密碼。密碼部很高興地解讀，可是過了一個月，也沒有任何結果，祇好拜託妳了。」

將軍邊說邊看著沈思的烏恩。片刻之後，她說道：「佛烈史達將軍，請讓我看看無線電通訊收發紀錄的正本，要是你們隨時記下了意外的紀錄，就讓我作參考。」

「有沒有紀錄我也不清楚……」

「如果沒有，那麼下一次發生意外時，就請紀錄下來。無線電有了會話，一定可以查出他們在說些什麼。要是你們沒有發覺，不知道向哪個方向發出，也沒有密碼部的副本，那就無法區別了。現在正在解讀的，不但沒有句點，句子與句子之間也沒有休息換氣的餘地，可以稱爲高度技術的會話。」

「妳要的資料，我們會盡量提供，除了紀錄的正本……」

「那就難辦了——因爲我要小心翼翼地使用自己的裝置來抄錄。」

「我們照妳的要求重新抄錄好不好？」

她搖搖頭：「一定要我自己做，否則我無法答應；因爲涉及到音素學、構造語言學上異音的區別。軍方居然沒發現那是語言，眞是……」

這一次，將軍打斷了她的話。「妳所謂的區別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東方人說西歐語時，R與L常混淆不清嗎？在很多東方語言中，R與L是異音，而他們所聽所寫却是同音——又譬如 they 起首的 th 音。」

「theater 和 they 的 th 也有差別嗎？」

「你再仔細地聽一次。一個有聲，一個無聲。V與F也一樣。th在英語有異音，而你們聽起來却音素相同。」

「嗯！」

「外國人要抄錄自己不懂的語言，可謂問題重重，至少無法正確區別音聲。」

「那妳怎麼處理？」

「我以自己所知道的語言的音聲組識，和各種知識以及感覺來處理。」

「這就是所謂的要領嗎？」

烏恩微笑著。「不錯。」

她等待將軍同意——難道他不同意嗎？將軍這時候雖然傾聽烏恩小姐說明音聲微妙的差異，心裏却一時未能把思緒具體地整理出來，於是，他改口說道：「烏恩小姐，我承認妳是這方面的

權威。明天早上，請妳到密碼部來一趟，我會提供妳需要的資料。」

「佛烈史達將軍，謝謝你。到時，我會帶正式的報告公文去。」

烏恩微笑著，將軍好像受了超靜止空間的光線刺激而突然站起來。他明知已是道別的時刻，但心裏却仍有許多話忍不住想對她說。「烏恩小姐，我們到時候再談罷。」他平淡地說，雖然他很想再逗留一些時候……

將軍轉身過來，背對著烏恩。他想告訴她，謝謝她來這裏，希望她多多保重，還有，自己多麼愛慕她；不過，當他走到門邊時，忐忑的心終於鎮定下來。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內心很想追問，也有許多事想和她談一談。雖然他自知是個冷淡、粗魯的男人，但是，仍然想讓她明白自己的思想、言行，以及多采多姿的一面。就在他猶豫的當兒，門開了，暮色籠罩著街道，天色逐漸暗了。

外頭的寒氣撲著他的臉，心裏卻因烏恩不了解他，而自己又拙於和她溝通而感到氣悶。他對自己的沈默，感到強烈的憤怒和懊悔。他們兩個人根本沒有溝通……

＊　＊　＊

莉多拉站起來，兩手放在櫃台上，注視著鏡子。這時，調酒師來拿她手中的杯子，但她的神情却非常怪異。

「烏恩小姐？」調酒師輕聲喊她。

她的表情依舊很木然。

「烏恩小姐，妳怎麼啦？……」

她的拳頭蒼白無血色，逐漸蔓延到兩臂，終於手臂也一片慘白。

「烏恩小姐，妳不舒服嗎？」

她轉過臉來。「我知道。」她的聲音嘶啞、緊張、而粗魯。最後，她快步地走到門邊，停下來咳嗽一聲，然後迅速地離開了。

2

「莫基，你來幫忙！」

「莉多拉嗎？」馬克斯·杜姆瓦巴博士在黑暗中從枕頭上抬起頭來。床邊黯淡的燈光，浮出她的臉蛋。「妳在哪裏？」

「莫基，下樓來，我有話和你說。」

她態度興奮，避開了博士的視線，四處張望。博士因亮光刺眼，皺著眉，慢慢地睜開眼睛。

「妳上來罷！」

烏恩的臉孔消失了。

博士伸出手去摸控制板，霎時，柔和的光線充滿了豪華的寢室。他脫下金格子的睡衣，站在毛毯上，從樹枝狀的青銅柱上取下黑色的絲質長袍。袍子的自動拉鏈拉起來，肩膀筆挺。他摸摸洛可可式框內的感應鍵盤，餐具櫥的鋁蓋掀開了，現出冒氣的水壺和酒。

他的手又動了一下，床舖也跟著膨脹起來。杜姆瓦巴博士走向門口時，兩扇凹進的雲母門嘰軋軋地開了，莉多拉屏息站在那裏。

「來杯咖啡好嗎？」博士把水壺推向力場，水壺自然送到她面前。「妳幹什麼？」

「莫基……是給……我的嗎？」

「妳喝咖啡吧。」

莉多拉倒了一杯，喝了一口。「有沒有放鎮靜劑？」

「妳要可可牛奶？還是咖啡牛奶？」博士把兩個小杯拿給她看。「酒例外。對啦！今晚有客人來，還剩下些香腸和豆子。」

她搖搖頭。「我要可可。」

小玻璃杯和咖啡隨著波束送過來。「今天實在把我累死了。」博士雙手交叉，繼續說：「下午我以爲沒事啦，誰知晚餐的客人愛講話，直談到剛才才完，他們剛走不久，又來了幾通電話，十分鐘前我才上床。」他一面微笑，一面接著問：「妳今晚做什麼？」

「莫基，哦！我有一件大事。」

杜姆瓦巴博士喝著酒。「原來如此，否則妳絕不會叫醒我。」

莉多拉不覺笑了。「別這樣，莫基，祇有你永遠同情我。」

「要是指一般知識、或心理上的忠告，甚至是期待，我都會幫助妳；妳說同情，我可不承認。已經十一點半了，來，坐下來，妳究竟怎麼啦？」

博士的手揮一揮，莉多拉後面立刻有一張椅子浮上來。當椅子升到膝蓋的高度時，莉多拉便坐下來。

「妳別結結巴巴的，好好地說吧！妳的口吃早在十五歲就好了。」博士的聲音平穩而清晰。

莉多拉又喝了一口咖啡。「就是密碼那件事。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研究密碼？」

杜姆瓦巴博士坐在寬敞的皮革吊床上，一副惺忪的模樣，用手掠開白髮。「政府委託妳研究什麼事吧？我想妳大概看不起這個工作吧？」

「是的……其實，不是密碼——乾脆說那是語言——今天晚上，我和司令官佛烈史達將軍談話的時候，那種事又發生了……就是那件事，我自己知道！」

「妳知道什麼？」

「就像以前那樣，他所想的事都逃不過我的推測。」

「妳知道他的心事？」

「不錯，和以前完全相同；我從他的一舉一動和說話，就知道得一清二楚……」

「妳以前也說過，但是，我仍然不懂，除非這是某種心電感應。」

她搖搖頭。

杜姆瓦巴博士兩手的手指交叉，向後移動。這時，莉多拉以平淡的聲音說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就用自己的話來說吧。莫基，你願意談談這件事嗎？」

杜姆瓦巴博士揚了揚白色的眉毛。「不錯。妳知道我心裏想的事嗎？妳已經把同一件事說了好幾遍了……」

「你想說的我都知道，我想的你卻不懂，太不公平了！」說著，她站了起來。

兩人異口同聲地說道：「因爲妳是優秀的詩人。」莉多拉接著說：「莫基，我知道自己的頭腦能夠深入事物的精髓，寫出大衆的心聲；然而，過去十年中，我並不是如此，你知道嗎？我聆

聽人們所談論的，他們那些不帶眞理色彩的思想、語言、以及表現笨拙的遲鈍的感情，都在我心中糾纏交結，使我心痛不已。自從我回家之後，我懂得把這些粗糙的雜質磨得光滑，讓它鑄型，哪怕它色澤黯淡。用人工裝飾的柔和，再也不會刺傷我的心。這就是我的詩，我了解他們，祇不過替他們說出來罷了。」

「這就是當代之聲。」杜姆瓦巴說道。

莉多拉聽他這麼說，眼淚忍不住滾了下來。

「我想說的祇是表現而已，我只不過……」

她又搖頭。「我無法表達。」

「如果妳仍舊想當詩人，就一定要說出來。」

她點點頭。「莫基，在一年以前，我自己能看透別人的思想也未曾察覺，還以爲統統是自己的思想。」

「有名的年輕作家大約都經過這個過程，可以說是學習技巧。」

「現在，我用自己的意思來表達，再也不拾人牙慧或模仿別人。可是，別人的矛盾，在我身上也一樣，而且可以說是更新的衝突。因此我很恐懼，就像害怕死亡一樣。」

「要鍛鍊成成熟的作家，所有的年輕作家都必須經過這個階段。」

「莫基，模仿很容易，但要說出自己的心事就相當困難了。」

「好。既然妳懂得這一點，那麼，現在……妳了解人的心靈能力與行爲，妳就告訴我吧。」

過了五秒、十秒，莉多拉依然沈默。「好罷，我再試試看。我站在酒吧櫃台的鏡子前，調酒

師過來問我是不是不舒服。」

「是不是他發現妳神情古怪？」

「他沒有發覺，祇見到我放在櫃台的雙臂很蒼白而已，即使不是料事如神的天才，也猜得出我腦裏有什麼不尋常的事。」

「調酒師對這種徵兆都很敏感，這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博士一面說，一面喝完咖啡。「妳說手指發白嗎？我問妳，將軍對妳說了什麼？妳是不是想說而沒有說出來？」

莉多拉的臉頰第二次痙攣了。杜姆瓦巴博士想，這是她神經質的症狀，此外，還有更好的說明嗎？

「他是個敏捷、堅強、有能力的人。」莉多拉解釋著。「也許是由於身爲軍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意外，所以大概還沒有結婚。他大約五十歲，好像很在乎自己的年齡。在他進入酒吧的當兒，原先瞇著的眼睛，突然睜大了，雙手緊貼腿部，手指忽然彎曲，然後又伸直，再慢慢走進來；愈接近我的時候愈慢，直到離我三步時，又突然加快，趕緊和我握手。握著我的手時，好像害怕碰壞了似的。」

一旁靜聽的杜姆瓦巴突然露出微笑。「他愛上妳了。」

莉多拉點點頭。

「那麼，這件事爲什麼使妳心煩呢？應該愉快才對呀！」

「當然應該高興才是！」她的身體略微地向前傾。「心情當然不錯。我很快就看透了他的心事，當他想著密碼巴別17的時候，我也脫口而出，因爲我想告訴他，我關心這件事——這也許是

我關心他的緣故……」

「等一等，我還弄不懂妳的意思。妳爲什麼知道他心裏想的事？」

莉多拉抬抬下巴，才開口道：「我們在那裏談了一陣，我告訴他，我需要解讀語言所需的資料。他起初不願意多說，但我堅持必須有資料才能解讀，並簡單地說明了一下。這時，他抬起頭來——不過，並沒有搖頭。要是他嘴唇緊閉而搖頭，你想他會說什麼？」

杜姆瓦巴博士聳聳肩。「難道他會說事情沒有妳想的那麼簡單嗎？」

「對。他爲了避免尷尬，才這麼掩飾的。問題是，這是什麼意思？」

杜姆瓦巴搖搖頭。

「事情沒那麼簡單。由於我在場，他有意規避才抬起頭來的。」

「如果事情那麼簡單，他們就不需要妳了——他是不是這個意思？」杜姆瓦巴說道。

「不錯。他抬起頭之後，又停了一下，你知道他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如果事情那麼簡單，」她停了一會兒，又說：「眞那麼簡單的話，根本就不會拜託我。」

莉多拉把放在膝蓋上的手掌向上翻過來。「我替他說了，這時候，他似乎咬著嘴唇。」

「是不是很吃驚？」

「嗯！他猜想我大概把他看穿了。」

杜姆瓦巴博士搖搖頭。「莉多拉，太準確了。妳懂得察言觀色。這要非常細密的觀察才辦得到，尤其是對方的思考集中在理論的領域時，更可以細微地體會到。妳判斷得太準確了。我想，

當你們兩人談話時，妳爲什麼心慌意亂？妳原來是穩重謹愼的人啊……那個無禮的軍人是不是一直盯著妳呢？」

莉多拉這一次輕佻而不客氣地回了一句。

杜姆瓦巴博士咬咬嘴唇，他還不了解女人。

「我可不是孩子。」莉多拉辯道：「他也沒有無禮的舉動。我剛才已經說過了，自始自終，我心情很愉快，我們也談得很投機，我承認他很有魅力。如果他和我一樣能透視別人的心，他一定知道我對他有好感。但是他走的時候……」

杜妮瓦巴博士發現莉多拉的聲音十分激動。

「……走的時候，他心裏想的是：『她不了解，她根本不知道我的心』——就是這樣。」

莉多拉的眼神黯淡了——她微微向下凝視，眼睛半睜半閉，似乎悶悶不樂。這種表情，從那個羸弱而患自閉症的十二歲少女，被送來接受精神治療以來，何止千百次了。起初以精神分析治療她，最後却演變成深厚的友情；這時候，博士又像以前一樣注意她的舉止。她的觀察力之細微銳利，就像以前她看著博士的眼光那樣富於刺激。由於效果良好，莉多拉終於敢仔細地觀察別人，而治療也正式結束了。如今，除了她憂鬱的眼神和多變的表情之外，還意味著什麼呢？博士知道她看出他好幾百種表達的方式。富裕而世故的博士在他所熟識的很多朋友中，不乏聲望足以和莉多拉匹敵的大人物，但博士不在乎這些人，祇對莉多拉另眼相看。

「那人以爲我不了解他，根本不了解他。這一點我很生氣，也傷了我的自尊。那時候，我感到深受人爲的世界所束縛，人與人之間隔著一道鴻溝，所有的誤解霎時排山倒海地湧上我心頭，

甚至糾纏成解不開的結。我希望打開這些結，等待他解釋，但我又突然退卻不前，所有的語言和文法全都忘了，而且……」

莉多拉那具有神祕美的臉孔，浮上了另一種表情。博士終於捕捉了這撲朔迷離的表情。

「什麼？」

「……巴別17。」

「妳說的那件事嗎？」

「是。你還記得我所說的要領嗎？」

「是指突然知道他人的話？」

「佛烈史達將軍說我們不是獨白，而是對話；沒想到我竟然沒有發覺。現在想起來，好像許多事糾纏在我心底，結成一團似的。我記得他的聲音，而且也改變了我……」

「妳會解讀嗎？」

「今天下午，有些部分我更了解，我的話也許比佛烈史達將軍更使人害怕。」

杜姆瓦巴博士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妳的話？」

莉多拉點點頭。

「是什麼？」

莉多拉的臉頰又痙攣了。「我預感下次意外會在某處發生。」

「意外？」

「不錯。就是侵略計劃下次的破壞活動。假使犯人是侵略者的話，我當然還不知道；不過，

語言本身……，可以這麼說，相當奇妙。」

「什麼意思？」

「簡潔、」莉多拉接著說：「精密，而又工整。我這些話對你沒有意義吧？反正這是某一種語言，你不這麼認爲嗎？」

「簡潔而工整是什麼意思？」杜姆瓦巴博士追問道：「我認爲就談話的語言來說，性質還不錯。」

「對。」她的聲音從牙縫裏擠出來。「莫基，我很害怕。」

「怎麼啦？」

「因爲從今天起，我要負責一件重任，却不知道能不能勝任。」

「如果這是有意義、而值得去做的事，心理上當然多少會有點恐懼。妳要做什麼？」

「我在酒吧時就下定決心了。我想找一個人告訴他；不過，我所指的人並不是你。」

「妳說吧。」

「我要獨力解決巴別17。」

博士的頭不覺地向右傾。

「我想了解到底是哪一族在什麼地方使用這種語言，非要弄個水落石出，看看它究竟是什麼意思不可。」

博士的頭又偏向左。

「莫基，一般教科書上寫著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語言也就是思想。思想是無形的情報，

而語言就是形式。那種語言的形式……眞令人吃驚！」

「爲什麽？」

「莫基，學習外國語也就是爲了了解外國人的世界觀與宇宙觀。」

博士點頭同意。

「談到語言……我的意見就更多了。」

「妳好像在作詩一般。」

莉多拉笑了起來。「你總是在我說話時潑冷水。」

「無需如此。一個好詩人應該非常實際，而且討厭神秘主義。」

「你曾說過要面對現實。」莉多拉說：「總之，想辦法用詩去接觸現實，這或許是詩的責任。」

「好了，好了。我還是不懂妳如何去解開巴別17之謎。」

「你眞的想知道呀？」她兩手放在膝蓋上。「從今天起，我要有太空船和船員，下次發生意外時，我立刻趕到現場。」

「原來如此，好在妳有星際太空船船長的資格。不過，妳有那麽多錢嗎？」

「當局會贊助。」

「那就好。爲什麽呢？」

「因爲我了解侵略者的六種語言，而巴別17和那些完全不同，不是同盟國的語言。我想知道究竟哪個種族用這種語言？在宇宙中，究竟是誰或什麽東西用這種思考方式？莫基，我想知道，

我也能夠知道，是不是？」

「妳再喝一杯咖啡吧。」博士的手伸出時，水壺又飄到莉多拉面前。「妳問得好；但是，答案必須從各方面去考慮。妳不是世界上最穩重的人，要管理太空船的船員，必須學習特殊心理學，而妳已經學過了；至於船長的執照，妳也早在二、三年前就因爲結婚而取得了，妳曾經駕駛過自動操縱的船。像這種長程旅行，需不需要運輸人員？」

莉多拉點點頭。

「到目前爲止，我結交的大部分是關稅員。你跟關稅員也很接近吧？」

「我的雙親都是運輸人員。通商斷絕時，我自己也是一名運輸人員。」

「說得也是。如果我說『同意』，妳會不會以爲我是指妳一定辦得到？」

「那我會說『謝謝你』，明天早上我就要出發了。」

「如果我花一星期的時間，在顯微鏡底下徹底調查妳的心靈指數，在這期間，妳必須請假在此休息，不敎書、不讀書、也不准參加鷄尾酒會，要妳一直待在這裏，妳怎麽辦？」

「我還是會說『謝謝你』，明天早上照樣出發。」

博士笑了起來。「既然如此，妳爲什麽還來找我呢？」

「因爲……」她聳聳肩。「因爲明天會很忙，沒時間向你道別。」

「哦？」博士的苦笑漸漸變成和藹的笑容。

這時候，博士突然想起九官鳥那件事情來……。

細瘦得皮包骨的十三歲少女莉多拉，笑著從溫室裏的三重門走進來，不久之前，她才懂得如

何用嘴巴笑。博士有一種父親般的驕傲。六個月前送來的這一具行屍走肉，迅速地恢復了少女的模樣；她留著男孩式的短髮，時常大發脾氣，專門找各種難題來整人，又自命爲傻瓜，整天讓那兩隻名爲智者的白鼠，貼著她的臉頰玩鬧。當空氣調節的氣流把灌木推到玻璃牆，或日光從透明的屋頂射入時，她就會問：「莫基，那是什麼？」

博士望著穿著白色短褲和過大的胸衣，正在日光浴的她，微笑地說：「九官鳥，你說午安！」

鳥兒黑黑的眼睛像葡萄乾，木然地縮在角落邊，羽毛閃爍著灰暗的光澤，張著尖嘴，露出粗短的舌頭。鳥兒搖擺著頭，她的頭也跟著搖擺著，小聲地說：「午安！」

杜姆瓦巴博士爲了讓她驚喜，把兩星期前挖出來的蚯蚓當作餌，訓練牠說話，鳥停在她左肩向後張望，聲音單調地叫了一聲：「午安！莉多拉！外面天氣好，心情愉快！」

突然，莉多拉慘叫一聲。

意外發生了。

博士以爲她會發笑，但是，她的臉孔扭曲，雙手亂撲，向後仆倒，胸部劇烈地喘息而後屏息，並發出悲鳴。博士上前想制止她的歇斯底里，極力抓住她扭動的身體。這時，在她大嚷大叫中，鳥兒仍單調地重複道：「外面天氣好，心情愉快！」

博士見過她以前發作時那種強烈不安的表情，可是今天的情況連他也感到震驚。等到她能說話時，祇說道：「嚇死我了！」單單這一句——她緊張得嘴唇都發白了。

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那隻惹起風波的鳥，三天後便逃走而飛進了天線內。天線是她和博士

爲了和在太空飛行的太空運輸船作超靜止空間通訊、業餘時所做的無線電機。九官鳥的一隻翅膀和一隻脚被纏住了，當電流流通時，牠掙扎不已。即使在日光下，也可以看見飛散的火花。「把牠救出來！」莉多拉咬著手指叫道。雖然太陽曬著，她的臉依然蒼白，目不轉睛地望著那隻鳥。

「我來處理，妳不要擔心。」博士安慰她。「再這樣發生兩、三次的話，牠準會死！」

博士跑上室內的樓梯，很快地就到了屋頂，然後，整個人楞住了，因爲莉多拉已經爬上了靠近屋旁支撐着鐵絲的梓樹。十五秒後，她向那隻在生死邊緣的鳥兒伸出手，又縮了囘去，不久又伸出來，博士完全看呆了。後來，莉多拉不顧有電流的電線，迅速地穿過電線，火花依然飛散，她決定抓住鳥。一分鐘後，莉多拉抓住那隻癱瘓的鳥，越過庭院，臉色像石灰那麼慘白，毫無血色。

「莫基，你談談別的好吧？我還是很害怕。」她的聲音發抖而不成調。

如今，十三年後，某個人和她說話，而她說害怕。博士知道這種恐懼的力量一定非常大，他也知道她鼓足勇氣，盡力克制自己。

博士開口說道：「妳叫醒我，我很高興；要是妳不找我，我會像淋濕的公鷄那麼生氣。」

「莫基，我要向你致謝。」莉多拉說：「我現在還是害怕得很。」

3

關稅員丹尼爾・D・亞布魯比——這個男人很少想到自己的姓名——一直望著繞著鐵絲網的玻璃那頭的命令狀，不覺地摸摸太空飛行員式的一頭紅髮。「命令狀寫著：『假如希望加入，立即批准』。」

「還有呢？……」

「佛烈史達將軍的簽名。」

「他要幫忙吧！」

「可是，我不參加……」

「那——不如和我一起參加吧！我沒時間提出報告書，也沒空等辦手續。」

「這怎麼行?!……」

「怎麼不行?!你也一起來吧！」

「烏恩小姐，晚上我不在運輸鎮散步。」

「那裏很好玩。你害怕了是不是？」

「並不是怕不怕的問題……」

「明天早上，我需要一艘太空船和船員。我有佛烈史達將軍的簽名。你想不想參加？」

「好吧！」

「那就來吧！我需要船員。」

一方固執地請求，另一方又謹慎地訴苦，最後，莉多拉和關稅員一起離開了這幢青銅和玻璃建造的建築物。

兩人等了六分鐘左右，單軌車才姍姍而來。他們下車後的街道更狹窄了。太空運輸船發出轟轟不絕的聲響，從天空降落下來。倉庫和修理補給所夾在污穢骯髒的公寓與租屋之間。他們越過稍微寬大些的馬路，熙來攘往的人群和車子、忙碌的運貨工人、以及太空飛行員，織成一幅混亂的景象。兩人穿過霓虹燈閃爍、燈火通明的娛樂街，這裏有各種風味的餐廳、酒吧、妓院，燈紅酒綠，熱鬧非凡。關稅員擠進洶湧的人潮，快步跟上莉多拉的長腿。

「妳想到哪裏去找？……」

「你是指飛行員嗎？我首先得找這種人。」莉多拉站在街角，兩手插在皮衣的口袋裏，朝四周張望。

「妳有沒有適當的人選？」

「有幾個。你跟我來。」兩人從狹窄的街道拐過去。那裏燈火更明亮，一片雜亂。

「妳想到哪裏？妳對這裏熟不熟？」

莉多拉微笑地挽著他的手，好像舞女毫不費力地討對方歡心一般，帶他往鐵梯的方向走去。

「到裏面嗎？」

「你來過沒？」莉多拉天眞地問，彷彿和戀人在一起似的。

他搖搖頭。

一條黑影從地下的咖啡廳竄上來——一個男人，象牙色的肌膚，胸部、臉部、手脚都鑲著寶石。兩隻手戴著鑲寶石的濕皮膜，自然地垂著；他跳上樓梯時，鑲了寶石的皮膜在細瘦的手臂上跳動。

莉多拉抓住他的肩膀。「嗨！羅姆！」

「哦！烏恩船長！」他聲音高昂，潔白的牙齒好像針尖。他很快地面向莉多拉，尖耳朶向前傾，問道：「爲什麼到這裏來？」

「羅姆，布拉斯今晚要不要摔角？」

「船長，妳要見他？他要和銀龍出場比賽，一決勝負。我一直在天鵝座α星找妳，雖然不大懂詩，但也買了一本妳的詩集。我始終找不到妳，這半年妳究竟在哪裏？」

「我在地球的大學敎書，現在又要出發了。」

「要請布拉斯？是不是到斯培歇里去？」

「不錯。」

羅姆黝黑的手臂搭在莉多拉的肩上，隨後又擁抱她。他那燦爛的外套把莉多拉整個包住了。

「妳去凱撒星雲的時候，雇我作飛行員。我對凱撒星雲很熟……」他皺著眉，搖搖頭，重複地說：「沒人比我更熟了。」

「現在我又有遠行。」

「布拉斯也不錯。妳以前和他合作過？」

「我在希格納特行星接受爲期一週的檢疫時，曾和他在一起喝酒，談得很投機。」

＊　＊　＊

「談話！談話！談話！」羅姆諷刺地嚷著：「我知道妳是談話的高手。妳先去看看狗打架似的摔角，就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飛行員！」

「我就是爲了他才來的。」莉多拉點點頭，當她轉過去時，看到關稅員倚在欄杆邊，以爲她會爲他介紹。可是她衹點頭淺笑，又轉過去往前走。

「羅姆，我們回來後再見面吧！」

「妳又來了！一連六個月都不肯見我。」男人笑著說，又加了一句：

「不過，女船長，我喜歡妳。下次到凱撒星雲時，我作嚮導。」

「羅姆，我要去的時候自然會找你。」

他露出針尖般的牙齒，回答：「去！去！去！一定要去。女船長，再見！」——他深深一鞠躬，又行個舉手禮，然後才走開。

「你別怕！」莉多拉對關稅員說。

「可是，那個人……」他很想知道莉多拉爲什麼會認識這個人。「這小子究竟是從五個地獄中的哪一個冒出來的？」

「他是地球人，不過，是在牧夫座α星到半人馬座行星途中出生的。他母親是個『監督』，這一點他大概還不至於撒謊。羅姆是個說話很隨便的人。」

「妳說他作過美容整形？」

「不錯。」莉多拉邊說邊走下樓梯。

「他爲什麼喜歡做這種事？我覺得噁心，這種人我還是離遠一點比較好。」

「羅姆從前是個船員，向來無所事事，四十年沒有接觸飛行員的工作了。」

「技術不行了嗎？他剛才談到凱撒星雲，究竟什麼意思？」

「我和他很熟，他至少有一百二十歲了。他的反射神經在八十歲時開始遲鈍退化，才不再作飛行員，從一個港口流浪到另一個港口，很愛管閒事，什麼人的芝麻瑣事他都一清二楚。」

兩人相偕進入咖啡廳。這是在地下三十呎深的酒吧，這些尋歡作樂的酒客頭頂上，正是剛才越過的那條斜路。從兩人的頭頂到腋下，有一個直徑十五呎的圓球，聚光燈照耀著，四處煙霧瀰漫。莉多拉的視線從圓球移到關稅員的眼睛。「比賽還沒開始。」

「在球裏面比賽？」

「是呀！」

「可是法律不准啊！」

「法案不通過，討論了一陣子就不了了之了。」

「喔！」

兩個神采奕奕的運輸人員從中間走下去，關稅員目送著他們，他所見的都是普通的男女，但

都經過美容整形，這使他驚異得不敢相信。他訝異地東張西望，不覺低聲歎道：「老天爺啊！我從沒見過這種場面。」這時，一個類似兩棲類與爬蟲類的怪物，正和一個有金屬皮膚的人面獅身怪獸談天說笑。

「你們在這裏脫衣服嗎？」女侍微笑地說。她那裸露的肌膚猶如綠色的糖果，高聳的頭髮像粉紅色的棉花糖，連乳房、乳頭和嘴唇都閃閃發亮。

「不！不用了！」關稅員慌張地說。

「不過，鞋子和襯衫要脫。」莉多拉一面說，一面脫下襯衫。「不這樣的話，會被當作怪人。」她蹲下去脫了涼鞋，交給櫃台後面的女侍。正要解開腰帶時，發現關稅員一臉困惑地望著自己，於是，她笑一笑，又繫好腰帶。

他不好意思地脫下外套、背心、襯衫、內衣，正蹲下去解開鞋帶時，有人抓住他的手。「嗨！你是稅務署裏的人！」

他站起來，眼前是個裸體的大漢，滿臉痲子，就像腐敗的乳酪表面上的縐褶一樣，由於不快，更皺成一團。「咦？你說什麼？」

「關稅大人，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不是來辦公事的。」

「我也一樣。我請你喝一杯，我很好客。」

「謝謝你，不過……」

「我說我很好客。關稅大人，幹嘛那麼見外？」

「抱歉，我還有同伴。」關稅員求助的眼光望著莉多拉。

「那有什麼關係？你們兩個都喝吧！我請客。我很好客哦！」這男人正要一手搭上莉多拉的肩膀時，莉多拉先下手爲強，反抓住他的手。男人張開五指，手掌上刺著刻度分明的太空航行表。

「你是太空飛行員？」

男人點點頭。莉多拉鬆開手，男人的手也跟著垂下來。

「你爲什麼這樣？」

這個醉漢搖搖頭，他的黑髮梳成粗短的辮子，垂在左耳邊。「這位關稅大人在這裏，我不得不親切一點哪！我喜歡妳。」

「謝謝。就讓你請客吧！下回我請你。」

男人笨拙地點點頭，瞇著綠色的眼睛，抓住垂在莉多拉乳房之間的金屬牌。「烏恩船長？」

莉多拉點點頭代替回答。

「我不知道是妳。」男人笑著。「船長，妳跟我來，還有這位關稅大人也一起來吧。」於是，三個人擠向酒吧的人群裏。

格調高雅的酒吧，通常會送上斟滿綠色飲料的小玻璃杯，而這間酒吧却祇端上來普通杯子而已。

「銀龍和布拉斯，妳賭那一個？如果妳賭銀龍，我就把酒潑在妳臉上——不，船長，我是開玩笑的。」

「我不是來打賭，而是來雇他的。」莉多拉說道：「你認不認識布拉斯？」

「他上次飛行時，我也是太空飛行員。一星期前才回來。」

「你是不是也像布拉斯那樣喜歡摔角？」

「也許吧。」

關稅員搔著鎖骨楞在一旁。

「布拉斯上次航行回來，不但沒賺錢，甚至還賠本。」莉多拉解釋道：「船員都失業了，所以他今天晚上要參加摔角比賽。」她又轉向太空飛行員。「船長，有沒有人賭他會贏？」

這位太空飛行員伸出舌尖舔舔上唇，一隻眼睛斜視著，垂頭聳肩。

「你是說祇有我賭他會贏嗎？」

男人點點頭，喝了一口酒。

「請問尊姓大名？」

「卡里，第二太空飛行員。」

「第一與第三在哪裏？」

「第三可能醉倒在附近吧。第一是賈西．歐希根茲，一個可愛的孩子，不過已經死了。」

這男人一口氣喝光杯中的酒，又伸手拿了一杯。

「這一杯我請客。」莉多拉問道：「那孩子怎麼死的？」

「遇上了侵略者。活著的只有布拉斯、我、第三、和『眼睛』而已。機械兵全軍覆沒，大部分的監督也都死了。船長，那次航行實在太慘了。『眼睛』那傢伙失去了『耳朵』和『鼻子』，

變得垂頭喪氣。他們三個人自從靈體化以後，已經十年了。隆、賈西、和我組成三人小組以來，才不過兩、三個月；可是……」這男人又猛然搖頭。「實在太悲慘了！」

「你把第三叫來吧！」莉多拉說。

「做什麼？」

「我正在找船員。」

卡里皺著眉。「我們已經失去了第一。」

「難道你永遠沈迷在這裏悶悶不樂嗎？與其這樣，不如到停屍場去。」

卡里從鼻孔哼了一聲。「妳要找第三，我告訴妳一個地方。」

莉多拉聳聳肩。於是關稅員也跟在兩人後頭。

「喂！傻瓜！看看這裏！」

坐在酒吧旋轉椅上轉過身來的是個大約十九歲的年輕人。關稅員如同見到自己的金屬腰帶噹一聲飛落似地嚇住了。卡里是個親切的彪形大漢，但是……

「烏恩船長，這就是隆，若要從太陽系出發，他是最佳的第三太空飛行員。」

隆是個細瘦矮小的男人，隆起的肌肉令人不寒而慄。皮膚像溶解的蠟一般，胸部的肌肉上有刻紋狀的金屬板；胃部隆起如玉蜀黍的葉鞘，手臂宛如鋼索；臉部的肌肉分明，與圓柱般的頸部肌肉，在下巴後面相銜接；亞麻色的頭髮雜亂成一堆，雙眼却如藍寶石那麼晶亮。一見之下，誰都能斷定他作過美容整形術，因爲肩膀上刺有鮮艷的玫瑰花。他露出微笑，手指舉到額頭邊敬禮。指甲上有一小塊突出的腫疱，好像打了結的白色繩索。

「烏恩船長正在找一群船員。」

隆坐下來，抬頭望著。這時，好像牛奶中的蛇群蠕動一般，他身體上的肌肉開始扭動了。

莉多拉目不轉眼地望著，關稅員不懂她的表情，也不加理會。

「第一不在就不成了。」隆說著，露出慘淡的笑容。

「如果我能找到第一，怎麼樣？」

兩位太空飛行員互相瞥了一眼。

卡里看著莉多拉，用大拇指摸摸鼻子，說道：「妳也知道，我們三人小組……」

莉多拉用左手握住自己的右手。「你的意思是要大家團結一致嗎？當然非這樣不可，我會選你們喜歡的人。」

「不過，以其他人來代替是很難的。」

「好吧！決定在你們，我祇是來邀請而已。你認爲這是錯誤的邀請嗎？」

卡里的大拇指從鼻子移到耳朵，聳聳肩，應道：「沒有比邀請更好的事了。」

莉多拉凝視著隆。

這年輕人的一隻腳擱在沒有椅背的椅子上，屈膝抱著，從膝蓋中窺視。「嗯！總之，我要看看候補者。」

莉多拉點頭應允。「這就說定了。」

「不全的三人小組，工作的機會不可能太多。」卡里的手搭在隆的肩膀上。

「嗯！不過……」

莉多拉抬起頭來。「我們去看摔角。」

沿著櫃台的一排人，個個抬起頭來。桌邊的客人也都打開手上的鈎環，背部盡量靠著。

卡里的酒杯撞着櫃台，發出了聲響，隆的雙腳放在椅子上，向上倚著酒櫃。

「看什麼？」關稅員不解地問。「究竟在看什麼？……」莉多拉伸手勾住他的脖子，做了一個摔角的動作。他笑了，抬起頭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地吐出來。

圓形天花板垂吊著一顆煙霧朦朧的圓球，五彩繽紛的各色燈光照耀著。室內已經暗了，幾千燭光的聚光燈照在塑膠板上，反射到坐在下面的客人臉上；圓球內的煙霧逐漸消散。

「什麼時候開始？」關稅員又問了一次。「是不是摔角開始了？……」

莉多拉輕輕摀住他的嘴，他料不著這一招，差點把舌頭吞下去。現在，總算閉了嘴。

不多久，銀龍搖搖擺擺地出現在煙霧中。銀色的羽毛猶如碎裂的刀刄，腰部到腳都是鱗片，牠站在反引力場當中，綠色的嘴唇邪惡地扭曲著，覆蓋著綠色眼珠的銀色眼皮，不住地眨動，約有十呎高的身軀，不停地搖提。「她是女的！」關稅員低聲驚呼。觀衆則興奮地把手指放在口裏吹口哨。

圓球內的煙霧如漩渦一般……

「現在，該布拉斯出場了。」卡里悄悄地說。

布拉斯張著嘴打哈欠，搖著腦袋走出來。宛如象牙色利刄的牙齒，由於唾液而閃閃發亮，肩膀和手臂的肌肉隆起成塊狀。黃色天鵝絨毛皮裏住的前肢有六吋長的利爪。巨大的尾巴用力地拍打球壁；爲了避免被對方揪住，鬃毛修剪得很短，形成一條圓滑的曲線。

卡里粗暴地揪住關稅員的肩。「大人，用手指吹口哨，布拉斯出場了。」

平生從沒有用手指吹口哨的關稅員，差點折斷了手指。

圓球散發出一片赤紅色的光芒。中間兩隻怪獸面對面瞪著。這時，觀衆肅靜了。關稅員的跟光從天花板移到四周的人群。每一張臉孔都專注凝神地向上面注視。第三太空飛行員像胎兒似的捲縮在酒櫃邊的椅子上。警官不久就走開了，莉多拉的視線落在肩膀上有玫瑰花的年輕人身上，尤其是那細瘦的手臂和伸出來的腿。

頭頂上，競技者的身體蹲下來又伸直，慢慢地動了起來。突然，銀龍開始攻擊。布拉斯向後倒退，碰到球壁之後，迅速撲過去。

關稅員不知不覺地抱緊了某件東西。

兩個身體互相撞擊，又抱緊在一起，撞上牆壁，旋即又分別跳開來。觀衆開始跺脚，發出有節奏的聲響。兩隻怪獸的手臂與雙脚都交纏在一起，布拉斯隨即擺脫對方的身體，跳上鬥技場的天花板。他搖提著頭向右移動。底下的銀龍很快地恢復原狀，慌慌張張擺動著。布拉斯出其不意跳下來，死命抓住銀龍的後脚。她蹣跚地後退，不由得一跤跌坐在地上。布拉斯張開嘴，以利刄般的牙齒朝她咬去，不料竟落了空。

「他們幹什麼？」關稅員低聲說道：「怎麼決定勝負？」他的視線落向下方，才發現原來自己緊緊地抱著卡里的肩膀不放。

「把對方丟到牆上，自己跳開，用一隻手或脚抵住對面的牆，快呀！」卡里邊喊邊解釋。「這樣會摔倒的。」

銀龍的身體像被拋擲的金屬似地彈開了。布拉斯展開翅翼，宛如老鷹，也摔到球壁上。後退的銀龍想用單脚承受衝擊的力量，但失去平衡，不得不用另一隻脚來幫忙。

觀衆看得忘神，不住地歎息，有的用手指吹口哨來加油。布拉斯站起來又撲上去，把她壓到牆上，由於反作用力過強，而搖提了一下，三隻脚就跌落到地上去了。

他們又在中央纏成一堆，銀龍呻吟了一聲，身體搖提著，鱗片也跟著震動。布拉斯恐怖的臉孔，瞪著金幣般的大眼睛，當對方旋轉倒退時，又兇猛地撲上去。

銀龍被他來勢洶洶地一撞，踉蹌了一下，便撞上了牆壁。她拼命扭動著，費力地要爬起來。布拉斯輕鬆向後跳開，單手拄著牆，隨即又離開了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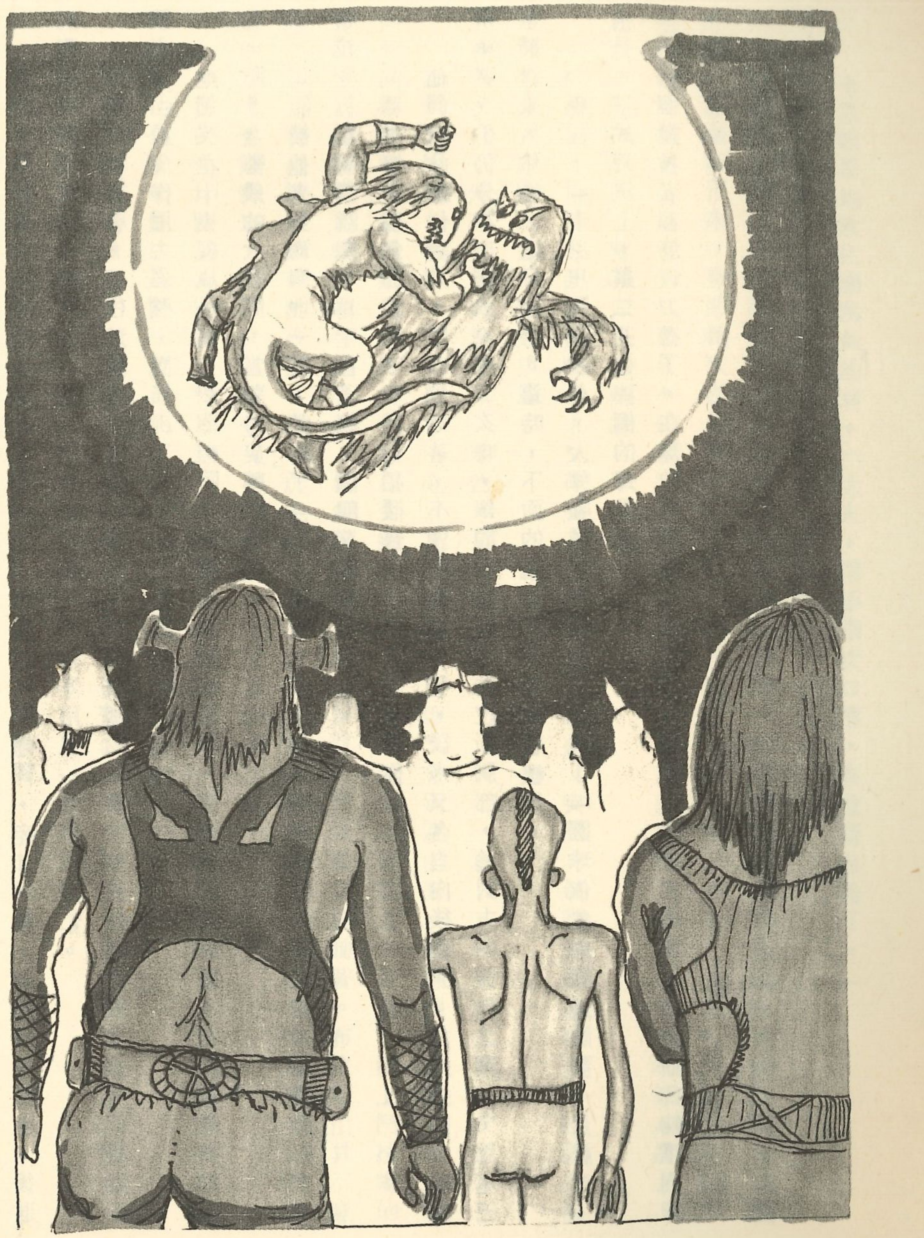
圓球閃爍著綠色的光輝。卡里拍拍櫃台，大聲嚷著：「你看這傢伙！」

他們彼此揪住對方，用力地抓著，不住揮舞著手臂，後來又各自向後跳開。如此這般，各摔倒兩次，但仍分不出勝負。第二次時，銀龍的頭猛撞布拉斯胸部，趁對方向後倒之際，又用尾巴急掃過去，然後，站好姿勢。這時，下面的觀衆又開始歎息頓足。

「犯規！」卡里甩開關稅員，大聲嘶喊。「畜牲！犯規！」圓球依然冷靜地散發一片綠光。但是，正式判決上，第二次被摔倒的却是她。

兩個競技者都筋疲力盡了，在球內搖提著。當銀龍採取第二次假攻擊時，布拉斯的鉤爪向旁一揮，而後蹲下來，避開對方的反擊。

「畜牲！爲什麼不讓布拉斯休息？」卡里仰天怒吼。「可能會拼到死爲止。快撲上啊！加油！」



布拉斯猛撲上去，狠狠地揍對方的肩膀，銀龍似乎要跌倒，但又反過來抓住他。布拉斯弄錯了方向，被她打倒在塑膠地板上。

「太不高明了！」這次是關稅員咆哮，而且緊緊地抓住卡里。

「可以這樣嗎？這是什麼理由……」這時，布拉斯迅速地後退，把她從牆角抓回來，用兩隻腳挾緊她，然後摔出去，關稅員不覺咬到了自己的舌頭。銀龍想從塑膠牆爬起來，正在掙扎的當兒，布拉斯用一隻腳懸空躍起，向觀衆敬禮。

「好呀！」卡里粗聲粗氣地嚷：「二比三！」

圓球還是綠光閃閃。口哨變成了拍手，掌聲震耳欲聾。

「布拉斯贏了嗎？」關稅員再次問道：「布拉斯贏了嗎？」

「你靜一靜吧，當然是他贏。船長，我們去見他。」

莉多拉擠向人群去，隆在後面跟著，卡里拖著關稅員也隨在後頭。他們走上鋪著黑色磁磚的樓梯，來到一間放有長椅的房間。金色與紅色相間的巨大怪物——兀鷹，被一群男男女女圍繞著，牠正準備和坐在角落等著的那個人耶波尼鬥一場。鬥技場的出口開了，布拉斯滿頭大汗地走出來。

「嗨！」卡里叫著。「你幹得好！船長要見你。」

布拉斯伸直了身體，蹲下去，四隻腳著地，發出低沈的呻吟，吐掉口水；然後，好像了解似地睜開金色的眼睛。「烏恩船長。」由於他的嘴因美容整形術而鑲了牙，所以，P的音若不是有聲，他就無法發音了。「今晚的比賽如何？」

「不錯。我想雇用你作飛行員，到斯培歇里去。」莉多拉隨手摸摸他耳後的一綹金髮。「你曾告訴我，要讓我見識見識你的本事。」

「是。」布拉斯點點頭。「這是夢話。」他取下纏在腰上的布，擦擦脖子和手。這時，才恍然發覺關稅員一臉驚異。「這不過是整形美容罷了。」一面解釋，一面擦拭。

「看看這個人的心靈指數。」莉多拉說道：「也許他會同意。」

「船長，明天出發嗎？」

「天亮時出發。」

布拉斯從腰部的口袋裏拿出薄的金屬卡片。「關稅大人，這個給你。」

關稅員看著這塊粗陋地刻著記號的金屬片，從臀部後面的褲袋裏，拿出金屬複寫版，抄錄了布拉斯的心靈指數情況。雖然正確的整體狀況，可以以後再整理，不過，從經驗來看，布拉斯有充份的適應能力。「烏恩小姐，不！烏恩船長，這些人的卡片怎麼辦？」他一面說，一面望著卡里和隆。

隆站在關稅員的後面，伸出手來，拍拍他的肩膀。「祇要找到第一太空飛行員，這件事不必擔心。」說著，露出要他別太輕視人的表情。

「以後再調查罷。」莉多拉說道：「最要緊的是多找幾個人。」

「要找齊所有的船員嗎？」布拉斯問道。

莉多拉點點頭。「和你一起的『眼睛』怎麼啦？」

布拉斯搖搖頭。「『耳朵』和『鼻子』都不在。他們一直非常要好，實在是合作無間的三人

小組。雖然徘徊了六小時，結果還是回到了停屍場。」

「原來如此。你有其他人選嗎？」

「沒有。不過，到靈體人區去逛逛，也許找得到。」

「明天早上就要船員了，還是現在趕快去找吧！」卡里建議道。

「走吧！」莉多拉催促著。

他們越過斜路的時候，關稅員忍不住地問：「到靈體人區幹什麼？」

「你怎麼啦？」走在後頭的莉多拉問道。

「因爲……我不大放心。」

莉多拉忍不住笑了。「是因爲死人嗎？放心，死人不會吃了你！」

「但……這是犯法的；法律規定不准活人進入靈體人區。」

「那要視情況而定。」莉多拉糾正他，其他人也都笑了。「我們不進去禁區——當然，盡可能這樣。」

「要拿衣服嗎？」女侍問道。

許多人停下來，用拳頭揍揍布拉斯的臀部，親暱地表示恭喜他的勝利，甚至還有人用手指吹口哨歡迎。布拉斯把披肩從頭上套下來，在脖子上繫好，披肩從肩膀一直垂到雙手和大腿。他向群衆揮揮手，爬上斜路。

「眞的能從摔角判斷出飛行員的適應能力嗎？」關稅員問莉多拉。

莉多拉點點頭。「在太空船上，飛行員的神經組織和操縱裝置有直接的關係。和靜止空間轉

移拼命的飛行員本身，會構成超靜止空間經緯儀。因此可以從反射作用、控制身體的能力等等判斷出來。祇要看經驗豐富而和運輸有關的人，就可以知道飛行員是如何來應付超靜止空間了。」

「我也聽說過，今天還是頭一次見識……實在太激烈了。」

「是呀！」莉多拉應道。

一行人登上斜路時，圓球再度在聚光燈下耀眼地亮著，耶波尼可能已經和兀鷹幹起來了。

＊　＊　＊

他們來到街上時，布拉斯用四隻腳大步地靠近莉多拉。「監督和機械兵怎麼辦？」

「最好是找執行過一次任務的士兵。」

「爲什麼？」

「可以照我的意思訓練；年紀大的部隊太死板了。」

「執行一次任務的部隊，腦筋都不靈光，雖然我沒和這種人合作過，不過，常聽到別人這麼批評。」

「我想祇要沒有經驗和沒有得過太空神經衰弱症的人都可以。明天早上，我就要這些人，而且這種人也比較好找。」

布拉斯了解地點頭。「妳提出申請了嗎？」

「我想先和飛行員商量，一切確定了才做。」

他們越過街角的公共電話亭。莉多拉鑽進塑膠蓋下，一會兒便接通了。「……我要幾個往斯

培歇里的機械兵。明天黎明出發。事情非常緊急，我不要特殊部隊，祇要執行過一次任務的就可以。」莉多拉從塑膠蓋下向衆人眨眨眼。「好，我會去拿這些部隊的心靈指數表；我還需要關稅員同意才行。當然，我會和官員一起去。」

莉多拉從塑膠蓋走出來。「穿過那裏，馬上就到靈體人區了。」

街道愈來愈狹小，而且岔路極多，一路上半個人影也沒有。不久，大家來到水泥鋪的廣場，幾座金屬建造的小塔聳立著，密如蛛網的鐵絲交錯地纏繞著塔。塔門映著藍光，在地上投下陰暗的影子。

「這是什麼？……」關稅員問了一句，隨即緊閉著嘴。一行人慢慢地前進。塔與塔間鮮艷的紅光，在黑暗中格外刺眼。「那是什麼？……」

「變換所。徹夜通明。」卡里簡單扼要地應著。就在左方，綠色的閃光在靜寂中亮著。

「變換所？」

「當靈體狀態要重新配置時，所產生的能量必須即時變換。」

「我還是不懂……」

一行人通過的幾座塔門之間都有紅色的閃光。銀色的格子噴出火焰般鮮紅的光，在煙霧中顯得份外神秘。這時，三個人影出現了，都是女人，裝飾用的金屬板包裹著骸骨，雙眼迷朦，朦朦朧朧地朝這邊過來。

關稅員好像被貓爪抓了背部一般，霎時僵住了。塔門的格子裏透出了三個女人的肚子，她們是幽靈。

「她們的臉……」關稅員小聲驚呼。「祇要不看她們的臉，就會忘記。其實，她們看起來和普通人沒兩樣，不過，不要看她們……」這當兒，別的人影從他身旁飄過，他幾乎要窒息了。

「我猜不透！」他轉過頭，凝視著過去的背影。「他們眞的死了嗎？」他搖搖頭。「十年來，我審查了無數運輸人員的心靈指數，其中包括人和靈體人，但是，如此接近他們的靈魂，却是頭一遭。我聽說他們就和普通人一樣，在馬路上和我們擦肩而過，可是，像這樣……」

「我們還有正事要辦。」剛才喝了酒的卡里，聲音特別洪亮。「在運輸船上，有些工作活人做不來。」

「原來如此。」關稅員又接著說道：「所以才用死人吧！」

「不錯！」卡里點頭應道：「『眼睛』、『耳朵』、『鼻子』就是如此。要是活人擔任搜查超靜止空間周波的工作——必然會先死亡，然後發狂。」

「我不懂這些理論。」關稅員很快地說。

卡里用兩手挾著關稅員的臉頰，拖到自己的麻臉前，粗暴地叫：「關稅大人，你什麼都不懂吧？」他的語氣就像剛才在酒吧間那樣。「你關在稅務署監獄裏，這監獄就在地球的安全引力之中；太陽控制地球，同時，又一直朝著天琴座α星前進。宇宙間的漩渦之流，早在萬物之始就確定不移了。」卡里指著這座黑暗之城夜空中依稀可見的銀河。「你這種人永遠都不會飛翔！」推開關稅員戴著眼鏡的那顆小小的頭顱。「怎麼樣？你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吧?!」

失去同伴而又喪生的太空飛行員，抓住從支柱垂向水泥地的鐵索，鐵索發出怪異的聲響。關稅員聽到這低沈恐怖的聲音，頓時覺得有什麼東西從喉嚨湧上來，在嘴裏流動，濕黏黏的，帶有

令人不快的金屬味道。

他忍不住哇一聲吐了出來。霎時，莉多拉銅色的雙眼瞪得又圓又大，臉色也變了，就像是吐在她臉上似的，露出憤怒的表情。

「你這個人！」莉多拉細聲而平靜地說著，目不轉睛地瞪著他。「那是三人小組的其中一個，和他們兩個感情很深，關係也很密切。他是最近才死的。」

莉多拉的語氣宛如利刄一般，把關稅員心頭的不悅削去了一大半，而利刄也隨著碎裂成銀色的斷片。「神經病！」

隆轉向他們，那隆起的肌肉，明顯地流露出悲傷與迷惑兩種表情。「還有正事要辦哩！」隆的口氣就和卡里如出一轍。「運輸船祇有兩個人是不夠的，工作很複雜呢！」

「我知道。」關稅員說著，心想自己又傷害了這位年輕人。這時，卡里正倚靠著陸橋。關稅員的嘴裏又湧上了一些東西，他有點不知所措。

「你想說什麼？」莉多拉問道。關稅員聽到這麼一問，心裏更加驚疑，忍不住又張口吐出來；稍後，望著卡里和隆，低聲說道：「我對你們很抱歉。」

卡里揚了揚眉，隨後恢復平靜的表情。「我也很抱歉。」

這時，布拉斯回來了。「再向前走四分之一哩是中央能源區的轉換會堂。妳要找『眼睛』、『耳朵』、『鼻子』到斯培歐里去，也許在那裏找得著。」說完，朝著關稅員一笑，又說：「那就是你所說的禁區之一。那裏的幻覺總數非常強，以活人的精神而言，有些人不堪忍受，不過正常人沒問題。」

「既然是禁區，那我就在這裏等好了。」關稅員說道：「回去時再會合罷。那時候，我再審查指數。」

莉多拉點頭同意。卡里的一隻手放在身高十呎的飛行員腰上，另一隻手搭著隆的肩頭。

「船長，我們走吧！明天早上就要找齊所有的船員。」

「假如一小時後還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我們就回來。」莉多拉吩咐著。

關稅員目送他們一行漸漸地消失在塔與塔間。

4

崩壞的堤防的幻影、一片土壤般的色彩、清澄的水流、女人的媚眼……女人眨眨眼，嘈雜地笑鬧著。

「小姐，我祇是個小職員而已——關稅員！」他爭辯著。

女人輕佻地笑著，他先是驚愕、傷心，最後却愉快起來。他又問道：「這工作我做了十年。妳靈體化多久了？」

女人挨近他身邊。她的頭髮的氣味，勾起他許多回憶；還有那透明的體態，也使他塵封的記憶重新鮮明起來。女人不停地說著，結果惹得他笑了。

「不錯，這是我第一次的體驗。一切都模糊而曖昧，妳不覺得奇怪嗎？」

女人回答了，神態輕佻而充滿誘惑。

「也許！」他微笑著。「對妳來說，也許如此。」

他們談得很投機，他終於安心了。不知道是她先握他的手，還是他先抓她的手；總之，幽靈的指頭在他的指間滑動，那滑膩的肌膚有如活人一般。

「妳太大膽了，我不大習慣這樣，尤其是年輕的女性……對我如此親密……」

女人的魅力輕易地征服了他。他感到女人愈來愈靠近，愈來愈貼著他；而她的鶯聲燕語，像是音樂，又像是詩。

「雖然妳是靈體人，但是不成問題……」

女人、談論、親吻、皺眉、歡笑。他們之間又逐漸變得嚴肅、驚慌、恐怖、興奮。他感到她的身體一步步地靠攏過來，帶著新鮮的氣息。他拼命地想阻擋抗拒，但她的身體輪廓鮮明，而且充滿力量。然後，這股力量漸漸微弱了，形體的輪廓消失了。女人離開了！笑聲似乎還迴響著……關稅員痴痴地站著。當她的笑聲漸去漸遠時，他覺得迷惑，而意識如潮水般退下去……

5

他們一起回來了。布拉斯叫道：

「好消息！我們找到了合適的人選了！」

「找到船員了！」卡里加了一句。

莉多拉遞給他三張指數卡片。「這些人要在出發前兩小時到太空船的靈體人區報到……咦？怎麼啦？」

丹尼爾．D．亞布魯比伸手接過卡片。「我……女人……」然後張口結舌，再也說不下去了。

「誰？」莉多拉問道。一見到她擔心的神情，他那殘餘的記憶霎時被吹得煙消雲散，毫無蹤影。他感到若有所失。但是，記憶、記憶中有什麼？……

卡里大笑起來。「準是幽靈！我們不在的時候，大人被幽靈蠱惑了。」

「女人……我記得是這樣——我是說……」

「那傢伙扒走了多少？」布拉斯追問道。

「扒走？」

隆替他回答：「他根本不知道。」

卡里望著第三太空飛行員，又笑著對關稅員說：「你先看看錢包再說。」

「什麼？」

「最好看一看。」

關稅員一副不相信的模樣，但還是伸手去摸摸口袋，取出金屬製的錢包，打開來數。「十……二十……離開酒吧時，我有五十……」

卡里拍著膝蓋狂笑著，忍不住靠在關稅員的肩頭上諷刺地說：「再遇上兩、三回，你也可以做個稱職的運輸員了！」

「但是，那個女人……我……」他根本不知道錢什麼時候被扒走，不過，她的愛却微妙地殘留在心頭。那個短少了一些錢的錢包，看起來和平日並無不同。他眼中閃著淚光，心中一片紛亂，除了喃喃說：「可是，她……」此外再也說不出話來。

「大人，她怎麼啦？」卡里問道。

「她……」他依然非常悲傷。

「如果能夠靈體化，就可以把錢討回來。」布拉斯又接著說：「那些傢伙慣用這種手法騙錢，眞無恥！其實，我也上過好幾次當。」

「不過，她總算還給你留下一點錢回家。」莉多拉安慰道：「我賠你好了。」

「不，我……」

「船長，說不定有什麼代價才給錢的，是不是，大人？」

關稅員尷尬得不知所措。

「好了，請你調查這些人的指數罷。」莉多拉轉了話題。「我們還要去找監督和第一太空飛行員。」

莉多拉在公共電話亭打電話給太空軍。對方表示機械兵已經準備好了，同時還推薦了一位監督。「謝謝你！」莉多拉說完，就把聽筒遞給關稅員。他把心靈指數告訴對方的辦事員，最後，爲了瞭解全部的情況，便把莉多拉交給他的有關「眼睛」、「耳朵」、「鼻子」也一併計算在內。當他得知被推薦的監督，是個能勝任愉快的人物時，便加了一句：「他是能幹的協調人物吧？」

「再也沒有更好的監督了，而且部隊都是新兵。」布拉斯甩一甩鬃毛。「他會訓練那批小伙子。」

「他辦得到，因爲他的適合指數最高。我已經很久沒做這種工作了。」

「攻擊指數呢？」卡里問道：「適應力是另一回事。必要的時候，能不能嚴格地領導部隊呢？」

關稅員聳聳肩。「這個人體重兩百七十磅，身高五呎九吋，像不像下水道裏的肥老鼠？」

「形容得眞妙！」卡里放肆地大笑。

「在那裏療傷呢？」布拉斯轉頭問莉多拉

莉多拉反問對方似地揚了揚眉。

「我是說到哪裏找第一太空飛行員？」布拉斯解釋道。

「停屍場！」

隆的臉色變了，卡里則一臉驚訝，隆成塊狀有如昆蟲的肌肉，從脖子降到胸部，而後消失了。「我們的第一太空飛行員一定要是個女人……」

「好吧！」莉多拉回答。

一行人離開靈體人區，乘單軌車，穿過宛如廢墟的運輸鎮，來到太空機場。這時，黑漆漆的窗外閃著藍色的信號燈。幾艘太空船噴出白色的煙霧逐漸上升，朝遠方飛去，終於成爲藍色的小火苗，在汚濁的空氣中，成爲一顆黯淡的星辰。

起初二十分鐘，他們在車內開懷暢談，高談濶論的大嗓門，掩蓋了單軌車奔馳的聲音。螢光天花板在每個人的臉孔和膝蓋上映出一片綠光。單軌車不停地向前衝，原來是兩旁的風景，突然之間，拐個彎就成了正面的景物。談笑聲漸漸低落了。關稅員沈默地遠眺，心中浮現剛才那個女人的歡顏、談笑、嬌軀，終於女人的影象消逝了，他覺得自己和她彷彿還在閒聊，正想表明愛意，但伊人渺無踪影，欲尋無迹，空留滿懷惆悵……

＊　＊　＊

這群人走下斯魯站的露天月台時，東方吹來了陣陣和風。天空飄著幾朵殘雲，象牙色的月亮照著花崗岩，泛出幾絲銀光。後面的街道幾道紅霞，劃破了前頭停屍場周遭的漆黑幽暗。

大家默默走下階梯，穿過佈滿石塊的公園。泉石相間的庭園在死寂的陰暗中，展露出無邊的恐怖氣氛，到處光禿禿的，一棵植物也沒有。

外面，沒有燈火照亮的金屬門，在黑暗中更顯得沈重。「怎麼進去呢？」關稅員和大夥兒登上階梯時，打破了靜寂。

莉多拉把垂在頸間表明船長身份的垂飾摘下來，放在小圓板上。這時，聲音響了，燈也亮了，門像撕裂著什麼似地軋軋地開了。莉多拉走進去，其餘的人跟在後面。

卡里望著頭頂上的金屬天花板。「你要知道，擔任幾百個恒星與行星之間所有工作的運輸員，他們的身體都在這裏冷凍起來。」

「另外也包括關稅員。」關稅員添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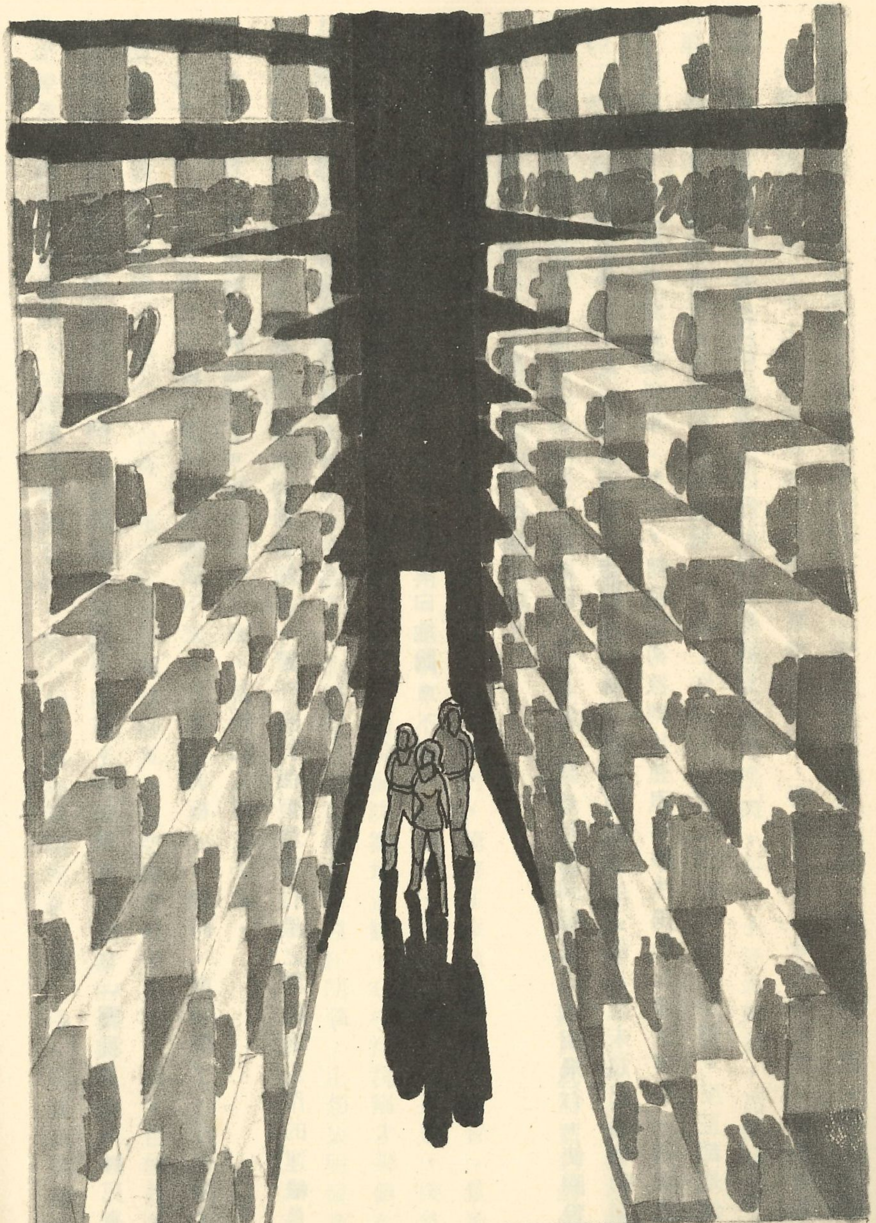
「關稅員都退休了，誰需要他們？」隆坦白地說。

「而且沒有必要。」卡里也表示了意見。

「偶爾還是需要的。」關稅員不客氣地反駁。

「那比運輸員的機會還要少。」莉多拉說道：「目前，雖然恒星到恒星的太空飛行，使關稅員的工作成爲一門科學；但是，操縱超靜止空間水平儀，却使運輸員的工作，並未超出藝術的領域。也許百年後，兩者會成爲科學。如今，精通藝術原則比重視科學法則的人還來得少。傳統的問題依然存在。運輸員早已習慣死亡和遺送，一起工作的人，死人也罷，活人也罷，反正都是無所謂。這一點對於關稅員比較困難，因爲他們老是猶豫不決。」

一夥人來到大廳，走上掛有指示通往貯藏室標幟的走廊，再進入燈火通明的房間。這裏有幾百個玻璃箱，疊成幾百呎高，其間有狹窄的通路，也有樓梯通往上頭，猶如蜘蛛網一般。棺木內的



玻璃上結著一層霜，底下躺著凍成黑色的人體。

「這種事我眞不懂。」關稅員小聲地說：「把幽靈叫回來，再把屍體還給他們嗎？烏恩船長，妳說過關稅員之間……要坦率地談這件事，似乎很無禮。」

「要是自殺者的肉體經過正規的屍體處理而靈肉分離，就可以叫回來；倘若是意外死亡，屍體就由停屍場收留；如果一百五十歲而老死，機能也已經衰老，那就叫不回了。這種情況下，雖然用正規的方法處理，能記錄腦型並導出思考能力，但是，意識已經喪失，再也回不來了。」

一行人的旁邊，是十二呎高的結晶箱，桃色的水晶閃閃發光。「隆！」莉多拉叫道：「不，隆和卡里兩個。」

兩個太空飛行員一臉迷惑地走過來。

「船長，最近自殺的第一太空飛行員，妳有線索嗎？」

莉多拉搖搖頭。她的手在結晶箱之前猶疑了，台上凹進處的顯像幕上有文字，她的手指停止了。「第二太空飛行員……」手又動了。「第一太空飛行員……」她的手又停止，並轉向別的方向。「……男、男、男、女。卡里，隆，你們自己說吧！」

「哦？說什麼？」

「說說你們的希望。」

莉多拉的眼光在顯像幕、大漢、以及年輕人之間逡巡。

「那麼，我要……」卡里搔搔頭。

「最好是個美人。」隆說道：「美麗的女人。」他的藍眼睛閃閃發亮，身體不覺地向前傾。

「哦！那當然。」卡里附和道：「可是，到哪裏找美麗的女人呢？最好是可愛、豐滿的愛爾蘭姑娘，烏黑的頭髮、瑪瑙色的眼睛、曬上四、五天就長了雀斑的女子，哪裏會有呢？她的聲音悅耳、判斷力比電腦還快、而又正確，令我們情不自禁心跳的女人，我看是不會有的。我們可以把頭放在她的膝上，聽她柔聲細語，這種女人，最使我動心……」

「卡里！」隆大叫。

這個大漢聽到聲音，拳頭不覺地放在肚子上，凝神屏氣地靜待著。

莉多拉眼見當前的情況，舉手在結晶箱前幾公分略微動一動，於是，顯像幕上的文字消失了。

「還是美麗的女人比較理想。」隆又接著說：「最好熱愛運動。我認爲在恒星間飛行時，如果她也愛摔角，那就太棒了。賈西不喜歡運動，眞遺憾，要是她愛運動，我會更開心。對我來說，有人和我摔角，我們一定談得來；假使聊得來，正經工作也會做得很愉快。當然，像賈西那麼頭腦靈活很不錯；不過……」

莉多拉的手伸向下方，又移到左方。

「不過，」卡里的手從腹部放下來，呼吸逐漸平靜了。「沒受過傷、屬於別類型、與我記憶中殘留的人祇有一半相似的傢伙，我可不要！」

「對。」隆說道：「她必須是個技術熟練的太空飛行員，而且要喜歡我們。」

「要那種愛我們的女人。」卡里又說道。

「這是我們共同的希望，但願她喜歡我們。」莉多拉對出現在顯像幕上的兩個姓名，一面揮

手，一面問：「你們也會愛那女人，是不是？」

兩人躊躇了一會兒，然後，大漢慢慢地點點頭，年輕人的頭則迅速地點了一下。

莉多拉的手從結晶的表面移到下方，顯像幕上出現了字幕——「莫莉亞．托瓦。第一太空飛行員。」旁邊還有號碼。莉多拉撥動桌上的號碼盤，於是，頭頂上七十五呎高的某件東西閃閃發亮，那是好幾萬個中的一口玻璃棺被誘導波束送下來。

斜桁狀的甦醒裝置突出來，尖端熠熠發光。棺木降下來了，玻璃製的內側積滿了六角形條紋狀的霜，裏面的東西看不清楚。軌道板控制著斜桁的棺木基部。棺木移動了一會兒，便「咔」一聲靜止不動了。

突然之間，霜融化了，內側煙霧迷濛，逐漸滴下水來。大家不約而同地靠過來，想瞧個究竟。

起初只看到黑色的條紋，並不眞切；隨後，閃亮的玻璃內，有個陰影微微地動了。玻璃掀開後，那個人彷彿從沈睡中醒來，肌膚溫暖，脈搏跳動，睜大了驚奇的眼睛。

「不要擔心。」卡里的手放在她肩上，女人抬起頭，一見他的手，又一頭倒下去。隆推開第二太空飛行員，招呼道：「妳好！」

「哦……妳是托瓦小姐嗎？」卡里說道：「妳已經復活了。妳會不會愛我們？」

「寧尼．尼．那尼？」她一臉驚異和不解。「尼可．瓦皮．哈巴？」

隆困惑地抬起頭，歎道：「她大概不會說英語。」

「沒錯呀！這種事早就料到了。」莉多拉露出笑容。「除了語言之外，她完全合乎要求；不

過，要到你們能融洽地談天說笑，可能還要一段時間。對了，隆，我忘了告訴你，她喜歡摔角。」

隆凝視著棺內的那名年輕女子。她那黑鉛般的秀髮剪得像男人那麼短，嘴唇因寒冷而發紫。

「寧尼．尼．那尼？」那女人又問了一遍。

卡里把放在她肩上的手拿開了。隆搔搔頭，皺著眉。

「怎樣？」莉多拉問道。

卡里聳聳肩。「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太空飛行裝置是標準式樣，我想船內的會話不成問題。」

「她可眞美！」隆說道：「妳很漂亮。不要害怕，妳已經復活了。」

「尼那渥加巴！」她抓住卡里的手。「基．尼．烏希克．奧．木加拿？」說著，清亮的眼睛四處張望。

「嗯！別怕！」隆握住了她那正抓緊卡里的手腕。

「塞勒維．魯布哈．伊恩。」她搖搖頭，却不像是否定的樣子，仍然滿臉驚惶。

「希庫裘耶尼．寧尼．那尼。尼那渥加巴。」

這時候，隆怕她又會死過去，趕緊點點頭。

夾在他們之間的莉多拉也插嘴說了幾句。

這女人沈默了一段時間後，慢慢地點點頭。

「她說願意和我們一起去。七年前，他的三人小組失去了兩位同伴。是在『侵略』時被殺的

。所以，她獨自到停屍場自殺。她願意和我們走，問我們要不要她？」

「她還在害怕。」隆說道：「拜託妳不要害怕。我不會欺負妳，卡里也不會。」

「如果妳聽話，就帶妳走。」卡里接口說著。

關稅員咳了一聲，說：「她的心靈指數在哪裏？」

「在結晶箱下面的顯像幕上。事先已經大致分類了。」

關稅員回到結晶箱處。「好！」他取出拍紙簿，記下了指數。「花了不少時間，現在，需要的人員都齊了吧？」

「把全部人員的指數算一算。」莉多拉說。

關稅員計算完畢時，驚奇地說：「烏恩船長，船員剛剛好都齊全了。」

6

親愛的莫基：

當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出發兩小時了。離天亮還有三十分鐘，我想跟你談談，又不忍心叫醒你。

我懷著眷戀的心情，登上了霍伯舊太空船「蘭勃號」（可能你還記得這是穆爾命名的）。至少我很了解這艘船，它在我腦海裏充滿了美好的回憶。再二十分鐘就要出發了。

現在我正坐在貯貨處入口的椅子上，可以清晰地瞧見機場。西邊的天空星光燦爛，東邊則一片灰暗。黑針似的太空船影點綴著寂寥的星空。藍色的信號燈在東方消失了。四周一片靜謐，我腦中卻不停地浮上許多事情。為了找齊船員，昨夜就像患熱病似的焦慮。起先在運輸鎮忙了一場，又在地下酒吧找了一陣，連停屍場也去了，最後總算功德圓滿。

要得到優秀的好手，非看摔角不可。經驗豐富的船長能夠從競技中觀察選手的神經反射靈不靈敏，立刻判斷出能不能成為熟練的飛行員；不過我還沒資格稱為經驗豐富。

你知不知道肌肉觀察術？這種方法也許比你想像中來得更精確。昨晚我遇到一個年輕人，他

是個太空飛行員，他魁梧的身體，就像布朗．克西雕出的作品，也是米開朗基羅所雕塑的理想肉體。他生於運輸鎮，對於飛行員和摔角的事，幾乎無所不知。我觀察他出場的摔角比賽，從他搖擺的身體，就能徹底分析他腦中所想的跟摔角有關的事。

你一定知道德．佛魯的理論，他認為心靈指數是根據肌肉的緊張而計算出來的（也就是從前威廉．萊希的肌肉電動說的翻版）。昨夜，我一直在研究這件事。這個年輕人是已經解散的三人小組的一個。他們原來是兩男一女，女的在戰爭中亡故。看到戰火餘生的這兩個人時，我差點哭起來，最後卻克制住了；於是，我和這兩個人到停屍場去找一個代替人。這是一件恐怖的事，我相信那兩個人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昨晚的經驗。我們在停屍場找到一個女子，她的基本事項統統做成了紀錄。她是第一太空飛行員，因為失去了兩位男同事，傷心之餘而自殺。她的心靈指數如何呢？隆和卡里說祗要看她移動身體就知道了。事實上屍體是按照心靈指數來分類的，祗須適合其餘兩人的指數就夠了；不過最後的選擇卻很意外。我原來選了六個條件合適的女性，照理應該嚴格挑選才是，但是實在做不到。我所選的這一位在非洲奴昆達出生，七年前自殺。她在敵人侵略時相繼失去了兩個丈夫，通商斷絕期間返回地球。你還記得當時非洲與美國的政治局勢？我也知道她不會說英語，我讓她復活，果然不錯，她不懂英文。如今，三個人的指數可能多少不一致，不過他們會很快地熟稔——至少我會使他們如此。在對數鉛版一吹之下，他們一定會處得很愉快。你也這樣認為吧？

關於巴別17的事，是我寫這封信的真正目的。我從解讀中，約略猜出了下次的攻擊地點；當然那祗是猜測罷了，可能就在阿姆塞基星的同盟軍兵工廠。我們最好先作防範。無論如何，我會

把行踪隨時告訴你。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麼心情竟喋喋不休。我還是很害怕——像參加拼命比賽的孩子那麼緊張——機械兵在一小時前抵達了，他們看來相當不錯，就像調皮可愛的寶寶一樣。還有兩、三分鐘，我就要去見監督（是個皮膚黝黑、個子矮胖的男人，雖然動作遲鈍，但腦筋靈活、思想敏捷。）對了，莫基，我這次找船員，的確花了一番心血（與其說我有本事，不如說大家都很優秀），最主要的是，我們的談話還能溝通，一切還算順利。

莉多拉

7

四周亮亮的沒有一點陰影。將軍站在圓盤檣上，眺望著黑色的太空船，及逐漸轉白的天空。

他乘直徑二呎的滑行圓盤下去，再乘電梯到一百呎高的閘門。她不在船長室。這時，他碰見一位矮胖而滿臉鬍子的男人，由他陪伴到通往貯貨處入口的走廊。他們登上頂端時，將軍差點窒息了，因爲他們搭乘的樓梯恰好在這一瞬間收起來。

她靠著牆，雙腳平放，坐在帆布椅上微笑。

「佛烈史達將軍，我今天一大早就預料到會見到你。」說著，把信紙摺好放入信封。

「我想見妳……」他頓住了，片刻之後，接著說：「在妳出發之前。」

「我也想見你。」

「妳說過，如果遠征批准的話要通知我……」

「我想有報告書告訴你也就夠了。昨天晚上就寄出去了。可能正在同盟行政廳內，一小時後就會收到。」

「哦！原來如此。」

她依然微笑著。「我要走了；馬上就要出發。」

「老實說，今天早上我就想到同盟行政廳去，順便來機場看看。兩、三分鐘前，就在星際電話中聽見妳的報告書摘要。我祇有一句話……」將軍欲言又止，沒再說下去。

「佛烈史達將軍，我剛才突然想起自己從前所寫的一首詩，詩名是『給愛上詩人的情人之忠告』。」

將軍好幾次想開口，却始終默默不語。

「詩是這樣的：

年輕人！她可能會咬斷你的舌頭
女郎啊！他會偷竊妳的手……

其餘的部份，都在我的第二本詩集裏，你一讀就知道了。我不希望失去詩人頭銜，這樣我會受不了。」

他立即單刀直入。「我想妳也知道，我……」

「我知道，現在就知道。我很高興。」

他恢復了平靜，突然，好像想起一件極珍惜的事情似地露出了微笑。

「烏恩小姐，我當士兵時，如果被關了禁閉，大家就在裏面聊天，話題總是女人！女人！女人！對於可愛的女孩子，即使沒得到對方什麼，也感到很滿足；但我希望能和妳有個約定。」他的肩膀有力地聳著，看來比平常寬厚了兩倍。「這就是我的心情。」

「謝謝你告訴我。」莉多拉說：「將軍，我喜歡你，即使下次見面，我還是喜歡你。我也願

意和你約定。」

「哦……謝謝妳，那麼我要辦的事就可以放心了。謝謝妳接受我的約定。」接著，又依依不捨地說：「不過，妳還是非去不可。」

「十分鐘後就出發了。」

「那封信，」他說道：「我替妳寄好了。」

「謝謝！」莉多拉把信交給將軍。將軍握住她的手，這一瞬間，他將她輕輕地拉近，抱著她，然後，轉身離去。幾分鐘以後他所乘的圓盤橇在水泥地上滑遠了。東方的太陽似乎瞬間便金光燦爛，莉多拉看見遠處的圓橇在曙光中閃爍。

第二部　威爾・多魯克

……假若語言是至上的，那麼，
語言是我的手所見的事物嗎？

——M・H「四重奏」

1

複寫的資料從分類顯像幕上滑過去。電腦架旁放了四頁莉多拉整理出的定義集，和文法上的許多參考書籍。莉多拉咬著下唇，約略看了一下抑壓二重母音的頻度表。牆上貼著三張圖表，標題如下：

預想的音韻構造……

預想的音聲構造……

記號、意義、統語上的疑難……

最後一張圖表寫著急待解決的問題並把它公式化，若能解決，就以正確的資料移到上表。

「船長？」

莉多拉坐在氣泡椅上，轉過頭來。

筆直站在入口的，正是廸亞巴洛。

「什麼事？」

「要不要準備晚餐？」他是廚子，是個年約十七歲的矮小少年。由於整形美容而從白髮上突

出兩隻角，還經常用尾巴尖搔搔耳朵。

莉多拉聳聳肩。「我還不想吃。你去問機械兵吧。」

「船長，那些傢伙如果想吃，準會向我要有機廢物粥。他們是一群缺乏想像力的傢伙！妳要雉鷄，還是康互耳的岩山鳥？」

「你好像偏愛鳥？」

「嗯！」廚子的一隻脚從橫木上抬起來，踢著牆壁，搖提著身體。「我覺得用鳥作菜很不錯。」

「如果沒有異議，就吃葡萄酒鷄，那是烤愛達荷鳥；另外還有蕃茄牛排。」

「哦！師傅！」

「草莓蛋糕作餐後甜點如何？」

廸亞巴洛將手指放在口內吹了一聲，然後跳到艙口，莉多拉笑著轉向電腦座架。

「鷄肉澆酒，神仙也會垂涎的美食啊！」她那粉紅色的眼睛篏在姣好的臉孔上。

莉多拉的身體沈在氣泡椅上，不久，她發現了省略中音節的第三個例子。突然，方格布碰到天花板，幸好她抓住了桌角，才沒跟著撞上去。莉多拉的肩膀扭了一下，氣泡椅的皮也裂開了，緩衝矽有如蓮蓬頭的水一般，不住地噴出來。

艙室靜下來之後，她回過頭來，看到廸亞巴洛像陀螺般，從艙口拋向透明的牆壁，臀部挨了重重的一擊。

突然的震盪，令人意外。

莉多拉的脚滑過氣泡椅濡濕的皮。對講機上出現了「監督」震驚的臉孔。「船長！」

「怎麼啦……」莉多拉問道。

推進機配備室的警告燈一閃一閃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使船身這麼震動？

「大家都平安嗎？」

「等一下……」「監督」的臉露了出來，他那留著淺黑鬍子的胖臉上，淨是不快的表情。「還好空氣沒有異常，推進機配備室出事了。」

「那裏也許出了什麼事……」莉多拉立刻把對講機扭過去。

於是，配備室主任的臉出現了。「船長，好像是什麼東西爆炸了。」

「什麼東西？」

「我也不清楚。」佛洛普的臉出現在主任的肩膀後面。「A與B的變換器沒有任何異樣，C像煙火那樣閃爍著。我們到底在哪裏？」

「在地球與月球間的第一次變換途中，還沒脫離第九太空航行中心的領域。太空飛行員呢？」主任又問。

莫莉亞黑黑的臉孔出現了。

「脫離了沒？」莉多拉問。

第一太空飛行員流暢地畫了可能性的曲線，表示出兩條模糊的對數渦線的中心點。「目前正在環繞地球軌道。」隆插嘴說道：「我們被某種東西吹離航線。推力現在為零，正在漂流。」

「高度和速度呢？」

「卡里正在計算。」

「我到外面查查看。」莉多拉呼叫感覺命令室。

「『鼻子』，你那裏臭不臭？」

「處處是討厭的臭味。這裏沒什麼。我還不太清楚。」

「『耳朵』，你聽到什麼沒有？」

「船長，什麼也沒聽見。本領域的超靜止空間氣流停止了。可能太靠近引力塊了，祇有輕微的超空間波。K方向，大約五十幽靈單位。船目前祇會繞圓圈，不至於把我們帶走吧。地球大氣層最後的暴風會把我們吹走。」

「『眼睛』，景色如何？」

「好像把頭伸進岩石倉庫一樣。大概情形還不知道，也許很惡劣吧。我這裏的超空間波更強烈了，很可能會把我們引到潮流裏。」

布拉斯插嘴道：「我們在飛躍其中之前，要先知道往哪個方向移動，現在的位置也要趕緊解決才行。」

「太空飛行員呢？」

一陣沈默之後，出現了三個人的臉孔。

「船長，我們也不知道。」

引力場有兩、三次失常，最後終於安定了。緩衝矽堆在房間一角。小個子廸亞巴洛搖著頭，眨眨眼，滿臉痛楚，低聲說道：「船長，究竟怎麼啦？」

「我也不明白。」莉多拉答道：「不過，我非要找出原因不可！」

＊　＊　＊

晚餐猶如守靈似的。機械兵都是二十一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默默地站著。太空飛行員坐在軍官用的餐桌邊，面對著宛如幽靈的靈體化感覺觀測員；餐桌另一端是肥胖的監督，他把酒倒給沈默的船員。莉多拉和布拉斯並肩坐著用餐。

「我還是不懂。」布拉斯搖幌著滿是鬃毛的頭，用鉤爪輕輕地轉著玻璃杯。「我們一直平安無事地作太空飛行，不論發生什麼，都是內部的事。」

臂部綁著繃帶的廸亞巴洛，滿臉怒氣地把油酥糕餅端到莉多拉和布拉斯面前，然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你是說……」莉多拉問道：「船上的儀器已全部損壞，目前還不知道位置，祇是繞著地球打轉嗎？」

「超靜止空間用的儀器沒有故障。」布拉斯強調。「祇有飛躍的位置不知道而已。」

「你是說如果不知道飛躍的位置，便無法飛躍了？」她環視餐廳一遍，問道：「布拉斯，你認爲我們能離開此地嗎？」

「船長，那些人認爲妳能使船離開此地。」

莉多拉把酒杯從下唇拿開。

「如果辦不到，那麼，以後六個月大家就要坐在這裏吃廸亞巴洛的拿手好菜，然後，窒息而死。通常通訊機短路，假使不飛躍到超靜止空間，就無法通話。我和太空飛行員商量的結果，認

爲目前沒有辦法。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所得的答案是，這艘船正在繞圓圈。」

「要是有窗子就好啦！」莉多拉歎道：「至少可以從星辰測定船的軌道。頂多不過兩、三個小時罷了。」

布拉斯點頭表示同意。「現代文明的利器便是如此。窺視孔、再加上六分儀，就可以測定位置。我們的鰓麻痺了，不能解決問題，祇能束手無措地坐在這裏。」

「旋轉……」莉多拉放下葡萄酒。

「什麼？」

「狄亞・克萊斯。」莉多拉臉色凝重。

「那是什麼意思？」

「拉達斯、歐畢斯、伊渥・伽魯基渥。」莉多拉的手掌貼在桌上，用力壓著，說道：「圓圈。各種語言的圓圈。」

布拉斯迷惑地露出牙齒，模樣很恐怖，眼睛上端的金毛顫抖著。

「球！」莉多拉又說：「伊洛・克洛渥・梅姆拉斯。」她站起來繼續說：「庫爾、庫克列特、克寧。」

「用那種語言有什麼不同嗎？圓圈就是圓圈……」

莉多拉笑著離開了餐廳。

她回到船長室，將翻譯的筆記本拿出來看，接著按鈕叫太空飛行員。隆擦了擦沾了餐後甜食——冰淇淋——的嘴唇，開口答道：

「船長，有何吩咐？」

「把鋖送過來。」莉多拉說道：「還要一袋彈珠。」

「什麼？」卡里問道。

「油酥糕餅以後再吃，馬上到引力中心來！」

「彈——珠？」莫莉亞一字一字地說，發音有點古怪。「彈珠？」

「我想機械兵之中，也許誰有一袋彈珠，你去借來，然後到引力中心來。」

莉多拉從壓壞的氣泡椅上跳過去，再跳上艙口，在第七放射軸處拐彎，從圓筒形的走廊上跳下，往引力中心的球形室去了。這房間在設計上是太空船的重心，直徑三十呎，經常在自由落下的狀態，而且有某種重力檢查裝置在操作中。不久，三個太空飛行員出現在對面的入口處。隆高舉著一袋彈珠，叫道：「黎奇說最遲明天下午要還他。因爲推進機室裏有人向他挑戰，他不想爽失比賽權。」

「順利的話，今晚就可以還他。」

「順利？」莫莉亞不解地問道：「妳有辦法嗎？」

「有！只可惜不是我想出來的。」

「誰的主意？怎麼做？」

「說外國語的人想到的，反正，就這麼辦。把彈珠在球的內壁排好，再來計秒。」

「爲什麼？」

「移往別處需要多久的時間？」

「我還是不懂。」隆說道。

「我們的軌道是環繞地球的大圓對不對？那麼，船上的一切，都在大圓上移動，如果沒有別的影響，自然會找出通路。」

「好，那怎麼辦？」

「你來幫忙把彈珠排好。」莉多拉說：「彈珠內有鐵芯，你能不能把牆磁化？然後，把彈珠固定在適當的位置，再全部放開。」隆依然一臉狐疑，但，還是到球形室的金屬牆壁旁去打開磁力裝置。「你還不懂嗎？你是數學家，把大圓說明看看。」

卡里握著一把彈珠，卡卡作響，開始排列到牆壁上。「大圓是切過球體所產生的最大圓切面。」

「大圓的直徑等於球的直徑。」隆繼續說著，同時，回到開關處。

「在同一位置的圖形內，任意三個大圓相交，角度的總和接近五百四十度。N個大圓的近似值爲一百八十度的N倍。」莫莉亞從今天早上起，借用人格固定機，開始背誦英語和定義，現在，她唱歌似地說道：「彈珠！這就行了嗎？」

「妳全部做完就行了。盡量排好，但也不必排得太嚴密。關於大圓的相交，你再說明一些。」

「好的。」隆回答：「無論任何球體，大圓相交或重疊……」

莉多拉笑道：「照你所說的對不對？以一個球體而言，旋轉時是否有其他相交之圓？」

「所有的點都是等距離而不相交；你是說其他種類的圓？所有的大圓至少有兩點相交。」

「你好好想一想，再仔細看看這些彈珠。它繞著大圓旋轉。」

莫莉亞頓時恍然大悟地露出喜悅，雙手緊握，離開牆壁，自言自語地說著班圖語。莉多拉笑道：「對，就是這樣。」然後，向吃驚的隆和卡里解釋道：「彈珠會集中，交叉點就是通路。」

卡里睜眼張望。「對。船在軌道上前進四分之一，彈珠會排列在圓的平面上。」

「那也就是船的軌道。」莉多拉下了結論。

莫莉亞皺著眉，雙手張開。「不錯。」隆歎道：「可以從平面上旋轉的圓計算出地球的位置。」

「這方法不賴吧？」莉多拉開了門，走出走廊。「我想一次就能解決；其次，發射火箭，使其他一切不受影響，再將船向上或向下移七、八十哩，如此一來，可以計算出速度和軌道的長度。再從得出的數量，找出最接近的大引力塊的影響，利用本船的相對位置飛躍至靜止空間。靜止空間用的通訊機操作正常，可以發出求救信號，由靜止空間站便能取得交換零件。」

太空飛行員驚訝的眼光都集中在走廊上的莉多拉面前。「讀秒開始！」莉多拉命令道。

隆打開牆壁的磁力。彈珠滾動了，順序排成一列。

「我們應該每天學習才行。」卡里說道：「萬一有人問我，恐怕我會永遠停留在這裏而解答不出。妳怎麼想到的？」

「我從『大圓』的語言想到的……那是另一種語言。」

「那是指別人說的話嗎？」莫莉亞問。

「嗯！」莉多拉拿出金屬筆記板和鐵筆。「我簡單地說明一下。」於是，在板上畫著記號。

「把圓的語言視為零。這種語言有表達比較級的音調組織。將它以ˇ¯ˆ的區分音符表示時，就表示小、普通、大之意。倘若如此，ǒ表示什麼呢？」

「是不是最小的圓？」卡里回答：「這種記號很簡單。」

莉多拉點點頭。「要表示一個球上的圓，普通的圓以ō表示，其次再加下列兩個記號的其中之一。一是不和其他事物接觸的意思；另外則為相交之意——Ⅱ或X。那麼ôX是什麼意思？」

「表示相交的大圓。」隆答道。

「大圓會相交，因此，大圓的語言常以ôX表示。這種語言把情報傳達出來了。就像英語中的巴士站或狐狸洞，也相當於法語——車站或穴的單字，並不傳達情報。『大圓』的語言會表達某種程度的情報。然而，它並沒有給我們充分的情報，足以將我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若要明確地抓住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其他的語言。我不想檢討所有的可能性，繞一大圈才找到解決的方法，那太麻煩了。」

「那是什麼語言？」

「我不知道真正的名稱，目前稱為巴別17。以我的知識來判斷，這種語言的大部分單字，本身所表示的事物，能傳達比我所知的四、五種語言的情報總和還要多，而且句型更簡潔。」莉多拉把大概的情形翻譯給莫莉亞知道。

「誰說這種話？」莫莉亞問道。她決心以自己所知的一點點英語來談話。

莉多拉咬著嘴唇內側。當她自問時，胃部緊縮，雙手似乎抓住什麼東西似地顫抖，渴望獲得解答的欲望湧上喉嚨，微微作痛，隨即又漸漸消失了。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希望盡快弄清白。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就是爲了探查這件事。」

「巴別17！」隆喃喃自語。

負責推進管的一名機械兵站在後面咳嗽。

「卡路洛斯，有事嗎？」

卡路洛斯是個狀如公牛的年輕人，有一頭濃黑的鬈髮，雖然很胖，肌肉却不結實。說話的時候，夾雜著咻咻聲。「船長，我想讓妳看一個東西。」說著，害羞地扭扭身體，他負責推進管的升降，曾因不小心而燙傷，脚跟留下了疤痕，現在，就在門邊摩擦著。「就在推進管那裏，我希望妳親自去瞧一瞧。」

「是不是監督要帶我去看？」

卡路洛斯咬著鋸齒狀的大拇指指甲，然後又搔搔耳後。「是的。」

「你們三個人在這裏行嗎？」

「船長，放心吧！」卡里一直凝視著逐漸集中的彈珠。

莉多拉便跟著卡路洛斯走了，兩個人走下升降機，弓著背在隆起的通路上行進。

「就在下面。」卡路洛斯猶豫地在前頭領路，他穿過拱形的母線。最後，來到鐵絲網的台上，停下來，打開牆上的分力櫃。「妳看！」說著，拿下一枚印刷回路板，同時，指著塑膠表面上一條極細的裂縫。

「壞了。」

「爲什麼會這樣？」莉多拉問。

「就是這樣。」他用雙手彎彎板子示範給她看。

「不是自然裂開的嗎？」

「絕對不會。」卡路洛斯答：「這是鑲上去的，堅固得很，即使用大鐵鎚也打不開。板上有全部的通信回路。」

莉多拉點點頭。

「這是普通空間操縱用的迴轉場轉換機，全部在這裏……」他打開另一個蓋子，又拿出另一塊板。

「妳看！」

莉多拉用手摸著第二塊板的裂縫。「一定是船上的人破壞的。你拿到修理場去，修好之後送來給我。你告訴黎奇，我要親自鑲它；還有，順便告訴他，我會把彈珠還他。」

2

寶石落入濃郁的油裏，閃爍的黃色條紋漸漸變成琥珀色，最後轉成赤紅色，倏然消失了。此刻正向超靜止空間飛躍。

在電腦座架旁，莉多拉眼前擺著圖表。自出發以來，她一直翻閱巴別17的字典，如今已積有兩倍的份量了。莉多拉望著它，心中好似被美味的食物塡滿似的，有一種難以言喩的滿足，各種單字及其發音，都順口而出。她的手指垂直而自然地移動著，解釋字義、明定語義，並寫下定義。

背叛者究竟是誰？爲什麼做出這種事？沒有任何情報能夠解釋這件事。莉多拉腦中的一處角落，充滿了疑惑，有如眞空地帶那般張開大口，困擾著她。無疑的，那些板是某人故意破壞的。黎奇也這麼說。如何解釋這件事才好？莉多拉眼前浮起船員的全部名單，對每個人都打個問號。

在裝滿的寶石箱內，扔進一顆寶石，從超靜止空間向阿姆塞基星的同盟兵工廠領域飛躍。

＊　＊　＊

莉多拉戴上感覺盔，按了通訊機板。「我來翻譯看看。」

承諾指示燈亮起來了，靈體觀測員以自己的感覺，精細地體察周波數隨時的變化——如靜止空間氣流的引力、電磁的變動等。根據無數的資料，飛行員在靜止空間氣流中駕駛太空船，猶如在大海上駕駛帆船一般。船長從感覺盔中把母型的概念壓縮爲資料，使得活的觀測者心情緩和，不至於發狂。

莉多拉打開頭盔，蓋上了「眼睛」、「耳朵」、「鼻子」。這時，幾條青色的環露出來了，而後，像染成藍色般壓擠出來。兵工廠車站和小行星的結合體逐漸浮現。耳機響起了音樂，還夾著天電雜音。放射機發出檸檬皮燃燒的苦味，以及熱油與香水混合的氣味。五官中的三種感覺滿溢出來，莉多拉從船艙的現實中解脫了，飄向抽象的感覺世界。一分鐘後，她的感覺恢復，再度回到現實。「好啦！現在看到什麼了？」

「這光線是構成兵工廠的各種小行星和車輪型的車站。」「眼睛」說明著：「左方的藍色是向第四十二太空航行中心展開的雷達網。右上端角落裏的紅燈距離你的視野有四度之遠，呈圓盤狀的，是正在燃燒中的貝拉托利克斯星的反光。」

「低沈的聲音是什麼？」莉多拉問道。

「船上推進機的聲音。」「耳朵」說明道：「不要管那聲音，如果你同意，我就關掉。」

莉多拉點點頭，聲音消失了。

「達達聲是……」「耳朵」說道。

「摩爾斯電碼。」莉多拉脫口而出。「我知道，這是兩個業餘無線電者要求不要干擾他們的

視覺回路。」

「不錯。」「耳朵」同意地附和著。

「難聞的氣味又是什麼？」

「到處瀰漫的氣味是貝拉托利克斯星的引力場。雖然無法從立體音響設備來體會這種氣味的刺激，不過，燃燒檸檬皮的氣味就是從正面閃著綠光的動力裝置發出的。」

「船停泊在哪裏？」

「E小調的三和音上。」

「左邊飄來羨沸的油味。」

「就在白色的圓上。」

莉多拉扭開聯絡飛行員那邊的開關。「好啦！布拉斯，你插上罷！」

* *

莉多拉乘著圓盤橇滑下了斜路。在五分之四的引力下，很容易保持平衡。黃昏的微風，將她的頭髮吹到肩膀後面。四周是同盟軍的大軍火庫。由於出生地的緣故，自己一家人偶然投靠了同盟這一邊。莉多拉心想，要是自己在另一個太空誕生，說不定就成了侵略者。她的詩作在兩方都大受歡迎，眞是怪事。莉多拉不再想這件事，一直往同盟軍兵工廠滑過去，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多想也無益。

「烏恩船長，妳是佛烈史達將軍介紹來的嗎？」

莉多拉停下來，點點頭。

「妳現在是巴別17的權威，佛烈史達將軍事先已經和我們聯絡過了。」

莉多拉又點點頭。這時，另一支橇停在她面前。

「很高興見到妳。我會盡量幫助妳，不要客氣。」

莉多拉伸出手來。「謝謝你，威爾．多魯克男爵。」

他的黑眉毛向上一揚，黝黑的臉上，嘴唇的弧線更彎曲。「妳認得我的家徽？」他以細長的手指指著胸前盾形的徽章。

「是的。」

「船長，妳太好了！我們在世界上過著孤立的生活，各自說自己的語言，彼此不接觸來往。」

「我會說各種語言。」

男爵點點頭。「烏恩船長，我常常想，如果沒有『侵略』，同盟軍便沒有共同努力的目標，說不定社會早就崩潰了。船長……」他停頓了片刻，皺眉思索了一會兒，忽然想到什麼似地叫道：「莉多拉．烏恩小姐……」

莉多拉微笑著點點頭，她對這位素昧平生、來意不明的人，存有幾分警戒。

「眞抱歉……」男爵好像初次見面似地伸出手來。

「可是，當然……」他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要不是這麼一變，莉多拉也許會以和藹的態度對待他。「我讀過妳的作品。不過……」他輕輕搖搖頭，漆黑的眼睛睜得更大，輕抿的

雙唇露出十分自信的笑，雙手緊握有如懇求對方一般。這種表情顯示他多麼渴望莉多拉來這裏。

莉多拉深感不安，因爲他對過去和未來都有強烈的飢渴和貪欲。「七點在寒舍用晚餐吧！」他著急地說道，打斷了莉多拉的沈思。

「今晚跟我和內人一起用餐好吧？」男爵又說。

「謝謝，但是我還有要事和船員商量。」

「我也邀請妳的隨員。寒舍很寬敞，而且有會議室，可能比太空船還大哩！」莉多拉望著他白白的牙齒、鮮紅的舌頭、褐色的嘴唇曲線，心想他說話的時候，緩慢地震動著下巴，多像隻肉食的螳螂啊！

「越早來越好……」

莉多拉屏著氣，覺得自己的想法未免太傻了。男爵瞇著細眼，知道她很驚訝，却不明白是爲了什麼緣故。

「……有時間的話，不妨去看看兵工廠。佛烈史達將軍曾交代過，希望我們把對付侵略者的武器毫不隱瞞地讓妳看看。說起來，這是我們的光榮。就連兵工廠資深職員也未必能見到的東西，都可以讓妳看看。當然大部份的東西或許會使妳覺得無聊，說不定妳認爲這些都是廢物；不過，那畢竟是我們的發明。我們隨時發揮我們的想像力。」

莉多拉覺得這個男人有點妄想狂，心裏極爲不快。「男爵，我不想打擾你，我在太空船還有事情要辦……」

「請妳一定來。要是妳肯接受我的邀請，妳在這裏的工作就會輕鬆多了。我敢保證妳有過人

的才能，擔當偉大的工作。妳蒞臨寒舍是我的榮幸；我最近老覺得很寂寞，」男爵的白牙在黑黑的嘴唇上閃著光。「缺乏學術方面的探討。」

莉多拉很想推辭，下巴却僵硬得說不出話來。男爵接著說：

「我等妳，還有妳的船員，也請他們一起來。七點以前，輕鬆地來赴宴吧。」

圓盤橇滑過寬濶的大道。莉多拉轉過頭看看站在傾斜板上等著的船員，在黃昏的天空襯托下，可以見到他們的輪廓。她的圓盤橇開始爬上蘭勃號的傾斜板。

「嗨！」莉多拉對著前天才除下繃帶的廚子說：「今晚讓你休息。監督和船員都要在外頭吃晚飯。你敎孩子們一些餐桌上的禮儀吧！用那種刀吃豆子，最好每一個都敎會。」

「吃沙拉用的叉子放在外側。」監督親切地敎導機械兵。

「外側的小玩意兒是吃什麼用的？」亞烈古拉問道。

「貝類食物。」

「如果沒有貝類食物呢？」

佛洛普一面用大拇指關節摩擦下唇，一面說道：「可以當牙籤用啊！」

布拉斯的前肢放在莉多拉肩上，說道：「船長，妳是不是不舒服？」

「好像乳豬在爐灶上烘烤一樣。」

「好像……」卡里說。

「什麼？」莉多拉問。

「妳看起來好像快要暈倒了。」

「大概是太累了。今晚，威爾・多魯克男爵邀我們到他的府邸去，大家不妨輕鬆一下。」

「威爾・多魯克？」莫莉亞問。

「抵抗侵略者和協調各種研究計劃的負責人。」

「這裏製不製造優異的大型秘密武器呢？」隆問道。

「製造小型的恐怖武器，也許是一種訓練用的武器。」

「擔任破壞工作的武器。」布拉斯說道。莉多拉向他們說明大概的情形。「兵工廠如果發生任何事故，都對我們應付侵略的策略，打擊相當大。」

「這是對付敵人最有效的一招——當然，把炸彈埋在同盟行政廳裏又另當別論。」

「能不能阻止？」監督問。

莉多拉聳聳肩，轉向閃著微光的靈體船員。

「我想起來了，今晚要你們客串間諜。『眼睛』，你留在船上，別讓人進來。『耳朵』，你隱身離我六呎左右，從我們出發到男爵家，直到全體船員回來爲止，一刻也不要離開我；『鼻子』，你當傳令。很可能會有不愉快的事，不過這祇是我的直覺而已。」

「眼睛」談起了不吉利的事。一般說來，活人必須透過特殊裝置，才能和靈體人通話（以便存在記憶中）；當他們跟莉多拉說話時，她就趁微弱的神經刺激沒消失之前，翻譯成巴士克語，原來的語言消失後，翻譯仍殘留心頭。莉多拉藉著腦中留存的巴士克語斷定，被人破壞的回路板絕不是出於幻想。

莉多拉壓抑著愈來愈強的不快，凝望著船員。年輕人與軍官之中，假如有精神病理學所謂的

破壞性，心靈指數一定會顯示出來。所以，他們之中顯然有蓄意的破壞者，這件事莉多拉說來，就跟走路時感到疼痛，却不知道什麼地方被刺似地難受。從那天晚上起，她一直在人群中尋找這個叛徒。他們向來以太空船進出於星際間而自傲，如今，這種密切的合作瓦解了。「船員與機械」再也不能緊密地配合了——雖然以往還稱不上精密，但是，彼此間的友情卻常使太空船因故障所引起的不安緩和下來。莉多拉心裏又想，船員能和睦相處，實在值得驕傲；成員中有生活和工作經驗都很膚淺的年輕人，和飽歷風霜，却懂得明哲保身的老油條。總之，莉多拉選出這些人，把他們安排在這艘自成天地的船上，在漫長的旅程中，這就是他們行動、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沒想到這裏居然有了叛徒！

機器的某一處短路了。如今，伊甸園何在？……她再度凝望船員，思索著這件事。伊甸園的某個角落裏，出現了一條害蟲，有裂縫的板就是最好的證明。這條蟲不僅要毀滅莉多拉，連太空船、船員，以及船上的一切，都要毀滅殆盡。這個兇手並沒有在黑暗中投出飛刀，或從轉角處射出子彈，甚至不在船員進出漆黑的船艙時，用粗繩勒住人的脖子；然而，這是巴別17——光說這句話，就必須以生命爲賭注。

「監督，男爵要我早點去見識最新式的殺人武器。眞抱歉，你能不能領孩子們去？我先走一步。『眼睛』、『耳朵』，你們上船吧。」

「是！船長。」監督答。

靈體人立刻就隱身了。

莉多拉滑上了斜坡路，離開正在嘻嘻哈哈的年輕人和軍官，向前滑去。心裏充滿了不安。

3

一這種武器做得很粗糙。」男爵指著依大小次序排列在架上的塑膠圓筒說道：「讓妳浪費時間來看這種拙劣的玩具，眞是抱歉。那小玩意兒可以摧毀方圓五十平方哩的範圍；至於那個大的東西，能鑿出廿七哩深、直徑一百五十哩的噴火口，眞野蠻哪！我可不想用它。左邊的那些比較複雜。雖然足以炸毀一座高樓大廈，砲彈自身却依然完好地埋在瓦礫下，六小時後，再爆炸一次，它的威力相當於同等大小的原子彈。再度爆炸以前，敵方的重建部隊、從事各種復建工作的人員、紅十字隊護士；還有不曉得敵人會稱爲什麼的種種調查團，以及來察勘損失的各種專家，都會集中過來。這個時候，再度爆炸就足以使敵人元氣大傷了。遲延氫彈可以鑿出直徑卅哩至四十哩的噴火口，雖然物理的破壞力趕不上最小的氫彈，却能把無數的機械和那些社會服務人員炸得粉身碎骨。不過，這些小玩意兒都只是孩子的玩具而已。我們就像做快餐一樣，把個人的搜集品陳列在這裏。」

莉多拉跟在後頭，越過拱門，來到隔壁的大廳。牆壁上排滿了檔案櫃，中央是一個展示箱。

「這才是値得自負的東西。」男爵打開透明的側壁，走了進去。

「這是……」莉多拉問道：「……什麼？」

「依妳看，會是什麼？」

「石頭……碎片！」

「金屬塊。」男爵糾正她。

「好像特別硬呢！會不會爆炸？」

「不會爆炸。」他加重語氣說：「這東西的抗張力比鈦鋼還要強哩！不過還有比這更硬的塑膠。」

莉多拉伸出手來，又怕會有什麼意外，便問道：「能不能用手抓抓看？」

「哦！沒關係。」男爵答道：「好啊！妳試試看！」

「會怎樣呢？」

「妳試試看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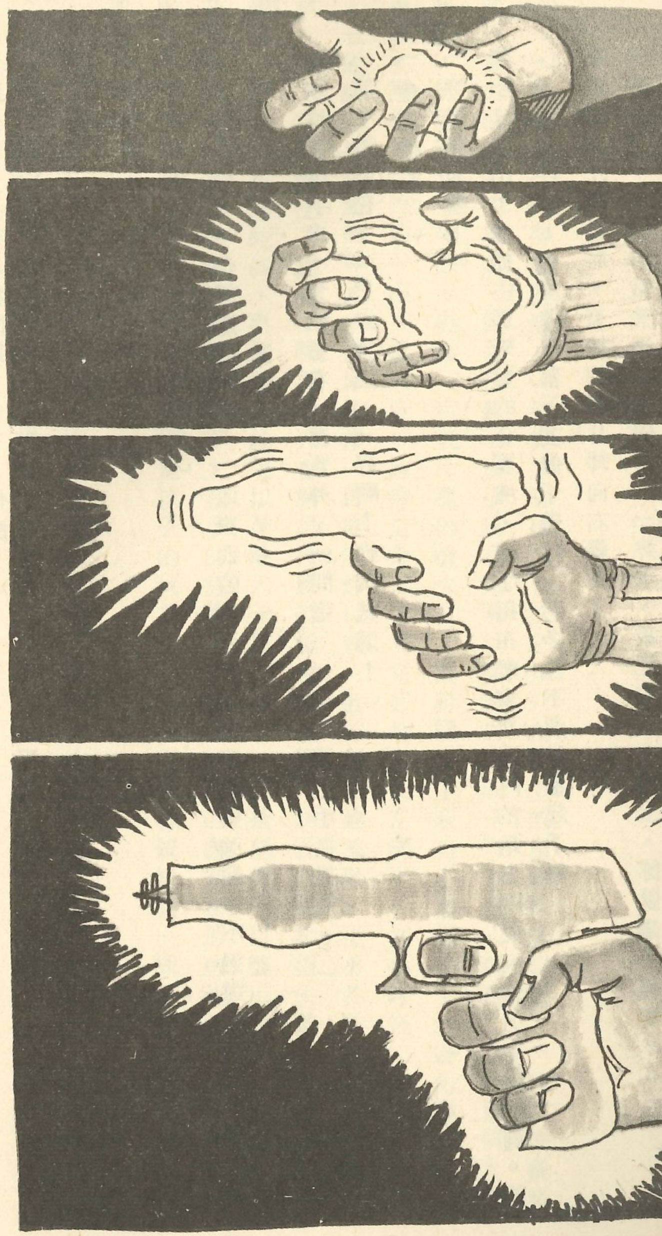
莉多拉伸出手想抓住那笨重的金屬塊，但手指在離表面兩吋的地方就受到阻力而碰不到。她不甘心，還想再摸，金屬塊却落下並偏了幾吋。莉多拉不解地皺起了眉。

她的手向左移動時，奇妙的碎片却向右避開了。

「等一下！」男爵微笑地抓起碎片。「妳看，我把它放在地上，妳就看不見了。」

「是毒品嗎？」莉多拉問道：「或是什麼東西的一部分？」

「不！」男爵好像在想什麼，隨卽又旋轉著金屬塊。「這是挑選出來的，經過愼重的挑選。」說完擧起一隻手，才接著說：「譬如，現在要槍。」在不知不覺之間，男爵手裏握了一把莉多



拉從沒見過、新穎而細長的拜布拉槍。「還是要新月型螺旋鉗？」現在，他手裏換成一把一呎長的螺旋鉗，並且調整了一下。「或者要番刀？」手裏立刻有了把番刀。「還是要弩？」於是，帶柄的弩出現了。弓長不到十吋，彈簧拉得很緊，柄上四分之一處有金屬卡子。男爵扣下扳機——沒有裝上箭——弦脫離了，弓繼續響著，站在一旁的莉多拉忍不住牙齒打戰。

「這是幻覺。」莉多拉歎道：「難怪摸不著。」

「鑽孔器！」男爵叫著，手裏換了一支大鐵鎚，他用它敲打放著「武器」箱子的地上，耳朶立刻聽到碎裂的聲音。「妳瞧！」

莉多拉看見鐵鎚上有圓的痕迹，上面微微凸出的是威爾．多魯克族的家徽。她用手摸摸金屬板，上面餘溫猶存。

「這不是幻覺。」男爵說道：「剛才的弩，如果裝了六吋的箭，可以穿透四十碼之外的三吋厚橡膠板；至於那把拜布拉槍，我想妳已經知道它的威力了。」

他又拿起那東西——已經恢復爲金屬塊——放進箱內的架子上。「替我把它放回原處。」

莉多拉從他的手下面伸出自己的手，去接落下來的金屬塊，但手指卽使併攏了，金屬塊仍落到架子上。

「絕不是騙妳的把戲。當然，都經過愼重的挑選。」

男爵一摸箱子邊緣，塑膠壁就橫向滑開，把展示品包起來。「不過是些小玩具罷了，再讓妳看看其他的。」

「自動的嗎？」

威爾・多魯克微笑著。「這個費了一點苦心。把重金屬的合金賦予極性，便能在感覺領域中存在；換句話說就是『偏了』，無法完全用眼睛看到，它的重量和體積也是如此。殘留的便是慣性。如果放在超靜止空間太空船上，操縱裝置就可以廢棄不用了。這玩意如果在慣性靜止裝置附近放上兩、三公克，就可以產生無法形容的緊張。它本身就是物質的主要目的。把它投進侵略者的太空船上，就萬事不用操心啦！其餘的用途也只是孩子的玩具罷了。想不到延腦在極性化物質中，能使記憶緊張的能力。」兩個人又通過拱門，來到另一間屋子。

「將它燃燒，可以做成任何形狀，形體的構造仍能保留。經過整理後，再附上索引。倘若賦予物質極性的方向，不論任何角度，分子都可以完全而自由地運動。假如再加一點震動，就會像橡皮玩偶那樣，立刻恢復原狀，也就是恢復原來的結構。」男爵回頭看看箱子。「這個很簡單。那裏……」他指著牆上的檔案櫃，接著說：「才是眞正的武器。利用極性化物質塊及不同的用途，大約有三千種左右。所謂『武器』，也就是指如何利用的智慧。譬如：打架、格鬥時，卽使是六吋長的釩線，也會變成凶器。把它直接插進眼內，斜過前頭葉，用力一拉，小腦就會立刻破碎，引起全身麻痺。假使整個插入脊髓和延髓，關節就會碎裂，當場死亡。同樣的釩線，會使27—QX通訊裝置短路。侵略者的靜止空間裝置常使用這種通訊裝置。」

莉多拉感到背上的肌肉僵硬無力，她一直極力壓抑的嫌惡感，已一發不可收拾地漫了出來。

「再來是波路加（譯註：傑札雷・波路加是十五世紀的樞機主教，由於遭毒殺而聞名。）家中祖傳的寶物。所謂波路加就是……」男爵笑道：「其實就是毒品課。這是我給它取的名字。那是醜惡的製品。」他從壁櫥拿出密封的小玻璃瓶。「這是精純的白喉菌毒素，祇要這麼一點點，

就足以污染整個大都市的蓄水池。」

「那標準的疫苗接種……」莉多拉說道。

「就是白喉菌毒素。這是毒素！妳也知道，從前傳染病的問題還沒解決時，一有白喉病人死亡，大家就熱心地檢查屍體。那時候，祇在喉嚨發現幾十萬的白喉菌，別的地方並沒有。感染到別的種類的細菌，數目雖然同樣多，只有輕微的咳嗽而已，要發現眞相起碼要好幾年以後。細菌很少，產生的症狀也很輕微，卻是令人畏懼的自然有機化合物。殺掉一個人——其實是三、四十人，它的實用目標的確如此——所需要的份量，根本檢查不出。文明雖然日新月異，但要獲得這類毒品，除了取之於白喉菌外，沒有別的辦法。這都是波路加的功勞。」男爵又指指別的瓶子。

「這是氰化物，已經落伍了，用杏仁香味作掩飾……妳餓不餓？我們去喝點雞尾酒。」

莉多拉慌張地搖搖頭。

「現在更好玩了，這些是各式各樣的接觸反應劑。」他指著一個個瓶子說道：「色盲、全盲、音痴、全聾、運動失調、健忘症等等統統有。」他放下手來，像饑餓的老鼠一樣滿臉掛著笑。「這些症狀全由藥物來控制，毒品能發揮局部的效果，用不着大量使用，祇要十分之一公克就行了。接觸反應劑快要派上用場啦！哪！妳喝一瓶看看，沒有什麼反應的。」男爵把最後指的那個瓶子拿下來，按了容器旁的鈕，於是「咻」地一聲噴出了氣體。「卽使一直按下去，它也是完全無害的原子化類固醇。」

「祇有把毒品活性化……才會生效嗎？」

「不錯！」男爵微笑著。「媒介與白喉菌一樣，祇要一點點就夠了。接觸到容器內的藥物，

三十分鐘以後，會引起輕微的腹痛。旁邊的綠色藥品，會使大腦一週之內全部萎縮，受害者就成了植物人。紫色那一種能當場致死。」男爵兩手一攤，笑著說道：「我餓了！」隨卽放下手來。「我們去吃飯好嗎？」

莉多拉這時很想問問另一間房間裏有些什麼，但她的好奇心突然消失了；當她正以巴士克語思考時，隱身在旁的靈體人跟她說話了。

「男爵，我小的時候。」莉多拉一面說，一面向那扇門走去。「剛到地球不久，有人帶我去看馬戲，我第一次見到那麼多好玩的東西。散場以後，觀衆都走了，我還在那裏坐了一小時。還有什麼呢？」

男爵的額頭震了一下。

莉多拉露出了微笑。「讓我看看嘛！」

男爵魯莽地打個哈哈說道：

「近代的戰爭方式千變萬化，這一點很好玩。」男爵似乎沒聽到她的要求似地，從她身旁走過去，繼續說：「第一個房間所陳列的是布蘭達巴斯（十七、十八世紀的喇叭型槍）和戰鬥斧，光憑這些就能獲勝了；另外，六吋長的釩線挿入27－QX通訊裝置內，也能穩操勝算；當然啦，再適當的命令，假如不能把握時機，敵人就會逃之夭夭。一個正規太空兵至少要有武器、維持生命裝置、實際訓練、伙食費、住宿費，兩年的服役期間，一個人需要三千克雷迪特（貨幣名）。一千五百人的守備兵，至少需要四百五十萬的經費才夠。這個部隊分乘三艘普通的超靜止空間戰艦出擊，而維持一艘全副武裝的戰艦需要一百五十萬克雷迪特，所有的費用爲九百萬克雷迪特。

有時候，花費一百萬克雷迪特訓練一名間諜也是有的——當然這是例外。六吋的釩線只值三分之一分錢。戰爭需要花錢，同盟行政廳也發現訓練間諜划得來。烏恩小姐，不，船長，請到這裏來。」

兩人走進了房間，屋內只有一個展示箱，大約有七呎高。

「玩偶嗎？」莉多拉暗忖道：不，可能是眞的人體。肌肉、關節等瑣細的各部分無不具備。不，這是玩偶。假如眞正是人體，無論已經死亡或人工多眠，都不會這麼生動——栩栩如生的生命感，只有人造的才可以幾可亂眞。「妳現在知道能幹的間諜有多重要了吧？」門自動開了，男爵親切地用手摸摸。「這是比較花錢的模特兒之一，至少花了一百萬克雷迪特。實用方面還有些缺點，却是我最喜愛的幾個之一。有兩、三個地方還要改良，以後會成爲兵工廠的正式職員。」

「間諜模特兒？」莉多拉問道：「是不是機器人或進化機器人？」

「不，不是！」兩個人靠近箱子了。「我們一共做了六個TW－55型。這是精密無比的遺傳學的產物。醫學的進步，使那些無可救藥的人類垃圾比以前更長壽，而且以令人震驚的速度繁殖子孫。我們以此爲模特兒，愼重地挑選雙親，用人工受精法得到六個接合子——三男三女，然後養育他們。其間花了不少心血，譬如營養的控制、用賀爾蒙加速成長；連容貌與儀態之美，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他們都很堅強，而且所受的照顧之周到，恐怕不是妳能夠想像得到的。」

「我曾在家畜飼養場待過一個夏天。」莉多拉不理他，逕自說著。

男爵點點頭。「以前也做過實驗，現在已能抓到要領。頭一次成功的實例，是以人類的十六歲爲樣本。所謂十六歲，是指生理年齡，我們可以在六個月內完成。他的神經反射能力比同年的

普通人高出百分之五十。至於人類的肌肉組織，另有計劃處理。肌肉萎縮不足六個月的病人、絕食三日的肌肉無力症患者，只要給予適當的刺激劑，就能赤手空拳推倒一噸半重的汽車。當然，讓他們這麼做是會致命的，但成績相當好。體力方面來說，在生物學上是完全的肉體，都能以百分之九十九的效率工作。妳想想看，他們會做什麼？」

「賀爾蒙成長促進劑是禁用的。你不怕縮短他們的壽命？」

「以我們的程度而言，大約會縮短為百分之七十五強。」男爵像怪異的動物那樣，做出滑稽的動作笑著說：「不過，小姐，我們是在製造武器。TW－55以最高效率可以工作二十年，比普通的高速戰鬥艇還多五年。據實驗顯示，假如從普通人裏挑選間諜，或樂意做間諜的人，還需要考慮考慮他的精神狀態。人類各方面的才能並不均衡，某種能力特別高強的人，整個人格上却難免有缺點，除了這種特殊工作以外的任務，幾乎無法勝任。再說，侵略者也會使用心靈指數。我們即使把間諜送到哪裏，敵人也會立刻偵察出。一旦被俘，優秀的間諜比無能的人更危險。用自殺催眠暗示和類似的方法、藥物，都能控制他，這麼一來，所有的訓練統統白費了。TW－55卻個個精神正常。他們能在六小時的社交應酬中，討論最近出版的小說內容、政治動態、音樂與美術評論等等；能在整整一晚的討論中，兩度提起對方的名字。並能以專家的口吻，發表長達一小時半的演說。穿上禮服，他們能在外交官的宴會、或者高級官員會議的飲茶時間談笑風生；這些傢伙更是第一流的刺客。妳現在看到的，統統是精通十八般武藝的高手。TW－55有十二個小時的談話資料，能以十五種方言和不同的口音說出。跟色情、賭博有關的術語、黑市走私的經驗等等，也無不知曉。萬一失敗的話，臉上塗上潤滑油、穿上工作褲，潛進敵人幾百座的太空船工場

和太空飛行中心，搖身一變，立刻成了能幹的職員和工人；也能使過去二十年來敵人一直使用的太空船推進裝置、通訊機、雷達和警報等等裝置故障，那麼……」

「六吋長的釩線就能使它故障？」

男爵微笑了。「他們的指紋和瞳孔都可以任意改變。精密的外科神經手術，能使臉部肌肉隨意活動，也就是說，能任意改變臉型。頭蓋下面藏著化學染料和賀爾蒙，幾秒鐘之內便可以改變髮色，必要時還可以完全脫落，三十分鐘內再長出新髮。無論在心理上和生理上，他們都是第一流的恐怖人物。」

「你是指拷問嗎？」

「妳要這麼說也無所謂。他們絕對服從上司的命令。對於破壞的目標卻毫不留情。他們美麗的頭殼內是空的，根本沒有自己。」

「這個人……」莉多拉對自己說的話感到驚異。「多美麗啊！」雖然雙眼緊閉，但眼皮似乎在眨動似的，肩膀很寬，雙手垂在腿旁；手指向內彎曲，好像隨時要伸開或緊握。朦朧的燈光下，皮膚呈透明的健康色。

「你是說，這不是模型，而是眞的活著嗎？」

「有一點。不如說他們像蜥蜴般冬眠，或是在瑜珈的假死狀態更合適。我來叫醒他——成功的機會是十分之七。餐桌上的人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莉多拉的視線從玻璃箱內的人體移到男爵的胖臉上，他的下巴在凹進的臉頰下抖動著。

「跟馬戲團一樣好玩！」莉多拉嘆口氣道：「可惜我不是孩子了。我們走吧。」

她努力鎮定一下，才挽著男爵的手臂；男爵的手像紙那麼粗獷輕滑，她極力克制自己的手，不洩露心裏的感受。

4

「烏恩船長！我太高興啦！」

男爵夫人伸出粗壯的手來，她的膚色使人聯想到粉紅與灰色混在一起的顏色。肥胖壯碩的身體緊緊裹著一襲晚禮服，看來有點可笑；肩膀的衣帶邊，還有些黑斑散佈在肥肉上，眞叫人詫異。

「這裏幾乎平淡得沒有任何刺激，像妳這麼有名的人物來這裏……」夫人以微笑代替了因興奮而接不下去的話。肥厚的雙頰，把笑容都扭曲了，好像豬臉那樣，露出誇張的表情。

莉多拉握住她柔細的手指，以笑臉作答，想起童年受罰時，強顏歡笑的情形，老實說，相當勉強。夫人給人的感覺，就像是用什麼包裹著的空虛的肥肉。莉多拉和人說話時，一定要觀察對方肌肉的微細動作，藉以進一步了解；但夫人的臉孔卻藏在一堆脂肪裏，看不清楚。她嘴唇發出的微弱嘰嘰聲，也好像搗著毛毯說話似的。

「我希望全部的船員都來參加，總共有二十一個人吧？」夫人遺憾地說著，誇張地揮揮手。

「我很了解這種事。祇有十八個人來，眞是遺憾。」

「我把靈體人留在船上。」莉多拉解釋著。「跟他們談話必須用特殊的器具，驚擾了別的客人也不好，還是讓他們留在船上比較好；再說，他們也不吃這種東西。」

現在端上來的是烤小羊，莉多拉暗忖，撒這種謊會下地獄，萬刼不復——用巴士克語說的。

「靈體人？」夫人摸摸梳得高高的又繫著絲巾的頭髮。「是死人嗎？一定是的。我從沒想過這種事。在這個世界裏，大家都各自過活。是我的話，就把那些人移到別處去。」莉多拉心想，說不定她也會用男爵的靈體人探知機呢！夫人這時靠了過來，悄悄說道：「妳的船員大受歡迎，我很高興。」

莉多拉的右側是男爵，他的手掌彷彿皮帶似地握著莉多拉的手；左側是男爵夫人，她微微喘著氣靠近莉多拉，三個人就這樣，從白石子造的散步場走進了大廳。

「喲嗨！船長！」卡里大聲叫嚷，從大廳四分之一遠處大步走過來。

「這屋子太大了，是不是？」卡里指指賓客雲集的大廳，又舉起酒杯搖搖，眩耀似地笑得很開心。「船長，我替妳拿來了。」於是把三明治、裹著豬肝的橄欖和燻肉捲遞給莉多拉。

「就在那兒！就在好多人拿著裝得滿滿的盤子走來走去的地方。」他用手肘指一指。「夫人、先生！」——視線從夫人移到男爵身上——「要不要我替你們拿一點？」卡里咬了一大口三明治，又咕嚕咕嚕喝了一口酒。

「我就在這裏等他端來好了。」

莉多拉有趣地看看女主人。她那肉感的臉孔，露出很鮮明的微笑。「還合你的胃口嗎？」

卡里嚥了一大口食物，說道：「很不錯！」然後，皺眉、咬牙、張嘴、搖頭。「魚太鹹了，

味道不好，其他都很好。」

「喔！」夫人的身體向前傾，起初微笑著，後來忍不住笑了起來。「我也不喜歡太鹹的東西。」

夫人聳聳肩，視線從莉多拉移到男爵身上。「每道菜都由廚師包辦的。你認爲怎麼樣？」

「如果不合我的口味，」卡里偏著頭，對服務人員斷然說道：「就叫他不要端上來。」

夫人又聳聳肩。「你說得不錯，我正想如此！」她的視線越過莉多拉，盯著丈夫，又說：「菲力克斯，以後就這麼辦罷。」

放著酒杯的盤子端上來了。「飲料如何？」

「這個人喝這麼小杯不行。」卡里指著莉多拉說道：「至於我嘛，更要大杯子才痛快！」

莉多拉笑道：「卡里，今晚上我要『淑女』一點。」

「不！」夫人叫道：「我也想用大的。吧枱在那邊。」

「對！剛才我看到了大酒杯。」

「今晚邀請你們來，就是希望熱鬧一下。這麼小杯怎麼會過癮?!」夫人拉著莉多拉的手，向丈夫說：「菲力克斯，你招待客人罷！」說著，帶著莉多拉前去了。「那是吉卜齡博士；白髮婦人是克萊恩博士；那是我小叔亞伯特。待會兒我替妳介紹。這些都是我先生的同事，他們研究的就是我先生在地下室帶妳看的那些恐怖東西。我很擔心他有了蒐集癖。我也怕那些東西半夜爬起來砍掉我們的頭。我猜想他這樣埋頭苦幹，是想忘了我們的兒子。八年前，我們失去了奈茲，這孩子死的時候，只是個嬰兒。從那時候起，菲力克斯就專心工作；可是這不是藉口，對不對？烏

恩船長？我們看起來像不像鄉下人？」

「怎麼會呢？」

「絕對沒錯。妳不了解這裏的人。這裏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出入，他們腦筋靈活，想像力豐富，但是成天想用什麼方法來殺人。他們看來都很穩重，這當然，大部份的攻擊慾望都在工作中消磨掉了。我認爲這種工作早晚會對心理有影響。想像力應該用在正路上，妳說對不對？」

「我也這麼想。」莉多拉對這位肥胖的女人深感興趣。

二人來到了客人聚集的地方。

「怎麼啦？」男爵夫人問道：「山姆，他們在幹嘛？」

山姆微笑地後退。夫人牽著莉多拉的手，走進人群裏。

「各位來賓請後退一步！」是黎奇的聲音。有人讓開了，莉多拉看得更清楚。幾個負責推進機的機械兵圍成直徑大約十呎的圓圈，像警察一樣把客人推開。黎奇和三個年輕人蹲下來。從他們的裝束看來，這三個人可能是當地的紈袴子弟。「好好打吧！」黎奇說道：「要領在手腕。」

他用大拇指指甲彈彈珠；彈珠碰到另一個彈珠，又碰到一個，其中一個再碰到別的。

「哇！太棒了！再來一次！」

黎奇撿起彈珠。「你把手肘放在地上，要領在手腕。」

彈珠彈了出去，一個碰一個。五、六個客人忍不住笑起來，莉多拉也笑了。男爵夫人的手放在胸上，叫道：「好極了！實在好極了！」然後，好像清醒過來似地向後看。「山姆，你好好看著。你是彈道學權威哩！」夫人優雅地走開後，繼續對莉多拉說道：「妳看，這麼熱鬧！我眞高

興！你們帶來了豪爽、有趣、新鮮和活潑。」

「聽起來像是沙拉。」莉多拉笑了。男爵夫人的「食慾」却並不在此。

「如果你們待在這裏久一點的話，也許我們會把你們吃掉。不要誤會，我對你們帶來的歡樂非常渴望哩！」

「哦？那是什麼？」

兩人來到了吧枱，端起飲料走回去。這時，夫人的臉僵住了。「你們來的時候……我們向你們學，結果，你們的事變成了我們的事。」

「我聽不懂。」

「譬如那些太空飛行員，他們喜歡用大酒杯喝酒，除了鯷魯之外，所有的菜都喜愛。房間內的其他人喜不喜歡那些食物，我差不多都知道了。有些人對食物根本無所謂，端出威士忌就喝威士忌，端出墨西哥酒，也能喝上好幾加崙。我剛才還學了一招，」她的手掌順勢向上一揮，「一切要領在手腕。這種事我以前根本不曉得。」

「我們習慣把任何事都說出來。」

「卽使是重要的事也會說出來吧？喜歡什麼、討厭什麼、該怎麼做等等。妳以爲我眞的會把殺人兇手介紹給妳嗎？」

「我可不喜歡。」

「我也不會介紹給妳；不過，其中有三、四個我倒很喜歡，妳走以前，我來介紹。」夫人說著，鑽進了人群中。

莉多拉想，大廳裏有如潮水，人潮就像海洋，也像超靜止空間的氣流。人們端著酒杯，一有話題，就興風作浪，忽開忽合，她自己就在其中來回穿梭。

她走到一個角落，這裏有一道螺旋狀的樓梯。莉多拉走了上去，在第二圈停下來，俯視下面的人群。樓上有兩扇門半掩著，微風吹了進來。莉多拉繼續往上走。

紫色的天空還有夕陽的餘暉，白雲朵朵。沒多久，夜晚降臨在小行星的彩色圓頂上。欄杆附近的植物被風吹得搖曳生姿；另一端的白石頭爬滿了葡萄藤。

「船長？」

原來是隆曲膝坐在陽台的幽暗角落裏。莉多拉覺得他的皮膚原來並不是銀色，爲什麼平常看來卻好像是正在燃燒的白色金屬棒，閃著銀光？隆的下巴放在曲著的膝蓋上，背靠著欄杆；玉蜀黍穗似的頭髮，像綠葉橫生般披散著。

「你在這裏幹嘛？」

「裏面的人太多了。」

莉多拉點點頭，望著隆肩骨上三條抖動的筋腱，年輕的肉體隨著呼吸的韻律，發出微妙的顫動，彷彿在向莉多拉唱歌。莉多拉傾聽了三十秒；另一方面，隆靜靜地坐著，注視莉多拉，肩上的玫瑰花彷彿正向綠葉低語一般。莉多拉聽了一會兒肌肉的音樂，問道：

「你是不是跟莫莉亞和卡里合不來呢？」

「沒有啊……但……祇有一點點……」

「怎麼說呢？」莉多拉微笑著，靠在陽台邊緣上。

隆的下巴放在膝頭上。「他們兩個處得不錯。我的年紀最小……而且……」突然，他聳聳肩。「妳不曉得。雖然妳對這件事若有所知，其實並不了解眞相。妳統統看在眼裏，也處理得很恰當。」他的聲音漸漸低沈。莉多拉聽了他的話，盯著他下顎顫抖的肌肉，就像那裏有一隻小野獸在奔竄。「總歸一句話，錯了！」隆說道：「關稅員也如此。男爵跟男爵夫人、和其餘的人一直瞪著我們，因爲他們不了解。祇有兩個人不夠，連妳也不了解。」

「隆，你怎麼啦？」

隆咬著一片葉子，又隨手拋了。

「隆，五年以前，我也是……三人小組之一。」

他的臉快如彈簧似地轉向她，又立卽恢復了原狀。「船長，妳是關稅員，習慣了跟運輸員打交道；不過，那祇有讓那些傢伙的眼睛吃吃冰淇淋而已。他們巴結妳，妳是女王。女王等於關稅員，而不是運輸員。」

「隆，我是平民，大家也這麼對待我。我著書寫作，不錯，那些關稅員會讀我的作品；他們之所以閱讀，是想知道作者是什麼人，而非因爲出於關稅員之手。當我和關稅員說話時，他們會看著我說：『妳是運輸員。』事情就是這樣。」莉多拉聳聳肩又說：「我兩者都不是。與其說我是關稅員，倒不如屬於三人小組。我自己心裏有數。」

「妳不再組成三人小組嗎？」

「當時是兩個男人和我。如果我再組織三人小組，就要兩女一男，這樣比較好。我在三人小組工作了三年，等於你兩倍以上的時間。」

「你們的小組不是眞的順利。我們就不同了，以賈西爲中心，至少過得很如意。」

「一個被殺。」莉多拉說：「一個在希伯克拉帝斯綜合醫院，正處於人工冬眠中，等待腱病治療法的發現。雖然我活著的時候，未必能發現，如果……」隆默默地望著莉多拉。「怎麼啦？」莉多拉問道。

「那兩個人是誰？」

「你是指關稅員和運輸員？」莉多拉聳聳肩。「和我一樣，兩者都不是。霍伯・洛姆茲是星際間運輸船的船長。他指導我，使我獲得了船長的資格。他專攻行政行星系的水耕法，是個細瘦、非常和藹的金髮男人，偶爾也愛喝兩杯。爲了保他出獄，我們付了保釋金——不過祇有兩次，我們卻常常爲了這件事挖苦他。他討厭睡吊床，因爲他睡覺的時候，一隻手一定要垂在床邊。」

隆笑了。抓住前臂的一隻手，緩緩地降到手腕處。

「他在加尼梅德地下墓地探險時，坍塌被埋身死。那是我們三人去調查木星地質的第二年夏天的事。」

「好像是賈西。」過了一會兒，隆說道。

「另外一個是繆路茲・亞蘭萊特……」

「帝國星號！」隆睜著大眼叫道：「『寇梅特・喬』的作品！原來妳和繆路茲・亞蘭萊特是一組的？」

莉多拉點點頭。「那本書有趣嗎？」

「當然，我全部看完了。」隆回答。膝蓋慢慢地張開。「他是哪一種男人？像寇梅特嗎？」

「事實上，他以霍伯作寇梅特的模特兒。霍伯捲入各種意外，而繆路茲也開始寫新小說。」

「小說是事實嗎？」

莉多拉搖搖頭。「大部分是幻想。也許有這種事，不過，很麻煩的。繆路茲自己在書中扮演電腦的角色，藏在幕後，他的耐性和和善，實在令人難以置信。關於文章和段落，他都和我商量。」莉多拉停頓了一下。「他把原稿交給我，讓我修改用辭不當的地方，而他每次給我看的文稿，都有一些不妥當的地方。我眞正開始寫詩是在霍伯死後。繆路茲常說：『妳要做大詩人，妳做得到的。』我已經有了點基礎，而且十分熱衷……我想你了解我當時的心情。四個月後，繆路茲患了腱病。他們兩個都沒見到我的處女詩集，但都曾經個別讀過我大部分的作品。我相信總有一天會的，也許有一天我會把寇梅特的冒險故事繼續寫下去——他會到停屍場，我的思考可以喚回他，他會來找我。那時，他大概會對我說：『請把用詞不當的地方修正一下。』我會告訴他的，但是，我的意識……」莉多拉發現自己的感情正向危險的方向前進。然而，不論是否危險，她害怕正視這種感情已有三年。「……已經過去了。」隆不知不覺地兩脚交叉，手在膝蓋上擺動著。

「帝國星號和寇梅特的事，都叫人開心，我們常常整個晚上一面喝著咖啡，一面討論、糾正，要是在書店裏看到那本喜愛的書放在別的書後面，就偸偸地把它拿到前面。」

「我也是。」隆說：「我也喜歡那本書。」

「我們常談到有人打瞌睡爲止，實在有趣。」

隆縮緊身子，兩手抱著拱立的雙膝，下巴抵著膝蓋。「以我來說，兩個人在一起很幸福。」

「也許是，也許不是。兩個人之間有愛嗎？」

「他們這麼說的。」

「你愛那兩個人嗎？」

「我向上帝發誓，我愛他們。莫莉亞和我說話的時候，雖然說得結結巴巴，辭不達意，但是後來我突然明白了她的意思，而且……」

隆的身體伸直，好像要講的話就在頭頂上，而抬起頭來。

「那太好了！」莉多拉替他說了。

「對……」隆凝視莉多拉。「太好了！」

「你和卡里呢？」

「那還用說?!簡直像隻老狗熊！我和他摔角，也一起玩過。問題是他和莫莉亞；他還不懂莫莉亞的話。我的年紀最小，我以爲他比我學得快，事實並非如此。他離開我們兩個人，剛才也說過了，他不高興的時候，我就安慰他。不過，莫莉亞是新加入的，她認爲自己很委曲。」

「所以，你想知道該怎麼辦？」莉多拉追問道。

「妳能告訴我用什麼方法嗎？」

莉多拉點點頭。「那兩個人似乎不和睦，你却因爲沒有辦法調停而覺得痛苦。那麼，你不如乾脆解決這件事，也許比較令人舒服。」

「爲什麼？」

「他們兩個都愛你呀！」

隆聽得入神。

「卡里會不高興。莫莉亞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意思。」

隆點點頭。

「卡里根本聽不懂莫莉亞的外國話。」

隆又點點頭。

「你跟他們兩個都合得來，卻不能成爲他們之間的橋樑；你一直愛莫能助，不過你可以告訴他們你打算怎麼辦。」

「告訴他們？」

「要是卡里不高興，你打算怎麼辦？」

「我就扭他的耳朵！」隆說道：「他會大叫：『放手！』然後哈哈大笑；我就乘機把他摔倒，摔他個四腳朝天！」

莉多拉皺眉說道：「你的方法很古怪，萬一這樣也無效的話，不如去告訴莫莉亞，她的運動神經很發達。看情形，你可以當她的練習對手，直到熟練爲止。」

「我可不喜歡被人擰耳朵。」隆說著。

「偶爾犧牲點嘛！」莉多拉極力克制，還是忍耐不住大聲笑了起來。

隆用大拇指擦擦耳垂，一面答道：「好吧！」

「把莫莉亞說的言語，敎敎卡里。」

「那種語言我也弄不懂，祇是比卡里領悟得快而已。」

「如果你懂這種語言，有幫助嗎？」

「有。」

「我的房間內有班圖語的文法書籍，回船上後，你就去拿。」

「好極了！」隆停了一下，不覺地後退。「卡里幾乎……，不，他根本不讀書。」

「你要幫他。」

「教他？」

「不錯。」

「你認爲卡里會聽嗎？」隆問道。

「你是指和莫莉亞親近些？」莉多拉反問道：「你認爲呢？」

「也許會。」隆像彈簧般站了起來。「一定會的。」

「你要進去？」莉多拉問：「還有兩、三分鐘就開飯了。」

隆朝著欄杆那邊，眺望美麗的夜空。「這裏的天花板做得眞美。」

「好像怕貝拉托利克斯星燒毀似的。」莉多拉答。

「要是如此，也不用考慮自己的立場了。」

莉多拉揚著眉，雖然談到這個家庭不和睦的事，但是心裏還是拋不開正義與邪惡這個問題。

「這是難免的。」她嘴裏雖然這麼說，心裏却想著戰爭的後果。

隆緊張地回過頭去，從他的表情可以了解他正爲遲到的事感到歉疚。而此刻，莉多拉早已通過門，下樓去了。

「我看見妳到外面去，所以，一直等妳回來。」一個男人在莉多拉面前說。

莉多拉暗想，這個男人似曾見過，不過，並不相識。他年紀約三十多歲，臉孔相當特別，藍黑色的頭髮向後飛散，而且動作做作，令人不由得好奇。他輕輕閃開從樓梯走下來的莉多拉。莉多拉一面思索這個人，一面將對方從手到臉打量一番。男人望著莉多拉的背影，沒有得到任何反應；於是，他改變方向，頭伸向樓下聚集的人群，指著站在房間中央的男爵。「揚・卡西亞斯很瘦，看起來好像很餓。」

「也許眞的餓了。」莉多拉說了之後有點後悔。

這時，男爵夫人穿過人群靠近她的丈夫，大概要和他商量開飯時間或者其他重大的問題。「他們兩個的婚姻生活如何？」這個陌生男人就像繼承人似的，帶著深感興趣的諷刺口吻問著。

「是不是很單調？」莉多拉說：「同床異夢也說不定。」

男人的眼光充滿了好奇和詢問，但是，莉多拉沒有多加解釋，於是，他又轉向人群。

「烏恩小姐！大家都看著妳，好像要確定是不是妳那張姣好的臉孔。」

「他們不過是瞪著我罷了。」莉多拉漫不經心地說。

「就像袋鼠似的，大家都是這種臉。」

「是不是人造天空的關係，所有的人看起來像是生了病？」莉多拉盡量壓抑自己的敵意，深怕不小心洩露出來。

男人却笑了。「地中海貧血症的袋鼠！」

「嗯！你是兵工廠的人員嗎？」莉多拉問道，男人的臉色霎時變了。在人造天空的亮光下有了微妙的變化，不過，很難以察覺。

「不錯，我是這裏的人。」他說。

莉多拉很震驚，正要追問的當兒，擴音器響了。

「各位來賓，晚餐開始了。」

男人和莉多拉一起下樓，走入人群後，他便消失不見了，莉多拉獨自走向餐廳。

男爵和夫人在拱門下等著。夫人過來挽著莉多拉的手，餐廳一端的台階上，室內樂團已開始演奏。

「請到這裏來。」

莉多拉跟著肥胖的女主人，沿著彎曲的桌子邊緣，在人群中走著。

「我們的座位在那裏。」

這時，用巴士克語傳來了消息：「船長，船內的謄寫機有消息了。」莉多拉一聽，彷彿心裏安了一顆炸彈，霎時爆炸開來。

「巴別17！」

男爵回過頭來。「烏恩船長，什麼事？」莉多拉看到他的臉充滿了緊張不安。

「兵工廠裏放特別重要器材或作特別重要研究的地方，是不是都有嚴密的戒備？」

「全部自動化防備——問這個幹嘛？」

「男爵！從現在開始將有破壞事件。也許已經開始了。」

「什麼？妳怎麼知道？」

「現在沒有時間解釋了。我認為全部總檢查一遍比較可靠。」

男爵臉上的緊張消失了。

夫人抓著他的手，聲音冷淡地抱怨道：

「菲力克斯，那是你的座位。」

男爵拉出椅子坐下來，不在意地推開桌上的食物，桌巾下面露出了控制板。這時候，客人紛紛就坐。距莉多拉十二呎前是布拉斯。他坐在配合那巨大身軀的特別吊床上，背顯得很矮小。

「妳坐這裏。宴會繼續進行，這樣最好不過了。」

莉多拉坐在男爵的隔壁，夫人小心翼翼地坐在左邊的椅子上。男爵清清喉嚨，在麥克風前小聲地說著。從莉多拉所在的角落，看不到八吋寬的顯像幕。男爵仰起臉問：「烏恩船長，什麼事？」

「不要理那個人。」夫人說著：「這裏比較好玩！」

夫人把餐桌邊緣下側的小座架拉到膝蓋上。

「這是可愛的機器。」夫人向周圍環視一遍，繼續說：「準備好了嗎？」她肥胖的手指倏然一按，房內的燈光黯了下來。「在適宜的時機，按下適當的鈕，可以完全控制餐廳。」夫人又伸手按別的鈕。

柔和的燈光下，沿著桌子中心線的控制板打開了。大盤的水果、蜜漬蘋果和葡萄、裹了蜜豆的香瓜……一一滑到客人面前。

「再來是酒。」男爵夫人又按了鈕。

幾百呎之下的水盤升上來，噴水裝置發動了，明亮閃爍的泡沫從盤子邊往外冒，酒也流了出

來。

「請斟滿酒杯！」男爵夫人一面招呼，一面拿起酒杯放在噴口下方，水晶杯立刻就盛滿了紫色的酒。

右邊的男爵開口說：「兵工廠沒有異樣，而妳卻說整個計劃都變了，有人正在故意破壞，是不是眞的？」

「就在這一刻！」莉多拉回答：「說不定兩、三分鐘之內就會爆炸，重要裝置也會故障。」

「這樣的話，還有什麼好說的?!妳說通訊部已經收到了巴別17，那麼工作就不能按照計劃進行，情況也大爲不同了。」

「烏恩船長，妳嚐嚐看。」男爵夫人把切成四片的芒果遞給莉多拉，是用櫻桃酒浸過的。

這時，差不多所有的客人都已經坐定。機械兵麥克還在大廳那一端尋找自己的名牌。餐桌的另一端，在螺旋梯旁邊叫住莉多拉的那個陌生人，正從餐桌另一頭已經就座的客人背後走來。

「這種酒不是葡萄，而是用梨子釀的。剛喝的時候覺得很烈，味道卻很芳香。我特別喜愛草莓；還有，這種豆莢最使水耕技師頭痛，眞難種！妳瞧！今年的收成還不錯吧！」

這時候，麥克已經找到自己的座位，正伸出雙手拿水果。陌生男人在餐桌盡頭的角落裏轉過身去。卡里一手拿一個酒杯，正在比較大小。

「我跟來賓開個玩笑。」夫人說道：「我原想端出無脂冰淇淋，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今天的味道比較淡，我自己也常常被這個東西迷住了……」

陌生男人走到男爵身旁，撫著正在看顯像幕的男爵的肩膀，男爵回過頭來，雙手緩緩地扶在

桌上，身體仆倒，臉上慢慢流出血來。

莉多拉立刻驚跳起來。殺人！她腦中迅速閃過一個念頭：謀殺！莉多拉又跳開一步。

夫人沙啞地嘶叫著，推倒椅子站起來。她伸出發抖的手去撫摸丈夫的頭。

那個男人從背心下拔出拜布拉槍，莉多拉瞥見了，把夫人一把拉過來。對方射出的子彈擦身而過，打中了座架。

夫人蹣跚地後退，抱起丈夫的身體。悲泣轉成哀號，肥碩的身軀有如飛艇沉沒似地逐漸縮小。她把菲力克斯·威爾·多魯克的屍體從桌上移到地上緊緊抱著，一面號哭，一面溫柔地撫著。

客人全站了起來，大廳一片混亂，聲音嘈雜。

座架打碎了，水果盤正從餐桌上推走，一道名貴的糖漬孔雀顫抖著羽尾端上來。收拾裝置依然在操作中。無脂冰淇淋的盤子推走了酒鉢，兩樣東西一齊打翻，桌上濕成一片，水果紛紛從餐桌邊上滾落。

拜布拉槍在人聲混雜中尖聲鳴叫。客人忽左忽右地到處亂竄，擋住了莉多拉的視線。槍聲不停地響著，克萊恩博士倒了下來，旁邊的人趕緊上前扶住他，博士的頭髮散亂地垂在臉上。後面的小羊肉打翻了孔雀，長尾巴掃過地面；噴泉酒灑在烤小羊油膩膩的琥珀色肉上，發出咻咻的蒸氣。這道菜翻滾在洞裏，撞到裏面的發熱線圈，燒焦的臭味霎時充滿整個大廳。

莉多拉飛快地跑開，抓住留著黑鬍子的監督。「監督，趕緊把孩子們帶出去！」

「船長，我正要這麼做！」

莉多拉想衝出去，又被餐桌擋住了去路。她毫不猶豫地跳過冒著熱氣的洞口。這當兒，她看

到需要花好多功夫才做出的東方式甜點——先蜜漬而後加冰冷凍放在鐵板上的香蕉，正滾來滾去，發出咻咻的聲響——端上來了。閃爍的甜點從傾斜的鐵板上如弓箭般滑落，滾在地上，像一塊塊亮閃閃的結晶。這堆東西在客人之間滾動著，有人踩碎了它，也有人滑倒。

「船長，香蕉很滑吧？」卡里叫著：「究竟怎麼啦？」

「你趕緊和莫莉亞、隆回船！」

滾燙的咖啡上來了，碰著烤肉的器具而翻倒，熱咖啡四處飛濺。一個婦女撫著燙傷的手哀聲低號。

「這可不是好玩的！」卡里大叫：「大家快集合！」

他停住了，監督也從對面趕來。

「監督，袋鼠是什麼？」莉多拉緊緊抓住他的手臂。

「是種狡猾的小動物，我記得是屬於有袋類。幹嘛問這個？」

「嗯！我想起來了。地中海貧血症是什麼？」

「妳眞會挑時候！那是一種貧血症嘛！」

「我知道！什麼種類？你做過船醫呀！」

「嗯！」他閉著眼睛想了一會兒。「從前在催眠課上學過。那是一種遺傳病，相當於白人的鎌刀形血球貧血症。由於α球朊不良，導致紅血球破裂，流出血色素，血球因爲承受不了滲透壓力而破裂。好了好了！我們逃命要緊！」

監督說完，驚慌地往拱門跑去。

莉多拉跟在後面，不小心踩了無脂冰淇淋滑了一跤，幸虧布拉斯抓了她一把。黯淡的燈光下，布拉斯的大個子就在莉多拉的頭頂上。「船長，冷靜點！」

「孩子，快跑！」莉多拉命令道：「快！」

「要不要我背妳？」布拉斯笑著抱起莉多拉，她於是爬上他的背後，兩膝夾著腹部，雙手緊抓肩膀。然後，這個曾經戰勝銀龍的大塊頭就在莉多拉腳下站起來。布拉斯一躍跳過餐桌，四腳著地。這隻齜牙咧嘴的金黃色巨獸見客人一哄四散，便背著莉多拉逃出拱門。

5

一陣歇斯底里的疲倦使莉多拉的大腦發漲、刺疼。

她竭力克制疲倦，跳進了蘭勃號的船長室，按了對講機的鈕。「監督，怎麼樣？……」

「大家都在，我點過名了，船長！」

「靈體人……」

「三個人都平安無事。」

布拉斯喘著氣，隨著莉多拉後面關上了艙蓋。

莉多拉再轉到其他頻道。這時，音樂似的聲音充滿了室內。「還有聲音。」

「那是什麼？」

莉多拉點點頭。「巴別17。這是自動播放。我本來想以後研究的。這裏沒有異樣。」

「妳幹什麼？」

「我錄了好幾次訊息，現在，就放出來好了，我想會通的。」莉多拉關上剛才的聲音，換上別的。「我還不懂那種語言，至少了解一點點；這不夠的，就像用半吊子英語諷刺莎士比亞戲劇

一樣。」

外線響了，莉多拉注意那個方向。「烏恩船長，我是亞伯特·威爾·多魯克。」接著是一陣巨響。「我們碰到了可怕的場面，現在亂成一片。我在哥哥的家裏找不到妳，飛行許可已經批准下來，我想妳立刻就要作超靜止空間飛躍了。」

「我沒有申請呀！我祇是叫船員撤退而已。你知道眞相嗎？」

「船長！妳正在辦飛行手續吧？妳有優先權，這裏不能發出反對命令。事情已經告一段落，所以我才跟妳聯絡。若沒有情報而採取行動……」

「我不會出發的。」莉多拉說。

「這樣比較好。」布拉斯插嘴道：「我不想在船上做俘虜。」

「很顯然是你們那些詹姆斯·龐德的玩具暴亂了。」莉多拉告訴威爾·多魯克。

「……龐德？」

「沒什麼，神話人物罷了。TW－55.行動啦？」

「我曉得，就是那東西殺害了哥哥和四個重要職員。要不是預謀，絕不會那麼巧選這四個重要人物。」

「不錯。敵人已經觸到TW－55.了。目前我還不知道有什麼解決的好辦法。你還是和佛烈史達將軍聯絡……」

「船長！飛行許可申請不變，出發訊號不斷發出！我沒有正式的權限，但……」

「監督！船是不是已經準備出發了？」

「是呀！剛才已經發出飛躍超靜止空間的緊急命令。」

「笨蛋！布拉斯還沒就位哩！」

「三十秒前我收到飛行許可，我以爲布拉斯早已就位了，我祗是……」

布拉斯一臉怒氣地越過房間。「我在船長後面。你這個冒失鬼！你想撞進貝拉托利克斯星中央？還是要闖進新星內部？這種太空船一旦拋錨，就會被附近最大的引力塊吸過去！」

「那現在……」

這時，下面不知什麼地方傳來了低沈的聲音，好像有一股力量捲起。

亞伯特．威爾．多魯克的聲音透過擴音器傳出來。

「烏恩船長！」

莉多拉叫道：「笨蛋！切斷超靜止空間發電機……」

發電機由轟隆亘響變成了尖銳的悲鳴。

這時候，又捲起一股力量。莉多拉緊緊抓著桌角，看見布拉斯的鉤爪在空中飛舞……

第三部　傑貝爾．塔里克

……真正地，細瘦的身子在異域流浪
意義是為了逃避我們的他
本想作為橋樑
創造共通的語言
這絕非幻想
春之母送來了煩惱愁悶
靈魂的噩夢，需要工作
以及飲酒
但是，他不會變得更美

——M・H「水手」

……你以沈默的契約
逼迫我……

——M・H「里亞坦之歌」

1

青色房間內的冥想——主格、屬格、奪格、對格一、對格二、出格、分格、入格、助格、欠格、所格、內格、態格、向格、轉格、從格——這是芬蘭語中名詞的十六格。奇怪的是，某些語言祇有單數和複數形就夠用了。美洲印地安人連數的區別都沒有——蘇族當然是例外。這種語言祇有生物才有複數形。青色的圓形房間內，溫暖而平滑；不過法語中沒有表示「溫暖」這個字。

倒是有「熱」和「微溫」的字眼。假使沒有表達的語言，又如何思考呢？要是沒有適當的句型，即使有語言，也沒有表達的方法。西班牙語有許多性，連狗、桌、樹和開罐器等等都有。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有性，再看看匈牙利語，「他」、「她」、「它」都是同一個字。你是我的朋友（你是單數），另一方面，你是我的國王（你是複數）；伊莉莎白一世時代的英語就是如此。東方語言中，有些語言既無性，又沒有數。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父母、你是我的和尚、你是我的國王、你是我的僕人。雖然你是我的僕人，如果不努力，當心我明天解雇你。雖然你是我的國王，我卻反對你的政策。你的腦袋裏都是麵粉，陛下！你也許是我的朋友，你再談這件事，我就打破你的頭！你究竟是誰？……

你的名字是什麼？莉多拉在青色而溫暖的圓形房間內思考。

在青色的房內研究名字：亞斯拉、普莉絲希拉、巴魯帕拉、瑪莉、摩那、納地卡。這些名稱的意思分別是熊、老小姐、長舌婦、頹喪者、猴子、臀部。名字，眞的是名字嗎？這些名字有什麼意義呢？我的名字又是什麼呢？父親的國家，假使父親的姓氏在先，那就是「烏恩．莉多拉」。莫莉亞的故鄉不從父姓，而從母姓。語言是事物的名稱。柏拉圖時代，事物是觀念的名稱——如何更完善地記述柏拉圖的理想呢？語言是事物的名稱嗎？是不是語言混亂了呢？語言是整個事物的象徵，名稱只指單一的事物而已。一種意念浮現了。窗前破舊的遮陽傘、酒臭味、她的憤怒、餐後拉起破破爛爛、綁成一團的廉價衣服。「女人，到這裏來！」她緊握黃銅棒，手心都痛了。「我的名字是莉多拉！」個體！環境！環境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獨立的個體。個體無法用象徵來塑造形狀。名字還沒有，我却先誕生了。我不是青色而溫暖的圓形房間，我只是房間裏的一件東西。我……

緊閉的眼睛睜開了，又絆到網子而跌倒，她張大了眼睛望了望房間。

不是！

她並不是在「看房間」！

她自言自語：「我到底做了什麼?!我到底做了什麼?!」說著說著，聲音變低了，心裏感慨良深。這種感覺是視覺的，同時也是聽覺和嗅覺的。起初混和著相異的音調，包括三個音素。一，限定房間爲直徑二十五呎的球形；二，表示構成牆壁的質料與顏色——青色金屬之類；三，表示她發現房間時的機能，相當於連接詞的狀況確定詞；同時在她所需的範圍內，由一種象徵表現全

部——也就是文法的附加物。以上合計爲四個音，「房間」和含在語言中的不圓滑的雙重母音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她的舌頭和心上穩定了，那就是巴別17。她以前對別的語言也有同樣的經驗。開展、擴張，就在心裏急遽成長。原是模糊不清的畫面，突然間好像對準了焦距似地鮮活起來。

她想起來了——然而機能呢？

這房間是做什麼用的？她緩緩站起來。網繩纏住了胸脯。這裏是醫院。她俯視著——「網」，不如說她俯視著三個小辭的母音差異。每個小辭在三角連接中強調其中之一的語氣，也是網中最弱的一點，在母音差異的綜合音達到最低點時才出現。莉多拉覺得這些點中的細絲斷了，將整個支離破碎。盲目地毀滅網子，或者沒有新的語言來代替，將永遠解不開結。她從「記憶」漸漸推移到「了解」……

她在哪裏？預感！興奮！恐怖！她用英語在心底默念，又想到巴別17。就在剛才，她降到不及十呎深的井水中，窺探著井底。她的頭昏昏沈沈的。

她眨眨眼，映入眼簾的是別人的影象。布拉斯躺在對面牆邊的大吊床上，她看見床邊他一隻黃色的鉤爪，對面兩個小吊床則躺著機械兵；一轉身，她又看到床邊上熠熠生光的一頭黑髮，那是卡路洛斯；還有一個看不見，好奇心引起她的一件心事。

後來，牆壁消失了。

莉多拉不能確定時間和地點，但她努力抓住幾個可能。然而，牆壁消失了，她心裏的念頭也中斷了，只能楞楞地出神。

牆壁從左邊上方開始消失。牆壁上一片光輝逐漸透明，空中出現了舌狀的金屬，慢慢地逼向

她。

出現了三個男人。

領頭站在傾斜板最前面的男人，板著的臉彷彿是用褐色的岩石馬馬虎虎雕成的。他穿著陳舊的長袍和過時的披肩，雖然很合身，畢竟是用通氣塑膠布縫製的，看起來好像是硬硬的甲冑。黑色的有結紡織衣服遮住了一隻肩膀和手臂。涼鞋的鞋帶一直綁到小腿上，皮革內側有毛皮，以防鞋子摩擦腳部。銀色的假髮、高高揚起的金屬眉毛、一隻突出的耳朵戴著銀色的長耳環，都是美容整形的結果。這時，男人摸摸腹部的拜布拉槍，從一個吊床注視到另一個。

第二個瘦巴巴的男人進來了。美容整形更複雜，看起來好像鷹頭獅身怪獸，又像猿猴和海馬。鱗片、羽毛、鉤爪、尖喙、配上貓也似的身軀，構成一幅怪物圖；又用外科手術把臂部變得很肥大。他蹲在第一個男人身邊，用拳頭輕輕撫著金屬地面。第一個男人搔搔他的頭時，他抬起頭來。

莉多拉等著對方先開口，一開口，就容易猜出他們的來意了。究竟屬於同盟？還是侵略者？莉多拉決定無論用哪一種語言，都要盡快解決。思考習慣、理論上不明確的傾向、語法是否嚴格等等，她都想了解；知道他們的語言就好辦了。

第二個男人稍微後退，才看到第三個男人。他比另外兩人高很多，體格強健，穿著短褲。微駝的貓背、手腕和腳跟有如巨爪，這是最低一層的運輸員；他却得意洋洋，好像擁有幾世紀前決鬥用的小武器似的。他的頭髮剛剛理過，好像黑色的叢林一般。一隻手掌的食指關節腫起來，大概是發炎或外傷，露出紅紅的肉。這種標誌在五年前的神秘小說中極爲有名。這是泰汀星懲罰洞

的囚犯標誌。這個人彷彿令人不敢逼視的野獸，同時也有引人注目的優雅。

傾斜板前端的兩個人回頭看看第三個人。莉多拉仍在等他們說話，以便把握情況，確定他們的來歷。三個人看看莉多拉，而後回頭走進牆壁中，傾斜板開始縮入。

莉多拉勉強爬起來。「喂！」她大聲嚷著：「這是什麼地方？」

銀髮男人回答：「傑貝爾・塔里克！」牆壁硬化了，莉多拉眼前的網繩（對巴別17而言，是別的東西）一條條地斷了。綳緊的力量逐漸減弱，最後完全鬆開，莉多拉跌到地上。她看到跟黎奇一起在修理部工作的一名機械兵凱魯・布拉斯也翻了個身。「安靜點！」莉多拉剪斷了網繩。

「那個人說什麼？」布拉斯很想知道。「那是他的名字？還是叫我們躺著別動？」

莉多拉聳聳肩，又繼續剪繩子。

「塔里克是古代摩爾語『山』的意思，也許是傑貝爾山吧。」

繩子斷了，散落在地上。布拉斯站起來。「妳怎麼剪斷的？我扯了十分鐘還扯不斷呢！」

「哪天我會告訴你，傑貝爾可能是人名。」

布拉斯望著破網，搔搔耳後的一撮毛，莫名其妙地搖搖頭，退了一步。

「至少不是侵略者。」莉多拉說。

「誰說的？」

「住在宇宙之軸對面的人，一定聽過古代摩爾語。移民到那裏的地球人形成了美洲，在非洲和歐洲合併以前，那些人又離開了南北美洲。泰汀星的懲罰洞就在凱撒星群的內部。」

「哦？這樣嗎？」布拉斯說：「說了半天仍解釋不出爲什麼有人在這裏。」

莉多拉望著牆壁剛才張開的那個洞。她覺得了解其中的情況，就跟透視青色金屬一樣的白費力氣。

「妳說嘛！到底出了什麼事?!」

「沒有駕駛員就開航了。」莉多拉說：「不知道是誰播送巴別17。看來那傢伙是用英語播送的。」

「我可不這麼認爲。發射前跟負責人談話的那個人是誰？沒有駕駛員，他絕不會到這裏來，要不然早被距離最近的最大的太陽融化了。」

「也許就是破壞回路板的那傢伙。」莉多拉想起過去不省人事時的情形。「破壞份子可能還不想殺我們；不過跟TW—55殺死男爵一樣，我早晚也會遭到暗算。」

「船上的奸細大概也會說巴別17。」

「我也這麼想。」

布拉斯環視四周。「統統在這裏嗎？其餘的人呢？」

「打擾了！」

兩人趕緊回過頭去。牆壁上的洞又開了，站著一個瘦瘦的女子，褐色的頭髮用綠圍巾包著，伸過來一個鉢子。

「我的主人說你們大概醒了，叫我帶這個來。」大眼睛上的眼皮像鳥翼似的不停地眨著，把鉢子伸到前面。

莉多拉知道她很害怕，她細瘦的手指緊緊抓著鉢子邊緣。「麻煩妳了。」

女子微微敬個禮，並露出笑容。

「妳怕我們？」莉多拉說道：「不用怕。」

她的恐懼漸漸消失，僵硬的肩頭也放鬆了。

「妳的主人叫什麼名字？」莉多拉問。

「傑貝爾。」

莉多拉回頭朝布拉斯點點頭。

「我們在傑貝爾山嗎？」莉多拉一面說，一面接過女人的鉢子。「怎會在這裏呢？」

「主人在天鵝座四十二號新星的中心把你們救上來。你們船上的靜止空間發電機在飛躍時故障了。」

布拉斯吐了一口氣，代替了平常的口哨。「難怪我們昏迷不醒，那是快速流動所致啊！」

聽了這番話，莉多拉如釋重負，心頭也輕鬆了。「我們漂流到新星領域；總之，可能沒有駕駛員。」

布拉斯從鉢內取出食物。「船長，吃點雞肉吧！」是烤雞，還是溫熱的。

「慢著！」莉多拉說：「這件事我還要考慮考慮。」然後，轉向女子說道：「傑貝爾山是不是太空船？我們是不是在這艘船上？」

女人的雙手放在背後，答道：「是的，很優秀的船。」

「不載乘客吧？運哪一種貨？」

這句話問得不妙，女人的臉又浮現出畏怯的神色。並非她對別人不信任，而是因爲問到了這

個話題。「不載貨。」她說完話有些後悔。「我不該多言，請妳和傑貝爾說罷。」女人又回到牆壁裏去了。

「布拉斯！」莉多拉搔搔頭，轉過臉來。「有沒有太空強盜？」

「我在運輸船上跑了七十年，都沒有聽說過。」

「我也這麼想，不過，這會是什麼船？」

「實在猜不透。」布拉斯的臉頰映著青色的光，絲絹般的眉毛下，鼓圓的眼睛閉上了。「在天鵝座四十二號新星把蘭勃號『拖上來』？我似乎有點知道何以叫做傑貝爾山的意思了。這艘船可能像戰艦那麼龐大。」

「如果是戰艦，那麼，傑貝爾和我們所遇過的太空兵不大相同。」

「前科犯是不能從軍的。船長，妳想我們碰到了怎樣的人？」

莉多拉從鉢內取出鷄腿。

「等和傑貝爾談過再說吧。」其餘的吊床也動了。「孩子們平安就好了。剛才應該問那個女人，是不是其他船員都在船上。」莉多拉走近卡路洛斯的吊床。「你覺得怎麼樣？」莉多拉的精神恢復了。這時她才發現吊床的繩索下端有網的釦環。

「唉呀！我的頭！」卡路洛斯笑著答：「好像喝醉了似的。」

一看你的眼睛却不像。你可知道喝醉的滋味？」

比剪破網多花了三倍時間，莉多拉才打開了釦環。

「酒！」卡路洛斯說：「宴會裏我喝了很多。現在，怎麼啦？」

「我知道了會告訴你。」莉多拉把吊床傾向一邊，卡路洛斯翻身起來。

他的手掠開了眼邊的頭髮。「其他人呢？」

「凱魯在那裏，房裏就這幾個。」

被布拉斯解開的凱魯，就坐在吊床邊，用拳頭搗著鼻子打哈欠。

「喂！寶貝！」卡路洛斯問：「你不要緊嗎？」

凱魯用爪尖搔著阿奇里斯腱，一邊打哈欠，一邊喃喃地不知在說什麼。

「不騙你，」卡路洛斯說：「上船後我就開始調查了。」

莉多拉仍然滿腹狐疑。她承認要學的語言實在太多了。

凱魯又搔著手肘，舌頭舔著嘴唇上端，仰頭張望。

莉多拉也抬起頭來。

傾斜板又伸出來了，這次抵住了地面。

「莉多拉．烏恩，請來罷！」

這是傑貝爾。他滿頭銀髮，握著槍，站在幽暗的出口處。

「其他船員，」莉多拉忍不住問道：「平安無事嗎？」

「他們在船艙，如果妳想見他們……」

「都平安無事吧？」

傑貝爾點點頭。莉多拉拍拍卡路洛斯頭上突起的小肉塊，說道：「待會兒見。」

＊　＊　＊

餐廳內有拱門和陽台，牆壁宛如岩石般泛著凝重的光彩。一面壁上掛著鮮紅與翠綠繪成的黃道十二宮圖及戰爭圖。星光——當初在大廳列柱對面，有一處光線閃爍的空間，本以爲是眞正的展望窗，誰知道却是船外的夜景所投下的巨大陰影。

男男女女坐在木桌旁談笑風生，或在牆角歇息。寬潤的階梯下是大櫃台，放著食物和水，上面吊著壺、平底盤等等。裏面是鋁製廚房，穿著圍裙的男女正忙著準備餐食。

一行人進去之後，大家不約而同地望著他們，旁邊的人恭敬地舉手敬禮。莉多拉跟著傑貝爾登上階梯，走近舖著椅墊的長椅。

這時，那個怪獸似的男人也上來了。「主人！就是她嗎？」

傑貝爾面向著莉多拉，岩石般嚴肅的臉孔柔和多了。「烏恩船長！這傢伙帶給我安慰和愉快。我的周圍缺乏幽默氣氛，祇有在這傢伙的身上找得到。庫里克，我要開會，你跳上去舖桌巾。」

滿頭羽毛的庫里克，高興地點點頭，眨著黑亮的眼睛，拍拍椅墊，椅墊膨脹起來，傑貝爾和莉多拉便坐在椅墊上。

「傑貝爾！」莉多拉先發制人，劈頭就問：「你的船走哪一條航綫？」

「我們不到特殊斷層之外。」他在寬厚結實的肩膀上，把披肩往後一掠。「你們捲進新星潮流以前，是從哪裏出發的？」

「哦……從阿姆塞基星的兵工廠。」

傑貝爾點點頭。「眞幸運。除了影子船，像你的船那樣關掉發電機而出現在新星之中，即使有人發現也見死不救，那就完了。」

「不錯。」莉多拉感到自己的胃沈在漩渦裏。「『影子船』？」

「這是傑貝爾．塔里克號。」

「我沒聽過影子船。」

傑貝爾喉嚨深處發出柔和的聲響，隨即笑了起來。

「你當然沒聽過；沒聽過比較好，否則我也不好意思。」

「談一談吧！」莉多拉懇求：「我很想聽。」

「特殊斷層是濃厚放射能帶。像塔里克號這麼大的巨船，即使航行很遠也難以偵察出來。斷層一直伸展到巨蟹座的靜止空間那邊。」

「那麼，星雲在侵略者支配下了？」莉多拉似懂非懂地說。

「斷層圍在巨蟹座星雲邊緣，成了分界線。我們……在那裏巡邏……不讓侵略者的船隻出入。」

莉多拉見他猶豫的神情，又問道：「這不是公務吧？」

傑貝爾笑了。「烏恩船長，那當然。」他撫著庫里克頸間的羽毛，那小丑的背拱起如貓。「在濃厚的放射能帶中，即使是正規的戰艦也難以接受命令或指示。同盟行政廳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容忍。我們在擔任偉大的工作，但是，行政廳並不認爲如此。他們既然不能命令我們，自然也不供給武器和糧食。因此，我們也不把救援協約和捕獲規則放在眼裏。太空兵稱我們爲掠奪

者。」傑貝爾想試探莉多拉的反應，又接著說：「烏恩船長，我們是同盟軍忠實的防衛者，可是……」他的拳頭放在腹部上。「我們要忍受饑餓。侵略者的太空船沒有來，否則我們可以滿載而歸。」

「原來如此。」莉多拉說著：「你認爲抓到就好了嗎？」莉多拉忽然想起男爵，但是，終於決定把疑問暫時藏在心底。

傑貝爾放在腹部的拳頭張開了。「我像不像饑餓的人？」

莉多拉率直地說：「我看營養滿好的嘛！」

傑貝爾點點頭。「這個月還算不錯，否則大家不會歡天喜地地待在這裏。你們暫時在這裏作客吧。」

「能不能幫我們修理船上燒毀的發電機？……」

傑貝爾舉起手打斷莉多拉的話。「……暫時忍耐點。」

從椅子上站起來的莉多拉，聽到這話又坐下去。

傑貝爾對庫里克說：「把書拿來！」小丑向後跳走，在長椅旁的櫃台找尋。「我們渡過了危機。」傑貝爾繼續說：「是眞正地活下來了。我們在質上還不錯——當然是因爲有空餘的時間。當布加建議撈起你們的船時，我看到了船名，便同意了。『詩人』（譯註：Rim bard Rimbaud 蘭勃號與詩人 Rimbaud 的諧音）要到『邊境』上來，恐怕機會難得吧。」莉多拉對他的一語雙關，高雅地笑了一下。

庫里克拿來了三本書。黑色的封面鑲著金邊。傑貝爾接過來，說道：「我喜歡第二本，尤其

是長篇故事『霧中的流動者』最叫我感動。妳說妳不知道影子船，但是『環狀的夜晚，將你縛起』這句話一針見血——妳覺得怎麼樣？我不太了解第三本；但是談到現實的那一部分，有許多幽默的句子：我們在後街上走著……」傑貝爾聳聳肩。「不過……第一本是從敵人一個不定期貨船船長的蒐集品中找到的；第二本是在同盟軍的驅逐艦上弄來的，扉頁上有一句話。」傑貝爾把書打開朗誦道：「『給首次飛行的喬伊。這本書寫出了我內心的話，以愛去愛，忠實的蕾妮贈。』」傑貝爾闔上了書。「我實在太感動了。第三本是一個月前才弄到的，這本書的內容等我唸完以後再告訴妳。當我偶然遇到妳時，眞嚇了一跳。」他把書放在膝蓋上。「第三册出版多久了？」

「不到一年。」

「第四册呢？」

莉多拉搖搖頭。

「能不能請問一下，妳正在寫什麼？」

「目前還沒有。出版社要出選集，所以我寫了幾首短詩，可是還需要幾篇長篇來搭配，我打算等這些作品脫稿以後再交給出版社。」

傑貝爾點點頭。「原來如此。萬一妳停筆，我們會失去很多歡樂。假如妳能寫出我們的希望，那眞令人高興！用餐的時候，通常都由伶俐的庫里克導演，演出音樂、喜劇等餘興節目。如果妳能說幾句話，大家一定很感激，祇把妳想到的說一說就行了。」傑貝爾伸出褐色、結實的手。他所謂的感謝並不是溫暖的感情，而是以冷淡的表情說的，一面微笑，一面放鬆背部的力量。莉多拉這樣想著，一面去握傑貝爾的手。

「傑貝爾，謝謝！」

「我也謝謝妳。」傑貝爾答道：「爲了感謝妳的好意，我釋放妳的船員，他們可以和我的部下一樣，在塔里克號自由行動。」傑貝爾褐色的眼睛移往他處，莉多拉也放開了手。「那是殺手布加。」傑貝爾指著另一端，莉多拉順著他所指的方向張望。

剛才和傑貝爾站在斜板上的前科犯，如今就在下面的樓梯口。

「獵戶座β星旁邊的黑點是什麼？」傑貝爾問。

「同盟軍潛逃，侵略者在後面追踪。」

傑貝爾皺著眉，片刻之後，臉上又恢復了泰然的神色。「好！讓他們跑吧！反正這個月不缺食物；況且這麼粗野的行爲也會使客人受驚。這是莉多拉……」

殺手布加的右拳拍打著左掌。下面的那個人轉過頭來，莉多拉聽到聲音心驚不已，凝視著殺手微微顫動的肌肉、堅定的表情和端正的嘴唇，想研究這張臉所流露的意味。那是尖銳、刺人和難以言喻的敵意，似乎對僵持局面很不滿。由於耽心行動受阻，明明心裏狂怒，却又強制地隱藏於沈默中，裝作若無其事……

傑貝爾降低了聲音，沙啞地說道：「是的。一個誠實的人面對著重要的問題時，也難免不感到迷惑，是不是？烏恩船長！」說著，他站了起來。

「布加！把船靠近他們的軌道。距離一小時吧？我們先來看看他們的情況，再給他們好看！」他頓了一下，朝莉多拉笑了笑。「懲罰侵略者！」

布加的雙手放開了。莉多拉看得出那是由於安心的緣故。他似乎又開始呼吸了。

「塔里克號準備戰鬥！我帶客人到看得最清楚的地方去。」

布加無言地下樓去。附近的人聽見了談話，不多久，屋內的人都知道了。男男女女各從椅子上站起來。一個冒失鬼打翻了角製杯子。剛才拿食物到莉多拉的病房去的那個女人，趕緊上前拿著毛巾擦拭。

*　　*

莉多拉站在柱廊樓梯前的陽台欄杆眺望下面的餐廳，裏面沒有一個人影。

「請！」傑貝爾招呼莉多拉，通過圓柱之間，往黑暗而星光閃閃的空地走去。「同盟軍的太空船從那裏來了。」他指著藍色的雲彩說著。「我們有霧中透視的裝置，那艘船還沒有察覺已被跟踪。」他走到桌子旁，按下圓板，迷濛的霧中有兩個光點閃爍著。「紅色的是侵略者。」傑貝爾解釋道：「青色的是同盟軍。我們的蜘蛛小艇是黃色。在這裏可以看到遭遇戰的情況。我方的感覺評估員、感受容納員和太空兵全留在塔里克號，以遙控器指揮作戰、保持隊形。一旦進入距離內，每艘蜘蛛小艇會依獨自的判斷去格鬥。這是男人無上光榮的狩獵。」

「狩獵的對手是哪一種船？」莉多拉想到自己受了傑貝爾的影響，不禁失笑了。

「同盟軍是軍用補給船。侵略軍以小型驅逐艦追踪。」

「兩方間隔多少？」

「二十分鐘後進入交戰狀態。」

「我們要等六十分鐘後才攻擊……侵略者嗎？」

傑貝爾微笑。「和驅逐艦交手，補給船沒有勝算。」

「我知道。」莉多拉覺得傑貝爾的笑容好像知道她的反對，却又故意唱反調似的。一個小聲音在舌頭上，阻礙了思考——是巴別17。其他的語言如果不用好幾個多音節的字排在一起，就無法明確地表示概念。」

「我從來沒見過小型的太空戰爭。」莉多拉說。

「我想請妳搭指揮艇，不過，很危險，妳還是在這裏看得比較清楚。」

莉多拉很興奮。「我想和你去。」她認爲傑貝爾會改變主意。

「妳還是留在這裏的好。」傑貝爾拒絕了。「這一次我和布加同乘一艘。這裏有知覺盔，妳注意靜止空間氣流。這是彼此用武力的戰爭，電磁很混亂，緩和映像幾乎沒有用。」這時，桌上的一只燈亮了。「對不起，我要去查閱部下和我自己的高速艇。」他微微地行個禮。「妳的船員已經醒了，我要部下帶他們來；至於他們的身份，我會適當地說明。」

傑貝爾走向樓梯，莉多拉的眼光移到閃爍的顯像幕上。她獨自沈思了一會兒，思量這艘巨船中是否有很大的墓場。爲塔里克號和蜘蛛小艇作感覺測定，至少要五十名靈體人——她用巴士克語思考。當她轉過頭時，看到蘭勃號的「眼睛」、「耳朵」、「鼻子」半透明的影像越過柱廊。

「看到你們眞高興。」莉多拉說：「我不曉得塔里克號也有靈體人使用的設備。」

「這裏有。」有人用巴士克語回答她：「船長，我帶妳到下界，他們一定歡迎妳當冥府的女王。」

這時，擴音器傳來了傑貝爾的聲音。「注意！『精神病院』參加作戰；『精神病院』，再報告一遍，『精神病院』。入院患者在凱撒對面集合。瘋人隊在K側待命。神經病在R側前集合。變態犯人隊在T側準備發射。脫掉緊身衣！」

一百呎左右的顯像幕下方，出現了三個黃色的光點群——倘若侵略軍攻擊同盟軍的補給船，蜘蛛小艇便會立刻反擊。「神經病隊前進，距離太遠不安全，不可失去聯絡。」中間的一群開始慢慢前進。副擴音器受天電干擾而低低地響著，傑貝爾的部下開始向塔里克號的太空兵報告：

不要離開航線。喂！不要發抖好不好?!

當然！老鷹！不要報告得太晚！你放心好了！

跳躍單位附著情況良好。

誰說的?!不要飛得超過了。

小姐，來罷！有時候該對我親切點！

喂！豬脚！你要射高？還是射低？

低一點！快！別等了。

可愛的小姐，報告吧！

主擴音器傳來傑貝爾的聲音。「獵人與獵物正在交戰……」紅燈和青燈在顯像幕上開始閃爍。卡里、隆、莫莉亞出現在樓梯上。

「發生什麼事?……」卡里問道。莉多拉默不作聲。

「紅燈是侵略者的船。待會我們會向它攻擊。我方是下面的黃燈。」莉多拉說明了一下又住了嘴。

「加油！」莫莉亞乾啞的喉嚨喊了一聲。

五分鐘後祇剩下紅燈。布拉斯也登上樓來一起看。傑貝爾報告：「獵人成了獵物。變態犯人隊開始變成精神分裂。」左方的黃色群前進了。

＊　＊　＊

侵略者看來滿大的，老鷹！

別擔心，我們會使那些傢伙筋疲力盡的。

哼！討厭，我的報告到了沒？

好吧！豬脚，不要妨礙瓢蟲的光線。

好吧！好吧！好吧！你有沒有檢查第九、第十的拖拉機？

你及時想到這一點，實在太好了。好奇心太強了。後面的漩渦很美吧！

「神經隊懷著雄偉的妄想前進。拿破崙領先，耶穌基督殿後。」右方的船隊以鑽石隊形前進。「保持深刻的憂鬱、懶於說話的心情、以及壓抑的敵意。」

莉多拉聽到後面年輕人的聲音，監督率領機械兵到樓梯上。他們看到顯像幕上無垠的夜景都默不作聲。年輕人小聲地討論著戰況。「第一精神病插曲開始！」這時黃燈突然衝進黑暗中。

侵略者的船發現了傑貝爾立刻逃走。因爲大船除了在靜止空間氣流中飛躍外，甩不掉蜘蛛小艇，也沒有充裕的時間躲開小艇的攻擊。三群黃色燈——已編隊、未編隊、以及散開的那群——逐漸接近。三分鐘後，侵略者的船不逃了。顯像幕的紅燈猶如陣雨般出現。敵人和我方的高速艇隊開始前進，採取防禦隊形。敵人也分爲三隊標準攻擊群。

「分散目標！」傑貝爾報告：「不要洩氣。」

來吧！你敢來就上來吧！

玉米！飛得低些，好好幹！

讓他們震驚、害怕，就等於勝利！

「準備突破敵人的防禦隊形！開始下藥！」

然而，侵略者的高速船隊並沒有出手。船隊的三分之一以星空爲背景，呈水平狀散開。第二群以六十度的角度從其間穿過；第三群往其他方向作六十度旋轉、在母船前排成三角形。紅色高速艇隊從邊緣折回後退，復又展開，母船前的宇宙空間成了小艇之網。

「注意！敵方增強防禦體制。」

幹嘛變成那種隊形?!

便於突破。你害怕了？

天電使得擴音器的聲音變得很大。

混蛋！豬脚掃射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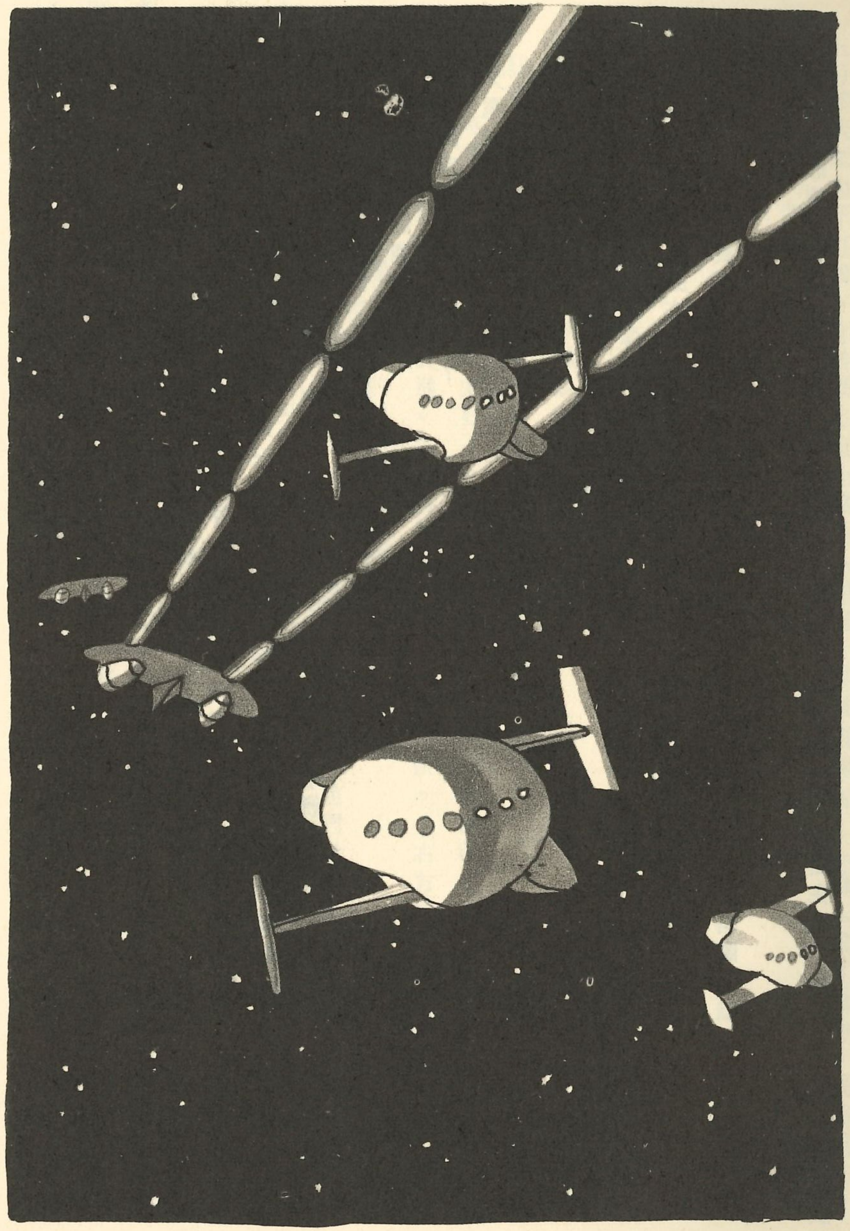
玉米！把我拉回來。豬脚！開槍！

看見沒？那傢伙中彈了。好！前進！

「右翼實施積極療法。盡量採取主動。中央享樂原理享樂吧！左翼待命。」

莉多拉忘情地凝視著黃燈突襲紅燈。紅燈猶如受了催眠一般，以方格圖樣繼續飛舞。格子、網……

網目！映像在莉多拉心裏擴展。顯像幕上消失了。好像方格圖樣在數小時前從吊床撕破，成



了三角網一樣。祇不過線不是細繩，而是太空艇的航跡，而且加上時間的因素。原理是相同的。

莉多拉抓起桌上的麥克風，呼叫：「傑貝爾！」她的話從後齒音經唇口而休止，最後成了摩擦音，令人感到無限漫長。腦中的音樂也響了。莉多拉向旁邊的太空兵大叫：「卡里、莫莉亞、隆、把戰鬥區域的座標算出來。」

「什麼？」卡里問：「好吧！」他調整手掌上太空計的刻度板。莉多拉覺得他們動作太慢。

莉多拉知道自己該下手了，她知道該怎麼做，眼前逐漸轉變的戰況使她不耐煩。

「莉多拉．烏恩！傑貝爾無法下手。」布加的聲音有如走在小石子路上的聲響。

卡里在左邊唸道：「座標：3－B，41－F，9－K，怎樣，快不快？」

莉多拉却覺得彷彿過了一小時。「布加，你知道座標嗎？還有二十七秒，高速艇會通過。」

莉多拉將三個數字換算出位置。「讓最靠近敵人的神經病患者攻擊。」等待回音時，知道了下次的攻擊點。「四十秒後。讀秒開始——八、九、十、侵略者高速艇通過……」然後，又報告位置，「……最靠近的那艘艇攻擊！前面的艇是不是落後了？」

「是。莉多拉．烏恩！」

莉多拉嚇了一跳，差點窒息。布加也聽到了。莉多拉又報告了三艘船的「網」上座標。「開始突擊！敵人快要完蛋了！」

莉多拉放下麥克風，傑貝爾的聲音傳來了：「集體療法前進！」

黃色的蜘蛛小艇再度衝進黑暗。侵略者所在之處開了一個洞，增援艇隊來的時候，發生一場大混戰。一號艇、二號艇、與紅色高速艇離開位置。黃燈平安突破了。拜布拉槍的閃光粉碎了侵

略船的紅燈。

拉特抓住卡路洛斯、佛洛普的肩膀跳著。「喂！勝利啦！」這個負責變換引擎的小個子興奮地大叫：「勝利啦！」

機械兵騷動起來。莉多拉感到一種奇妙的暈眩之感。他們說話的方式顯得太慢了，花那麼多時間是否有必要？若是用兩、三個簡單的音，便可以立即表達……

「船長，妳要不要緊？」布拉斯黃色的前肢放在莉多拉的肩上。

莉多拉想開口，却祇呻吟了一聲，倒在布拉斯懷裏。

監督望著她，問道：「情緒不好嗎？」

「心、心、心！」莉多拉知道是巴別17，却無從說起。終於用英語迸出：「情緒不好！」

說完這一句，暈眩已經好多了。

「妳躺下來吧？」監督問。

莉多拉搖搖頭。這時，背部和肩膀的痠痛也好多了，噁心的感覺也消失了。「我不要緊，只是興奮過度而已。」

「妳坐下來吧。」布拉斯想讓莉多拉靠著桌子，但她還是勉強站著。

「我不要緊。」她深深吸了一口氣。「不是很好嗎？」莉多拉掙脫了布拉斯的手臂。

「我出去散散步，也許會好一點。」雖然腳步蹣跚，她還是走了。她知道大家都在爲她操心，便想到別處走走，於是往柱廊走去。

登上樓梯之後，呼吸正常了；又從另一條螺旋梯下去，來到了有六條走廊的中心點。莉多拉

停下來考慮往哪裏走，這時聽到了聲響，不覺轉過身來。

塔里克號的一群船員越過走廊，布加也在其中。他停下來，倚著門邊，望著困惑的莉多拉忍不住笑了，並指指右方。莉多拉不想開口，她微笑著，行了個舉手禮。當她走向右邊的斜路時，布加才領悟出她的笑容所代表的驕傲，由於他們的協助，塔里克號才能獲勝；所以她不開口，默然地表示幫助他們而得到的快樂與欣慰。這祇是一種情緒罷了；然而她現在沒有心情理會這些事，這種情況反而引起布加的關心和注意。

莉多拉走到餐廳時，布加仍不停地微笑著。

2

莉多拉倚著通路的欄杆，望著下方載貨船塢的作業。「監督，你帶孩子們到下面去幫助絞盤作業。傑貝爾需要幾個幫手。」

監督把機械兵帶到塔里克號船艙的升降機處。

「……你們到了下面，就到穿紅襯衫的男人那裏，要他分派工作。凱魯，你這傢伙，別楞在那裏。綁好安全帶，離地有兩百五十呎，掉下去可不是好玩的。喂！你們兩個別亂動。他先下去，你們乖乖地跟下去，幫忙做點有用的事……」

莉多拉眺望著。兩艘太空船和高速艇的殘骸正在解體，員工搬著同盟軍和侵略者的機械和有機物補給品，載貨場上堆了許多已分類和未分類的木箱。

「要減輕重量，祇好捨棄高速艇。說不定蘭勃號也保不住了。船長，丟棄之前，最好查查看有沒有需要留下來的東西？」莉多拉聽了傑貝爾的話，急忙轉過頭來。

「重要的書籍和紀錄很多。我把機械兵留在這裏，帶高級船員去。」

「我知道。」傑貝爾走到欄杆處。「這裏的工作結束後，我會派一個人去。也許把大件的東

西帶回來。」

「有必要嗎？……」莉多拉問道：「原來如此。你要燒毀嗎？」

傑貝爾點點頭。「靜止空間裝置以及蜘蛛小艇的預備零件都是。直到你們的工作完畢爲止，我不會對蘭勃號下手的。」

「我知道，你很謹慎。」

「我很佩服妳。」傑貝爾改變話題。「你擊破敵方防禦網的特殊隊形，還有那種手法，令我們不解。布加說你擊破防禦網前後不到五分鐘，而且我們祇損失一艘蜘蛛小艇，這眞是新紀錄。妳不但是詩人，還是個兵法權威，具備了多方面的才能。總之，布加能和你們聯絡上眞是幸運。我認爲遵照妳的指示，一時還難以適應。以往戰況不利時，我們兩人祇會窮緊張，驚慌失措。那種情形時，他的決斷常常很有用。」傑貝爾望著船艙，前科犯在中央吊台上踱步，望著底下默默工作的監督。

「他是個怪人。」莉多拉說：「怎麼入獄的？」

「我沒問過。」傑貝爾抬起下巴。「他也從來不提。塔里克號有不少怪人哩！在這狹窄的地方，心靈感應最重要。如果妳在這裏待一個月，就知道『山』是何等的小！」

「對不起！」莉多拉答：「我不該多問。」

一艘爆破的敵方高速艇的前半部，放在圓形、有刺的輸送機上，最後被三十呎寬漏斗狀的開口吸進去。這時，手拿螺栓冲孔機和皮革切斷機的解體工作人員都擠在旁邊。巨大的起重機抓住平滑的船殼，慢慢地轉過來。

舷窗蓋的一名工作人員，突然大叫一聲，迅速地倒退，他手上的工具撞到牆壁，發出極大的聲響。舷窗蓋向上彈起，一條銀色的人影，從二十五呎高處跳上輸送機帶，在兩根刺之間跌倒又爬起，最後終於站定，跳到十呎下的地面逃走了。這時，他的頭巾掉下來，露出垂肩的褐髮。這女人把頭髮往後掠開，閃避了滾下來的溶解金屬塊。她的動作迅速但有點僵硬。這時，莉多拉發現她挺個大肚子，起碼已懷孕七個月。工作人員向她扔扳鉗，扳鉗擦過她的臀部。女人跑向堆積補給品中間的空地去。

這時拜布拉槍響了。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拜布拉槍繼續響著。女人倒下去，一隻脚踢了一下，又踢了一下。

塔那邊，布加把拜布拉槍收進槍袋內。

「何必如此！」傑貝爾以從容的口吻說。

「有沒有其他原因……」莉多拉問道，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傑貝爾的臉上浮出了痛苦與好奇心。所謂痛苦，莉多拉看來那是因爲下面甲板上所發生的事，而不是指槍殺的行爲，就像紳士的惡行被人揭發一般的不快。至於好奇心，則專對莉多拉的反應而來的。莉多拉決定隱藏這種噁心的感覺，不動聲色。傑貝爾剛要開口，但莉多拉已經知道他要說什麼了，便搶先脫口道：「戰鬥用的太空船應該讓懷孕的女人乘用，她們的反射神經比常人敏捷。」傑貝爾聽了這句話，望著她，露出放心的表情。

布加搭升降機來到通路，一臉不耐煩，用拳頭打著綁著皮帶子的腿，往這裏走來。「無論如何，裝貨之前要全部照射一遍。他們不聽，結果……兩個月內，這是第二次了。」他埋怨道。

下面，塔里克號的船員和莉多拉的機械兵圍在屍體周圍觀看。

「還要幹的。」傑貝爾的語氣帶著一絲冷淡。「布加，你引起烏恩船長的好奇了。她問我你是那一種人時，我幾乎被問住了。你自己來說，爲什麼你那麼做……」

「傑貝爾！」莉多拉想看傑貝爾的眼光，却和布加的視線不期然碰在一塊。「我要到我的船上去。你們的收拾作業開始以前，我要整理一下。」

自從拜布拉槍響時，傑貝爾便屏住了呼吸，現在終於透了一口氣。

「布拉斯，這不是妖怪。」莉多拉打開蘭勃號船長室的門，走了進去。

「很方便，好像……」莉多拉把大略情形說了一下。布拉斯露出大牙苦笑，搖搖頭。

「請用英語說吧，船長！不然我聽不懂。」

莉多拉從座架上取下字典，放在文法圖表上。「對不起，我記過一遍，就能說出來。你把錄音帶從再生機上拔掉，再聽一次看看。」

「這是什麼？」布拉斯把錄音帶拿過來。

「這是離開兵工廠以前錄下的，最後的巴別17的談話。」莉多拉把錄音帶放在轉軸上，播出最先的錄音帶。

如歌唱般的談話在屋內迴響，十秒、二十秒間，莉多拉充滿了一種對未知的興奮。會話中把TW—55無法實現的計劃幻覺似地說出來。說到無法理解的部分時，莉多拉好像碰到一堵不能穿越的牆壁，彷彿陷於幻覺中而無所適從。突然，屏住的氣息從肺部透出來，她搖搖頭，眨眨眼，差一點咬傷了舌頭，她能理解了，並且從震撼中逐漸恢復。

「烏恩船長？」隆問道。莉多拉轉過微微發痛的臉。

「烏恩船長，我不想打擾妳，但……」

「有什麼事嗎？」莉多拉問。

「我在駕駛艙發現了這東西。」隆拿出小型的錄音帶捲軸。

布拉斯站在門邊問道：「這東西怎麼會在我負責的區域內？」

隆那猶如面具般的臉露出了表情。「我和監督正在播送再生錄音帶。這就是烏恩船長，噢，不，也許是別人，在兵工廠的飛行許可申請，和發給監督準備啓程的信號。」

「原來如此。」莉多拉皺眉地拿起捲軸。「這是我艙室裏的捲盤。我在讀大學時就用三個洞的捲軸。船上其他機械都是用四個洞的捲軸。錄音帶是從機械上拔出的。」

「很顯然，」布拉斯說著：「船長不在時有人偷偷進來錄音。」

「我不在時門鎖得很緊，連靈體化的跳蚤也進不來。」莉多拉搖搖頭。「實在討厭。下次不知道在哪裏又會發生這種事，眞受不了！」她站起來。「現在，至少知道如何處理巴別17了。」

「怎麼辦呢？」布拉斯問。這時，監督也走到門邊，凝望著隆刺著玫瑰的肩膀。

莉多拉不信任地望著船員，心裏很不痛快。究竟哪一方面不行呢？「現在還不能說。」莉多拉說：「這很簡單。」一面走到門邊。「當然做得到。不過，我告訴你們，這樣操心未免太傻了。」

* * *

「我想和傑貝爾談談！」

小丑庫里克的羽毛直豎著，聳聳肩。「我比山上任何人更尊重妳的意思——除傑貝爾之外。妳誤解了他的意思了。他正在考慮塔里克號在下次時間頻道中要去的地點，不希望有人打擾。他也在愼重地判斷靜止空間氣流，測定周圍的恒星重量。這是相當辛苦的工作，還有……」

「布加在那裏？我要問他。不過，我想直接……」

小丑用綠色的爪指指。「他在生物研究室。穿過餐廳，坐升降機到十二層，左邊就是。」

「謝謝！」莉多拉往柱廊的階梯走去。

莉多拉坐上升降機，來到巨大的鳶尾花門扉。她按下進入用的圓板時，葉子向內捲起，射出綠色的光。莉多拉眨眨眼。

布加圓圓的頭和貓背般弓起的肩在冒泡的水槽前露出來。水槽中浮出極小的人形。水泡圍著這個小東西，碰到脚就散開了，但在彎曲的手腕上卻像火花似地飛散著，然後碰到頭又碎了。水在一堆毛皮中晃動著。

布加轉頭看莉多拉。「死了。」他用力地點點頭。「五分鐘前還活著。七個半月，應該可以活下去的！」他又像以前在餐廳那樣，左拳拍打著右掌。不久，震顫的肌肉停下來。侵略者的屍體放在手術枱上解剖。布加指著它，說道：「她逃出來之前已經受了重傷。內臟傷勢嚴重，腹部也有壞疽的現象。」他用手指撈起小人兒的屍體，在毛燥中不失溫和。「不過，這小傢伙——應該活著。」

他關上水槽上明亮的燈。水泡靜止下來。他從實驗枱後頭走出來。

「女士，有什麼事？」

「傑貝爾在考慮幾個月內塔里克號要走的航線，我想請你去求他……」莉多拉怕他不答應，又問了一句：「好嗎？」

這時，她想到隆的肌肉像要彈出訊息或唱出富於生命力的弦歌。相反地，眼前這個男人的肌肉，把他自己包起來，就像把世界封閉起來的盾，裏面的什麼東西好幾次向上跳動，撞上了盾的背面。腹部的肌肉抖動著，胸部因吐氣而收縮，額頭上的皺紋時隱時現。

「爲什麼？」莉多拉問：「爲什麼要救那孩子？」

布加皺著眉尋找答案，好像右手的兩條筋腱——囚犯標幟——痛起來一般，他趕緊用左手去撫摸，而後，厭煩地停下。「死了。女士，有什麼事？」

在他體內跳動的某種東西已經停止了。莉多拉開口道：

「我想請傑貝爾讓我到同盟行政廳去。我要提供關於侵略者的重要情報。機器人說特殊斷層在十超靜止空間單位以內，我可以坐蜘蛛小艇去，讓蜘蛛小艇停在放射能防禦空間。如果傑貝爾讓我去，我保證平安無事地回到斷層內。」

布加凝視著莉多拉。「要降落在『龍舌』嗎？」

「是的。布拉斯曾告訴我，『龍舌』在斷層的前端。」

「保證會受到保護嗎？」

「是的。同盟軍的佛烈史達將軍給我保證書，你看……」

布加揮揮手。「傑貝爾？」他向壁上的對講機呼叫。

這是通話專用的擴音器，莉多拉聽不見聲音。

「第一周期期間，塔里克號降落在『龍舌』。」

聽不出是質問，還是反對。

「降在『龍舌』不成問題。」

布加點點頭。莉多拉聽不清他的回答。「那傢伙死了。」最後，開關切掉了。「傑貝爾要把塔里克號開到行政廳去。」

她嚇了一跳。這種震驚比以前莉多拉打算突破侵略者防禦網時，他竟一一順從還要令人驚愕。若不是受巴別17的妨礙，她一定會體會到這種感情。「謝謝！」莉多拉問：「可是，他沒有問我……」莉多拉很想問個明白。

布加又握著拳頭。

「要知道攻擊那一艘船，才能毀滅那一艘船。」他用拳頭搥著胸。「這次降在『龍舌』。塔里克號將降落在『龍舌』。」說著，又搥打胸部。

莉多拉沒有再問，她看到後面黑色的液體中，胎兒正旋轉著，又想起了其他的事。

「謝謝你，布加！」莉多拉穿過了鳶尾花的門扉，不住地思索著他說過的話，來解釋他的行爲。這相當複雜，但是，他所使用的語言方式——

他的話……？

莉多拉突然想起了什麼事，急忙跑下樓去。

3

「布拉斯！他沒有說『我』！」莉多拉突然起了好奇，胸口猛烈地起伏著，身體越過桌子往前探。

飛行員的鉤角握著角製的杯子，他正坐在餐廳的木桌上吃晚飯。

「『我』、『我的』、『我的東西』、『我自己』。這種語言沒有一句跟上面一樣！我想不出那個男人是從哪裏來的。」

「沒有『我』？會有這種語言嗎？」

「不用『我』的語言，就我所知，只有一、兩種。我不知道竟有這種沒有『我』的概念的語言。」

「什麼意思？」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我也不清楚，但他跟我一樣在旅途中，站在我和傑貝爾之間說話。我很想弄清楚，又不想讓他爲難。」

莉多拉看見餐廳因爲到了用餐時間而逐漸熱鬧起來，以前端雞肉給她的那個女子這時候正恐

懼地望著自己。後來，恐懼又被好奇心取代，她接近了桌子那邊。好奇心最後又變爲漠不關心，走到牆邊的抽屜去拿湯匙。

莉多拉心想，用巴別17來翻譯人的動作和肌肉，不知結果會如何？就目前所知，巴別17不祇是語言，即使是同一的「單語」，也能明確地了解醫療網目的要點、和太空船方格隊形的重點；它具有富於彈性的分析能力。那種語言如何處理人類臉孔的緊張或憧憬呢？眼皮和手指的細微動作，也許都是無意義的數字。莉多拉出神地想，心也隨著巴別17移往遙遠、簡潔的思路；另一方面，她的眼睛四處張望，在種種聲音中逡巡……

這並非聲音本身，而是藉著聲音來擾亂人心。莉多拉打，把人心一一加以解釋，並且擴大觀察的範圍。現在進來那個男人是「豬脚」的弟弟，他爲哥哥的慘死而悲傷，又愛上服務的少女、和一個年輕的靈體人……

男男女女陸陸續續地走進餐廳用餐——這是莉多拉意識的一部分。

……饑腸轆轆、齜牙咧嘴、一副饞相、有如一窪污水似的男人聽到了騷動的聲音。那是蘭勃號的監督帶著機械兵走進來。然而，壓倒噪音、饑餓而親切的恐怖感充滿了整個房間，像紅潮一樣襲捲一切。莉多拉的眼睛四處搜索傑貝爾和布加，因爲他倆的名字正是恐怖的本身。她找不到這兩個人，卻看到了傑佛里·寇特。他身材細瘦，腦中交錯的鐵絲不時散出火花，吐著意念。這意念是他將以藏在脚上的刀來殺人，並且靠雄辯來取得塔里克號最高的地位。他周圍的人各懷鬼胎，雖然有說有笑，卻心懷猜忌。食物端上來之後，他們頓時輕鬆多了。大家心裏都期待調皮搗蛋的庫里克提供今晚的餘興節目。啞劇演員一面想著自己的演技，一面打量跟自己一起工作、睡

覺的觀衆的臉色。幾個滿腦子幾何學的老太空兵，靠近他們選爲調情對手的女子身旁，向對方解釋雕著自己肖像的軍徽，以博取好感……

服務生舖好餐桌，送來大瓶的葡萄酒，接著又送來麵包。莉多拉望著他們微笑，心裏却想著別的事。大家輕鬆地坐在那裏，服務生忙碌地把冒氣的烤肉和炸水果從櫃台上端出來。

……莉多拉的心思又回到傑佛里．寇特的不安上。今晚，演員一接近，就要動手了。莉多拉看不透這個男人的心，祇好凝視著他。這個男人改變了主意，隨即又重新訂定一個，並加以修改。啞劇開始，很多人擠到旁邊去看。這人和大家一同擠上去，接近傑貝爾的桌邊。他用塗著麻痺毒藥、蛇牙似的金屬針刺進傑貝爾的肋骨，再吞下自己牙縫中的催眠藥。那麼萬一被捕，就可以說是受了別人的指使，也就是受了布加的利用。這麼一來，就有機會和布加單獨相處，那時再咬布加的手或脚，把自己口中的同樣的催眠藥注射到這個身材高大的前科犯的骨頭中，就能完全控制他了。傑貝爾一死，布加就成了塔里克號的統治者，傑佛里．寇特也將升爲副官，如同布加曾作傑貝爾的副官一樣。結果，傑貝爾的塔里克號變成了布加的塔里克號。傑佛里可以控制布加，就像布加控制傑貝爾一樣。用這種方法來奪取嚴酷的統治權，把外人統統逐出大冰山，讓他們自生自滅。從此以後，侵略者也好，同盟軍也好，斷層內的影子船，將襲擊並摧毁所有的太空船。

莉多拉勉强把自己的觀察離開傑佛里的心，轉而注意傑貝爾和布加的表情。他們兩個並沒有受催眠，也沒警覺到即將發生的叛亂。突然，莉多拉覺得一陣恐怖，就像以前一樣，不能同時注意雙重的聲音和另一種聲音……（恐怖終於衝破了範圍廣泛的分析語言的防坡堤，噴了出來；另一方面，她又被這個人的陰謀所激怒，恐怖就像從海綿上的小孔滲透進來一般。）不！不能！莉多拉

看出了這件事，她知道這個背叛的念頭和心裏的話……（不！不能！莉多拉被恐怖吞沒了，隨即又跳起來）……知覺與行爲、語言與傳達，兩者合成了一線。聲音這時響起來了，大家議論紛紛，時間似乎延長了……

她望望舞台上說話的小丑，也看到了很多別的事物。「今晚的餘興節目之前，請來賓烏恩船長說幾句話，或者朗誦詩歌。」這時她心裏十分輕微、還不至於强烈渴望利用這個機會揭發那個人的陰謀。突然靈機一動，別的事物漸漸消失不見了。決心立刻擴大，那就是這一次要到行政廳去再也不會受阻了。她一面考慮，一面站起來。她決定嚴陣以待，往餐廳旁的舞台走去……

……她來到舞台旁的庫里克身邊，然後登上階梯，這時，寂靜的大廳又響起了隱約的聲音。

她用自己顫抖的聲音去抗拒那干擾她的外來聲音。她望望觀衆，又看看那個男人。詩的節奏在餐廳內大多數人耳邊迴響，對寇特而言，這是一把痛苦的利刄，聲音隨著身體的變化而射出，刺戳著他的心……

「聽啊！

將成爲黑山塞　塔里克號的主人
需要山狗般的智慧　飲一杯殺人之汁
更頑强的傢伙
張開嘴、伸出手、要理解權力
動動頭腦罷
野心猶如沾了液體的污點

子宮頸部誕生了殺意　你的頭
將以死亡的弧線擺動
覆滿死亡漣漪的骷髏之杯
當你倒滿廉價的酒
你將自己命名爲犧牲者
眞相終會暴露
慘白的手卽將執行計劃
伸往皮帶子所綁住的刀鞘
長眠的刀刃
在手中游移
你未曾見過驚異的世界
溫暖地過著
塔里克號的變化猶如晴天霹靂
人格固定機柔和的聲音
記下了毀滅、虛僞的記憶
強迫地教育
你的針將要刺入桃子　更依賴放置奇妙利器的牙齒
但是

長而有力的詩句
將使你心中的光芒消散
聽著！我教你走調的歌　暗殺者
你將死亡……」

……莉多拉對這個男人有如此的耐性感到震驚。

她一直望著傑佛里．寇特。對方也一直望著她，終於發出一聲慘叫。他的叫喊切斷了什麼似地。莉多拉直到目前都在想著巴別17，爲了配合而說英語，也用英語思考。

傑佛里。寇特偏著頭，黑髮零亂，躍過桌子，猙獰的面孔朝莉多拉跑去，他拔起莉多拉心中所見到的那把塗了毒藥的刀子，對準莉多拉腹部刺去。

莉多拉向後跳開，朝著想跳上舞台邊緣的男人踢了一腳，對方雖然閃開了身子，臉上却挨了一腳，向後倒在地上。

這一跤摔得他滿眼金星。布拉斯立刻從旁邊跑過來。銀髮的傑貝爾也從對面跑來。先靠過來的布加，和莉多拉一起撲上寇特。

「什麼事？」傑貝爾問。

寇特單膝跪著，仍然握著刀。黑色的眼睛從拜布拉槍移到其他槍口，最後看到布拉斯的鉤爪而不敢再動。

「你襲擊我的客人，我不原諒你。」

「傑貝爾，他想暗殺你。」莉多拉喘著氣。「你去查查塔里克號的人格固定機。他要殺你，再用催眠術控制布加，乘機佔領塔里克號。」

「哦！」傑貝爾驚歎：「是這樣嗎？」隨卽又轉頭對布加說：「我早就預料到了。每半年總有一次。烏恩船長，謝謝妳。」

布加走過來，沒收了寇特的短刀。寇特的身子僵硬，眼睛楞楞地瞪著前方。莉多拉在靜寂中聽到了寇特的喘息；另一方面，布加審視著寇特的刀，他粗大的手指握著刀，那是鋼鐵打造的，刀柄是角製的，約有七吋，胡桃色、鏤雕著花紋。

布加一隻手抓著寇特的黑髮，然後，慢慢地把刀子揷進寇特的左眼，直到祇剩刀柄露在外面。

悲慘的叫聲從寇特的喉嚨發出來。寇特的手打著布加的肩，最後，終於垂了下來。原先蹲在附近的人都站了起來。

莉多拉的心臟好像要從肋骨間爆破出來一般。「也不調查一下……就這樣做……要是弄錯了怎麼辦……也許有更複雜的內幕……」莉多拉下意識地喃喃抗議著。此時寇特的心臟似乎停止跳動了。

雙手血汚的布加，冷冷地望了莉多拉一眼。「他在塔里克號襲擊傑貝爾或婦人，他就必須死。」接著，他的右拳又拍打著左掌，這一次因爲手上沾了血而沒有發出什麼聲響。

「烏恩小姐，」傑貝爾說道：「寇特是個危險人物，絕對錯不了。關於這一點，相信妳也有相同的看法。你的做法眞令人欽佩，我很感謝。希望這一次到『龍舌』的旅途能夠順利。我聽布

加說那也是妳的希望。」

「謝謝，不過……」莉多拉的心悸又發作了。說了「不過」之後，心情更惡劣，一陣昏眩便向前撲倒。布加兩手急忙扶住了她。

她又獨自坐在青色而溫暖的圓形房間裏，有充裕的時間來思索餐廳裏的事。誠如莫基所主張的，心靈感應結合了舊的才能與新的思考法，感覺與行動則爲另一個境界。但是，爲什麼會心情惡劣呢？她的精神在巴別17之下忙碌時，時間的步調減緩，精神活動的速度增加，爲了順應這些，因而也促進了生理機能。於是，她的身體便無法承擔了。

從蘭勃號帶出來的錄音帶，得知下次的破壞行動將在同盟行政廳。莉多拉想把有問題的語言、語彙、文法、帶給行政廳當局後便退出不幹了。她認爲探索這種未知語言的工作，可以交給任何人。至於其他的事，譬如聽、說等則另當別論。

情緒惡劣而昏眩的莉多拉，被血汚的手抱著而清醒過來。布加缺乏自我的獸性，被莉多拉無法想像的事物擊倒，角也掉了下來。雖然這極其恐怖，但比起剛才的事，還算親切多了。在語言所矯正的明確世界裏，雖然他雙手血腥，却仍然令人安心。對於不會說「我」的男人，應該談些什麼呢？這個人會對自己說什麼？傑貝爾屬於殘酷、理智、所有語言通達的文明範圍之內。然而，染血的獸性——也另有一種魅力。

4

莉多拉解開繩子從吊床爬起來。一小時前她覺得稍微舒服了些，便索性躺在床上思索她的事情。

背後病房的牆壁硬化時，她已站在走廊上。空氣的氣流不斷地拂觸著她的身體，撫摸著莉多拉修長而白淨的兩腿，黑絹的衣領柔軟地裹著雙肩。

塔里克號上值夜取代了值日，似乎已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時間。雖然是活動頻繁，但睡眠時間不同，再加上方位移動，幾乎所有的船員都熟睡了。

她不想去大餐廳，第一次走上傾斜的隧道。地面上散亂的白光在五十呎前變成琥珀色，再變成橙色——她站著，望著沐浴在橙色光線下的雙手——四十呎前，橙色光線變成紅色，再變成藍色。

周圍開朗了，牆壁向後倒退，天花板升高，在黑暗中似乎什麼也看不見。由於顏色的變化，空氣好像也稀薄了。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煙霧籠罩著一切，視線也變得模糊，她轉過頭來想確定方向。

一個男人的影子背對著大廳紅色的入口。

「布加？」她猜測著喊出聲。

男人走了進來，逐漸地靠近，藍色光線下，面貌輪廓看不清楚。男人停下來，點點頭。

「我覺得舒服多了，出來散散步。」莉多拉說明來意。「這是船內哪裏？」

「靈體人區。」

「看來似乎不錯。」兩人並肩走著。「你也出來散步？」

他搖搖頭。「異星太空船要從塔里克號旁通過。傑貝爾想測知感覺向量。」

「同盟軍？還是侵略者？」

布加聳聳肩。「祇曉得不是人類的船而已。」

據星際太空飛行調查，七個太空共有九個種族。其中三種參加同盟軍，四種與侵略者同一陣線，兩種保持中立。

兩人進入靈體人區深處，一切事物都不是實體。牆壁是一層沒有稜角的青霧，轉換能量的聲音宛如遠處的雷鳴，莉多拉的眼睛被殘留一半記憶的幽靈所擾，直到與他們擦肩而過的一瞬間，才有所警覺。在並肩的一刹那，總是捉摸不著。

「我們到哪裏去？」決心跟這個男子走的莉多拉，心裏不免暗自猜想，如果他不知道「我」的字義，恐怕也不會了解「我們」了。

姑且不論了解與否，這男人答了腔。

「快到了。」他憂鬱的黑眼睛望著莉多拉。「幹嘛？」

口氣一轉，談話轉變到與剛才無關的事物上。莉多拉懷疑對方起了疑心。

這個男人又問了一遍：「幹嘛？」

「布加，『幹嘛？』是指什麼？」

「爲什麼從寇特手中救出傑貝爾？」

男人對此事並無異議，祇是有點好奇心罷了。「我喜歡他。如果不是他，我無法去行政廳。無論如何，他要是出事，我會很難過……」莉多拉停頓了。「你知道『我』是誰嗎？」

布加搖搖頭。

「布加，你的身世如何？你在哪顆星球出生？」

他聳聳肩。「頭腦有障礙。」

「誰說的？」

「醫生。」

這時，青霧從兩人身旁流過去。

「泰汀星的醫生嗎？」莉多拉問。

布加點點頭。

「爲什麼把你關在監獄，不讓你入院？」

「他們說頭腦沒問題，就是手……」——他舉起左手——「這隻手三天之內殺了四個人。」

接著，他又舉起另一隻手。「這隻手殺了七個人。用灼熱彈炸毀四幢建築物。腳……」他又拍了拍左腳。「踢了泰勒裘隆銀行的守衞。那一天因爲金額過大，祇搬了四千萬克雷廸特，這還不算

多。」

「你從泰勒裘隆銀行搶了四千萬克雷廸特？」

「三天內殺了十一個人，毀了四棟建築物，都是爲了四千萬克雷廸特；但是，泰汀星……」

他皺著眉歎道：「可不是好玩的地方。」

「我也聽說了。他們花了多久才逮到你？」

「六個月。」

莉多拉吹了一聲口哨。「我很佩服你。你搶刼銀行，被當局通緝那麼久；又爲凱星人作艱難的解剖，取出胎兒，這得有豐富的生物學知識。你的腦筋似乎不錯。」

「醫生也說頭腦不壞。」

「這個我們以後再談。不過，在此之前，我要告訴你。」她頓了一下，又說：「就是頭腦這件事。」

「什麼事？」

「『你』和『我』這兩個詞一天用了不下百餘回，這一點，你有沒有想過？」

「爲什麼？大部分的事不必用這個詞意思也通啊！」

「你說說看童年所說的話。」

「不行。」

「爲什麼不行？難道你不記得那種語言？」

「醫生說頭腦障礙。」

「我曉得。什麼障礙？」

「失語症、不能閱讀症、喪失記憶症。」

「眞是太糟了。」莉多拉聳聳肩。「這是搶刼銀行之前或以後的事？」

「以前。」

莉多拉腦中混亂，很想加以整理一番。

「你可能遭遇了什麼事而喪失了記憶，結果連語言也忘了。最初你搶刼泰勒袞隆銀行，對了，泰勒袞隆銀行在什麼地方？」

「黎亞第四行星。」

「哦！那顆小星球啊！還有……未被逮捕前的六個月。你還記得喪失記憶之前所發生的事情嗎？」

布加聳聳肩。

「你可能受人利用，被施以催眠術，當局大概調查過了。喪失記憶以前，你說那一種語言呢？你現在所用的語言，一定和以前的語言不同，否則，你可以把『我』、『你』配合新語言使用。」

「音調不是也有意義嗎？」

「我不了解才問你，顯然你也答不上。」

「不！」布加的聲音充滿不快。「有答案。答案更簡單。」

「布加，語言表示一定的概念，如果你不知道語言，自然你也不懂概念了。你沒有概念，那

麼，你根本無法回答。」

「『你』這個詞說了四次吧？意思很明顯了，所以，『你』也沒有意義。」

莉多拉歎了口氣。「這是我用的句型……我沒有考慮它的意思，祇是依照習慣說出來罷了……這是強辭奪理嘛！你沒話說了吧？」

布加皺皺眉頭。

「你想了解我的意思，必須先知道這兩個詞的意義。這是學習語言的最佳途徑。首先，好好地聽。你……」莉多拉指著他，「我……」又指向了自己。「剛才談過了。我們是不是要攻擊那艘船？如果船受攻擊，就會降到『龍舌』。塔里克號也要降到『龍舌』。你的拳頭……」——莉多拉碰他的左手——「拍胸兩次。」莉多拉的手撫摸他的胸膛，手掌所接觸的皮膚冰冷而平滑。「你想用拳頭說明什麼事吧！如果你懂得用『我』，就不必用拳頭了。你是不是這個意思？「你知道如何攻擊太空船吧。我把太空船毀了，你想降落在『龍舌』，我們把塔里克號降落在『龍舌』。」

布加皺著眉。「對！拳頭表示要說明什麼。」

「不錯。你常常想說明某件事，却不知道表達的概念，也找不出表達概念的語言。起初就有語言，以前是用來說明。事物沒有名稱就等於不存在。頭腦裏沒有事物存在是極困難的；由於它不存在，因此，你用拳打手掌，拍自己的胸脯，那也充分說明你的頭腦渴望它們存在，希望把語言傳給腦。」

布加愁悶的面容更加憂鬱了。

這時候，兩人眼前的霧晴朗了。星辰在黑暗中閃爍，似乎有一層薄物漂動著。兩人來到感覺觀測孔。這裏靠近普通光線發出的周波數。「看！」布加喊道：「那裏有異星船。」

「希利比亞第四行星的船。」莉多拉也應道：「他們是同盟這一方。」

布加仔細識別船，吃驚地叫道：「好奇妙的船。」

「不錯，以我們的眼光來看很奇特。」

「傑貝爾也不知道從哪裏來。」布加搖搖頭。

「自從童年以來，我就很久沒看到這種船了。我曾接待過參加外太空會議的希利比亞星代表團，我母親擔任翻譯。」莉多拉倚著欄杆，凝視著船。「那麼薄居然能在太空作靜止空間飛躍，眞難以相信；不過，事實却是如此。」

「他們的語言也使用『我』嗎？」

「事實上，分爲三類：『攝氏六度以下的我』、『攝氏六度至九十三度的我』、『九十三度以上的我』。」

布加聽得目瞪口呆。

「這和他們的生殖法有關。」莉多拉加以說明。「溫度六度以下無生殖力，六度至九十三度才會懷孕，實際生產需要九十三度以上。」

希利比亞船好似羽毛般飄動，越過顯像幕。

「我這麼說，相信你也明白。在太空飛行的生命形態共有九種。他們和我們同樣在擴張，也有和我們程度相當的工程知識，其中七種加入戰爭。我們很少遇見他們，他們也很難得碰到我們

以及其他的種族。可以說機會太少啦。即使像傑貝爾經驗那麼豐富的太空兵，就算對方的船通過，也難以識別，你知道原因嗎？」

「什麼原因？」

「傳達意識的兩個對立要素，很難令人相信。希利比亞星的太空船，猶如三支籤叉住蛋的形狀。他們的知識足以從這顆星飛到另一顆星，却沒有『房屋』、『家族』、『住居』之類的字彙。希利比亞星人和我們在外太空會議中締結條約時，若用希利比亞語來說：『我們需要保護家族與家庭』，就必須花四十五分鐘來描述。

他們的整個文化是基於熱與溫度的變化，偶然得知『家族』的意思。其實，除了人類之外，祇有他們是有家族的。要了解他們的『房屋』，必須先說明一下。『……外界與內部溫差很大，由於溫度不一致，體溫維持華氏九十八．六度的生物，爲了舒適地生活，在炎熱的季節要降低溫度，寒冷的季節再把體溫昇高。爲了保存有機營養品，必須冷凍；爲了配合原始居民的味覺構造，又提供了在水的沸點以上的加熱場所。這種溫度變化裝置是居民累積了過去數百萬次寒暑兩季的經驗而發明的……』如此總算有了『房屋』的概念。爲了瞭解其價值，首先我要說明冷氣設備和中央暖氣系統的概念。會場有供應電氣能源的巨大的太陽能源變換場，爲了熱度的增減而佔用的地方比塔里克號還要大。希利比亞星人在工廠裏忙碌地上上下下，指導未曾見識這些事物的其他希利比亞人，製造與牆壁完全一模一樣的複製品，以上我說的都是事實。人類所做的回路板，一部分有獨創性，他們想親自實驗，而用九種語言來說明各部分的位置、大小、以及全部的裝置。都是用極簡短的單字。」

布加搖搖頭。「不會罷。太陽能變換機很複雜。最近才分解一台，實在太大了……」

「布加，他們用九種語言來說明哩！如果用英語，光是圖表、電氣、建築的書籍就需要二、三冊。他們有九種單字來應用，我們沒有。」

「難以相信。」

「但是，」莉多拉指著希利比亞船。「現在，他們就這麼飛行了。」她望著布加那雖有智慧却受傷的腦部。「如果知道適當的語言，不但節省時間，而且做起來容易。」

片刻之後，布加問道：「『我』是什麼意思？」

莉多拉笑道：「這是最重要的，甚於一切。祇要『我』這個概念存在，腦便會吸取各種事物（換句話說，腦是『我』的一部分。）」

布加點點頭說：「那麼，I am what（我是什麼）？」

濃霧瀰漫，遮住了觀測孔，星辰和希利比亞船看起來一片朦朧。「這個問題只有你自己才能解答得出。」

「對你而言很重要。」布加思索道：「腦聽過『你是』。」

「做得好！」

布加突然伸出一隻手撫摸她的頰。他的爪觸著她的下唇。「你和我（You are 和 I am ）」布加唸著，臉龐移近了。「沒有其他人，祇有你和我（You are 和 I am ）。究竟哪一個是哪一個？」

莉多拉點點頭。他的手指輕滑過她的面頰。「你知道了。」他的胸膛冰冷，手却是暖的。她

把手放在布加的手上。「你有時候怕我？」

「（I）和（me），」布加說道：「形式有沒有差別？這件事，腦子裏想過。爲什麼你有時候怕我？」（譯註：從這裏開始，布加把自己當作「你」，把莉多拉稱爲「我」。）

「將句型訂正爲Do You，你使我害怕。你是指搶刼銀行、用刀刺眼、是不是？布加？」

「你？」吃驚的神色消失了。「對，你害怕。你會忘記。」

「我不會忘記。」莉多拉說。

「爲什麼我害怕？……我錯了嗎？」

「我從來沒做過這種事，我也不想做，即使想做也做不來。我喜歡你。喜歡你撫摸我臉頰的手，要是你突然用刀刺我的眼……」

「哦！你絕不會用刀刺我的眼睛。」布加辯白。「我不必擔心。」

「也許你會改變。」

「不會改變。」布加一直凝視莉多拉。「眞正的，你會殺我，我根本不必擔心。這件事你知道的，我也知道。問題是別的事。我害怕別的事，爲什麼我不對你說呢？因爲你可能知道別的說話方式。頭腦並不笨呀！」

布加的手從莉多拉的頭滑下去，困惑的眼睛露出憂鬱的神色。這種表情和以前在生物研究室裏，從死去的胎兒上移開視線，別過頭去的表情完全一樣。

「以前……」莉多拉慢慢說道：「……有一隻鳥。」

「我怕鳥嗎？」

「不。這隻鳥令人害怕。這是我童年時候的事。你還記得童年嗎？大部分人卽使長大成人，仍然殘留著幼年時代強烈的影響。」

「我也是嗎？」

「是的。醫生送我那隻鳥。那是會說話的九官鳥。鳥本身當然不知道語言的意義，只會像錄音機反覆不停地說。以前我不知道自己能預知別人想說的事情。布加，以前我不明瞭那是什麼緣故。自從到了塔里克號，才知道這是心靈感應。這隻鳥如果說得好，就有蚯蚓吃，我們就用這種方法來訓練牠。你知道蚯蚓有多大嗎？」

「這麼大嗎？」布加比了個手勢。

「不。比這個長二、三吋。九官鳥約有八、九吋，而蚯蚓大約有九官鳥身長的五分之四，這是多麼驚人啊！鳥受了訓練，會說『午安！莉多拉！外面天氣好！心情愉快！』鳥的心中，視覺與嗅覺連結成模糊的事物，這句話對牠來說，意思是就要有蚯蚓吃了。我進入溫室之後，九官鳥說道：『午安！莉多拉，外面天氣好！心情愉快！』我立刻知道牠說謊，因爲我眼中映出牠聞到蚯蚓的愉快神色。那是一條約有牠身長五分之四的大蚯蚓，牠正要飽餐一頓。這時候，我的歇斯底里發作了。這件事我始終沒有告訴醫生，因爲我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現在想起來還是令我發抖。」

布加也發抖。「你搶刼之後，從黎亞星逃出來，最後，逃到狄斯星冰地獄的洞穴。在那裏，一條十二呎長的蚯蚓襲擊你。牠的皮膚流著酸性的粘液，從岩石鑽出來，你很害怕，便用跳躍橇的動力源所製造的電氣網殺掉了那東西。殺掉之後，知道贏了，才放下心來。因爲怕酸中毒不敢

吃蚯蚓肉，結果你三天沒有吃任何東西。」

「我，不，是你……也有這種經驗嗎？」

「如果你不怕我所怕的東西，我不怕你所怕的東西，那不是很好嗎？」

「說得也是。」

布加和善的臉斜向莉多拉，隨後又離開，看著她的反應。

「你害怕什麼？」莉多拉問。

布加搖搖頭。不是否定，而是困惑。莉多拉心想他可能正在找話。「紅色的嬰兒，死去的紅色嬰兒。」布加叫道：「腦害怕的是你一個人孤獨。」

「布加，爲什麼你害怕一個人孤獨？」

他搖搖頭。

「孤獨不好。」

莉多拉點點頭。

「腦知道的。雖然長時間不知道，一旦感覺到，立刻就知道了。在黎亞星獨自一個人，即使有那麼多錢，也還是感到孤單。在狄斯星更寂寞了。泰汀星上有很多犯人，却最孤獨。你對他們說話，可是，沒有人了解，而且你也不了解他們。那些人使用了很多『我』和『你』，你現在逐漸了解你和我多麼重要了。」

「你打算養育嬰兒……長大後讓他和你說同樣的話？也就是你現在所說的英語？」

「要是這樣，兩個人都不寂寞了。」

「原來如此。」

「但是他死了。」布加喃喃地說：「現在，並不那麼寂寞了。因爲我教你要了解他人的事，而且你也不傻，馬上就記了下來。」他面對著莉多拉，雙拳放在她肩上，沈重地說：「你喜歡我。自從我到塔里克號，就喜歡我了。你做了我覺得不好的事，但是，你喜歡我。我教你突破侵略軍防禦網的方法。你破壞它是爲了我。我說要到『龍舌』，所以，你就盡量想辦法。我所說的事你都要去做，好好記住！」

「謝謝你，布加！」莉多拉吃驚地說。

「如果再搶刼銀行，全部的錢都要給我。」

莉多拉笑了。「那怎麼行?!爲我做這種事的人，你是第一個。不過，不要做強盜……」

「如果有人傷害我，你要殺掉那人。用比現在更殘忍的方法殺他。」

「不必要……」

「要是有人使你和我分離，哪怕是塔里克號的船員，也要全部殺掉。」

「哦！布加……」莉多拉轉身背向他，把拳頭放在嘴裏。「我實在不是好教師。他似乎還是不懂……我所說的事。」

布加震驚了，低聲說道：「我不了解你。」

莉多拉文面向他。「不，我了解你的事，布加！這一點你要聽我的。你要多多努力。」

「要聽話。」布加回答。

「這樣就好。我們連目標的一半也還沒做到。關於『我』和『你』仍然教得不夠好。祇好用

我們兩個人懂得的語言說說而已。」

「但是……」

「這十分鐘內，你所說的『你』，全部要說成『我』，相反的，『我』全部要說成『你』。」

布加的視線落在地上，然後，抬起頭，沈默著。

「我所說的『我』，就你而言，等於『你』，反過來也一樣，你懂了嗎？」

「這是同一語言的同一事物，能互相交換嗎？」

「不，兩個都指同種類的事物，在某種意義上有相同的意思。」

「你和我意味著相同的事物？」

莉多拉知道容易搞亂，但還是點點頭。「我認為如此，但你……」——指莉多拉——「對我」——指自己——「教導了。」

「不要隨便殺人。至少殺人之前要好好考慮。你和傑貝爾談話時，『你』和『我』仍然存在的，在船上遇見任何一個人，甚至在顯像幕上，『你』和『我』還是存在。」

「這件事，腦要思考一下。」

「這是超過腦以上的事，的確需要想一想。」

「需要的話就去做。我們是同一件事，有沒有超過他人以上的事？」布加又撫著莉多拉的臉頰。「這都是你教導我的。和我在一起，你什麼也不必怕。剛才所學的，也許對別人的時候會再犯錯。總之，還要再思索一番。『我』不可以殺『你』，是不是？這一次我對了嗎？」

莉多拉點點頭。

「我對你盡量不犯錯，以免引起意外。現在盡量少犯錯，以後我會完全記下來。」布加微笑地說著：「對我來說，祇要不犯錯就行了。如果不要想得太多的話，大概對那些人也不至於犯錯。」

「目前這樣就夠了。」莉多拉說著，牽了布加的手。「布加，能和你在一起，我覺得很高興。」布加伸手擁抱莉多拉。莉多拉的臉貼在他的肩膀。

「謝謝。」布加悄悄地說：「非常謝謝你。」

「你很溫暖。」莉多拉的臉孔埋在他的肩頭。「暫時不要離開我。」

布加後退了一步，莉多拉吃了一驚，透過青霧楞楞地望著他的面孔。「布加，怎麼啦？」

他雙手捧著莉多拉的臉，琥珀色的頭髮觸著莉多拉的額頭。

「布加，我能看透別人的心。現在，我有一種奇妙的感覺。雖然你說不必害怕，但是，我怕你。」

莉多拉仰起臉，淚水從臉上流下來。

「我覺得奇怪的話，一定是你感到不快。如果你也一樣覺得怪異，那就是我所害怕的事情了。有什麼話，請你直接告訴我吧！」

「不！」布加嘶啞地說：「不！不能！」獲得新知識的布加，心裏暗自想著可怕的事故，莉多拉馬上知道了。

莉多拉注視著布加與自己的爭鬥，她自己也經常如此。「布加，做吧！我有法子進入腦中去

找。」

布加退了一步，搖搖頭。「別這樣。拜託，不要對我這樣。」

「布加，我不做。」莉多拉感到驚慌。「如果你不要……那我就不做。」她感到痛苦和狼狽。「布加……我不會做的！」年輕的莉多拉結結巴巴地說。

「我……」布加喘息著，不久，逐漸地恢復冷靜。「至今依然孤獨的人不祇是『我』。暫時我還是孤獨的好。」

「哦！」雖然這是小事，很容易處理，却令人疑惑。當他後退之時，兩人之間有了距離。「布加，你能透視我的心嗎？」

布加滿臉疑惑。「不，妳用什麼方法透視我的心，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那就好。我還以為你也許看出我頭腦裏的事而害怕我呢。」

他搖搖頭。

「當然，我也不希望別人知道我腦中想什麼。我知道你的心。」

「聽話！」布加向前走一步，說道：「你和我是同一的，但是，我和你也有差異。我經歷了許多你所不知的事，你也懂得一些我不了解的事。你消除了我的孤獨。我的腦中充滿痛苦、逃亡、戰爭等各種意識。泰汀星勝利之時，你陷於危險和不利，當然，這是極危險的困境，這種情況下，可以進入腦中去調查。你可以盡量運用知識，這一點，我可以信賴。」

「布加，我會的。」莉多拉說道。

他們牽著手走出去。「走吧。」

莉多拉小心翼翼地避免碰他的爪，而牽住他的手。

「如果我知道異星船屬於同盟軍，就不必調查靜止空間氣流。我們暫時在一起吧。」

他的手搭在莉多拉肩上。「不論敵方或我方，」這時候，無數的幽靈從昏暗的走道飄過去，莉多拉繼續說：「我覺得侵略的行為非常愚蠢。塔里克號的船員並沒有到處探聽我的身份，這一點很不錯。」

「為了『侵略』的事，你要到同盟行政廳去是嗎？」

「是的。我去了還會回來，你別吃驚。」他走了幾步，回頭看看莉多拉。「我頭腦裏還有別的問題要思索。侵略者殺害了我的雙親，第二次通商斷絕時，我也差一點死了。和我一組的兩位太空飛行員，也因為侵略，失去了第一任妻子。沒有人喜歡『侵略』，但是這種情況依然繼續著。有空的話，隆會考慮去軍務局。現在問題很大，目前我還不考慮逃走。我看到大家的生存遭到威脅，心情很惡劣。或許我會取消前往行政廳之行，拜託傑貝爾送我到『斷層』的最深處。」

「侵略者給很多人帶來不幸，」布加說道：「我也和妳一樣遇到殘酷的事。」

「真的嗎？」

「我的腦病就是侵略者害的。」

「他們把你怎麼了？」

布加聳聳肩。「最早的記憶是從巴內巴內•約克逃出來。」

「是不是巨蟹座星團的大機場？」

「不錯。」

「侵略者抓到你了嗎？」

他點點頭。「他們下了毒手，大概是實驗拷問。」他聳聳肩，繼續說：「總之，我不記得了。我逃走的時候，記憶、聲音、語言、姓名全都喪失了。」

「你是戰鬥時被捕的，說不定你在被捕之前是重要人物……」

布加彎下身來，臉頰貼住莉多拉的嘴唇，不讓她說話。他伸直身子時，露出了笑容，莉多拉覺得他有點悲傷。「雖然是腦所不知道的事，但我還是想像得到。以前我是小偷、殺人犯、而且也不是『我』。有一次我被侵略者捉住，結果逃了出來，後來，在泰汀星又被同盟軍逮著，但是，我又逃了出來……」

「你從泰汀星逃走？」

他點點頭。「以後也許還會被捕。在這宇宙間，犯罪者難逃法網。不過，我還是要再逃。」

他聳聳肩。「也許他們抓不到我。」布加凝視著莉多拉，露出吃驚的神色，不是對莉多拉，而是對自己心裏的某種感覺。

「以前不是『我』。現在，我已經有理由不必受捕，對方不會再抓我了。」

「布加，什麼理由？」

「我是 am ，」他和藹地說：「你是 are 。」

5

「妳在編字典嗎？」布拉斯問。

「這是詩，昨天完成的。」莉多拉闔上筆記本。「大概快到『舌』了。今天早上，希利比亞星人決定這四天和這艘船一起走。布拉斯，你認爲如何？」

這時，擴音機傳來傑貝爾的聲音。「塔里克號立刻就防衞位置，立刻就防衞位置。」

「哦！究竟發生什麼事？」莉多拉問道。周圍有了騷動。「召集船員，立即到射門去。」

「蜘蛛小艇的出口嗎？」

「是。」莉多拉站了起來。

「船長，是不是要對付那些人？」

「如果有必要的話。」莉多拉越過房間。

＊　＊　＊

莉多拉催促著船員，在射門遇到了布加。

「究竟什麼事？希利比亞星人採取敵對行動？」

布加搖搖頭。「太空飛行中心十二度出現了侵略者。」

「怎麼在同盟行政廳附近出現？」

「嗯！如果傑貝爾・塔里克號不先發制人，塔里克號可能會被摧毀，因爲他們比塔里克號更大。現在開始攻擊！」

「傑貝爾開始攻擊了嗎？」

「一起走，我們去攻擊他們。」

「一起去？」

「難道你忘了我是戰術專家？」

「塔里克危險！」布加說。「這次戰爭比上次規模更大。」

「這樣才能發揮我的能力。你的小艇能容納所有的船員嗎？」

「嗯！塔里克號的太空飛行感覺指令是用遙控命令的。」

「總之，快帶船員去，準備急速變更戰略。這次傑貝爾也要去嗎？」

「不！」

監督從大廳角落拐了過來。布拉斯、太空飛行員、無法實體化的三人小組靈體人和機械兵跟在後頭。

布加望著他們和莉多拉。「走吧。」

莉多拉站起來還不到他的面頰，因此，他低下頭來吻她的肩膀。布加打開射門，作手勢要他們進去。「進去吧！」

雅露列克拉的脚踏在梯子上，抓住莉多拉的手說道：「船長，這次要打嗎？」長滿雀斑的黑臉上露出興奮的微笑。

「好像要打，你怕嗎？」

「嗯！」雅露列克拉滿臉笑容，迅速地鑽進隧道。莉多拉和布加最後進入。

「這些人如果能遙控的話，就不必爲操作傷腦筋了。」

「蜘蛛小艇比蘭勃號小十呎，除了靈體人區的裝備較狹窄之外，其他完全相同。」

莉多拉心中用巴士克語想道：「四十呎級。我發過單桅型砲艦的感覺指令，那麼，這艘船一定很容易控制。」

「船長室不一樣。」布加添了這一句。「船長室成了控制武器的地方，大概弄錯了。」

「以後再說明。」莉多拉說道。「我會爲塔里克・傑貝爾號全力以赴的；除了這一條路，也別無選擇了。其實，我眞想逃出去，回到同盟行政廳。」

「傑貝爾耽心希利比亞星船是不是與我們同一陣線。他們在T方向徘徊。」

「他們在偵察狀況。我認爲他們不會直接攻擊我們。目前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他們知道如何保衛自己，我想是不會幫助攻擊的。」

＊ ＊ ＊

「作戰室！作戰室！」擴音器傳來了傑貝爾的聲音。「再報告一遍，作戰室！」

蘭勃號船長室裏，掛滿語言圖表的整面牆上是顯像幕——塔里克號柱廊百餘呎投影圖的複製品。莉多拉的座架上放了各種炸彈和拜布拉槍。「不精密的野蠻武器。」莉多拉坐在氣泡椅彎曲的緩衝板，低沈地說道：「如果巧妙地使用，却能發揮相當的威力。」

「什麼？」布拉斯一邊說，一邊綁緊安全帶。

「這好像已故的兵工廠廠長的口氣。」

「請指揮船員就位，我在這裏處理檢查表。」

莉多拉打開傳聲器。「布拉斯，你就位了嗎？」

「就位了。」

「眼睛、耳朵、鼻子呢？」

「船長，這裏好髒啊！墓地什麼時候打掃的？」

「別管灰塵，這個機器能不能操縱？」

「哦！雖然可以操縱，但是……」突然一聲噴嚏打斷了話。

「多保重。監督，怎麼啦？」

「船長，大家都就位了。」接著，向附近的人小聲說道：「彈珠收起來。」

「太空飛行室呢？」

「毫無異狀。莫莉亞正在教卡里柔道。我在這裏，有事情的話立刻叫他們。」

「你要小心。」

布加向莉多拉彎下身來，摸摸莉多拉的頭髮笑了。

「我喜歡這些人。」莉多拉對布加說：「我一直禱告，但願不要用上他們。他們之中有一個，有兩次幾乎要了我的命，結果都沒有得手，現在，我會對付他了。」

擴音器又傳來傑貝爾的聲音。「工兵隊面對太空中心三十二度集合。鶴隊在K門待命，縱隊在R門待命，橫隊在T門待命。」

這時，射出機開了。船艙變暗，顯像幕上映出遙遠的星雲。武器控制板的黃燈亮了。塔里克太空船的騷動及船員的談話聲，透過副傳聲器傳出來。

似乎頗爲嚴重，你有沒有看到她？

在我面前。那個有膽量的母親在那裏？

如果沒找到就好了。基比，我們還是乖乖待命吧。

「鑽子隊、帶子隊、削木隊。注意各部分是否加油了，揷頭有沒有揷上？」

「這是我們的工作。」布加的兩手在幽暗中檢查武器控制板。

蚊帳裏的三個乒乓球是什麼？

傑貝爾說那是希利比亞星船。老早就屬於我方，孩子，別擔心。

「動力工具隊開始行動。手動工具隊開始設計。」

「零。」布加小聲地說。莉多拉感到小艇在飛躍，星球也開始動了。十秒後，侵略軍獅鼻太空船的船首，威風地出現在前方。

「好醜！」莉多拉叫道。

「塔里克號也一樣，祇不過船身小一點罷了。返航的時候，也許好看些。我們能得到希利比

亞星船的幫助嗎？傑貝爾會直接攻擊侵略船的舷門，並且儘量加以破壞。如果做不到，對方就會反擊。塔里克號的突襲若不順利，敵人殘餘的太空船比我方的蜘蛛小艇更多的話……」

——黑暗中可以聽到拳打手掌的聲音——「那就糟了。」

「能不能送他們原子彈？」

「他們有轉向裝置，會反過來在傑貝爾手下爆炸。」

「幸虧我把船員帶來了，情況緊急時，不妨逃往同盟行政廳。」

「那就要看敵人肯不肯讓你這麼做。」布加的臉露出恐怖的神色。「用什麼戰術才能贏？」

「我會告訴你什麼時候開始攻擊。我有腹案。要是太過份，反而會影響我們的安危。」莉多拉想起傑佛里．寇特的事件，心中感到不快。

傑貝爾繼續指揮隊形，他的部下不停地和塔里克號連絡，蜘蛛小艇在黑暗中前進。

雙方迅速開火，莉多拉差點錯過良機。鶴隊的五艘船往侵略船一百碼內滑進，然後，朝著射出艇射擊。

這時，紅色的甲蟲很快地燒到黑豬的兩腋，剩下二十七個彈射器在四秒內開動，高速艇的第一隊出發了。莉多拉一直在想巴別17。

在漫長的時間中，才發覺需要幫助，這件事一定要說出來，才能夠解決。

「布加，變更作戰。你帶十艘來，我們的船員來代替。」

他們對英語感到不耐，而幾乎快要發狂一般。布加指示——「基比，跟鶴隊後面回來。」——以錄音帶上四分之一的速度說的。莉多拉的船員已經開始操縱蜘蛛小艇。於是，莉多拉用麥克

風聯絡。

布加把船隊以直角方向航向潮流，看到了鶴隊在後面。隨後來個U形急轉彎，往第一隊敵人的高速艇後面去了。

「打他們的屁股！」

布加坐在武器之前猶豫不決地說：「要將他們趕到塔里克號的方向嗎？」

「當然。你快射擊！」

十秒鐘，證明了莉多拉的判斷正確，塔里克號正在R方向，前方的希利比亞號飾著花車的羽毛。希利比亞星人屬於同盟軍這一方——侵略者至少了解這一點，因爲它向浮在太空間那令人不快的奇異機械開砲。莉多拉看見侵略軍的砲艇開火，却沒有打到希利比亞星船。侵略者的高速艇冒出白色的煙霧，而後變黑消失。其他小艇也相繼中彈，先是三艘，隨後又是三艘。

「布拉斯，快走！」莉多拉很快地上升脫離。

「那是……」布加也挿嘴。

「那是希利比亞星人的熱線，要不是受攻擊絕不會使用的；四十七年前的太空會議所簽署的條約中有這一項。他們是故意受擊。我們再試一次看看如何？」

布拉斯的聲音從擴音器傳出來。「船長，我們再試一次。」

莉多拉知道又會有一陣忙碌，但是，興奮抑制了暈眩，忍不住又用英語說起來。

「布加！」這次是傑貝爾的聲音。「你做什麼？」

「進行得順利嗎？」

「嗯。我們的防衛網開了直徑十呎的洞。」

「要是下一隊走了，就去把洞塡好。」

傑貝爾也聽到了。「六十秒內怎麼辦？小婦人？」

「拚命作戰。」於是，又引誘敵人第二隊的高速艇到希利比亞星人的熱線前，很快就殲滅了。這時，副擴音器又發出聲音。

注意！敵人瞄準你了。

他們發覺你是先鋒部隊。

後面有六艘敵艦，快些擺脫！

「船長，我會輕易地甩掉他們。」布拉斯說道：「他們全都用遙控，我們比他們自由。」

「再做一次，傑貝爾會佔優勢。」

「已經佔了優勢。」布加說道：「把那些傢伙趕走。」於是，轉身對著麥克風說道：「鶴隊散開，阻擋敵人的高速艇。」

知道了，跟我來。

有一艘緊隨在後！

傑貝爾叫道：「太好了！鶴隊不需要掩護；敵船跟在後頭，也許有一場肉搏戰。」

莉多拉用探尋的眼光盯視著。

「那才是英雄。」布加不高興地說：「他們可能會接近船舷而跳上來格鬥。」

「船上的孩子辦不到。布拉斯，我們旋轉著去撞他們，或者儘量接近他們。」

「也許會折斷兩、三根肋骨……」這時船身急速旋轉，大家用緩衝板的安全帶把身體緊緊綁住。

傳聲機傳來了年輕的叫聲。「哇！」

侵略軍的高速艇掠過顯像幕。

「要是他們接近船舷，那就好辦了。」布加說：「他們不知道我們只有一個船員。敵人至少有兩個……」

「船長，妳要小心。」

侵略軍的高速艇在顯像幕上露面時，蜘蛛小艇發出轟然巨響。

緩衝板的安全帶縮緊了，布加笑著說：「要開始一場肉搏戰了，究竟要往哪裏去啊？」

「一起去。」

「有沒有拜布拉槍？」布加拉緊腹部的槍袋。

「當然有。」莉多拉慢慢地拉開上衣的花邊。「還有六吋的釟線，這是可怕的武器。」

「走吧。」他壓下引力誘導機，將引力場調到最大馬力。

「爲什麼？」

兩個人走到走廊去。

「穿著太空衣打仗很不方便。如果兩船周圍圍繞著類似引力場，能呼吸的大氣表面就能保存二十呎厚。多少也能保存一些熱量……」

「最少是什麼程度？」莉多拉一面說，一面跟在後面坐上升降機。

「外面是零下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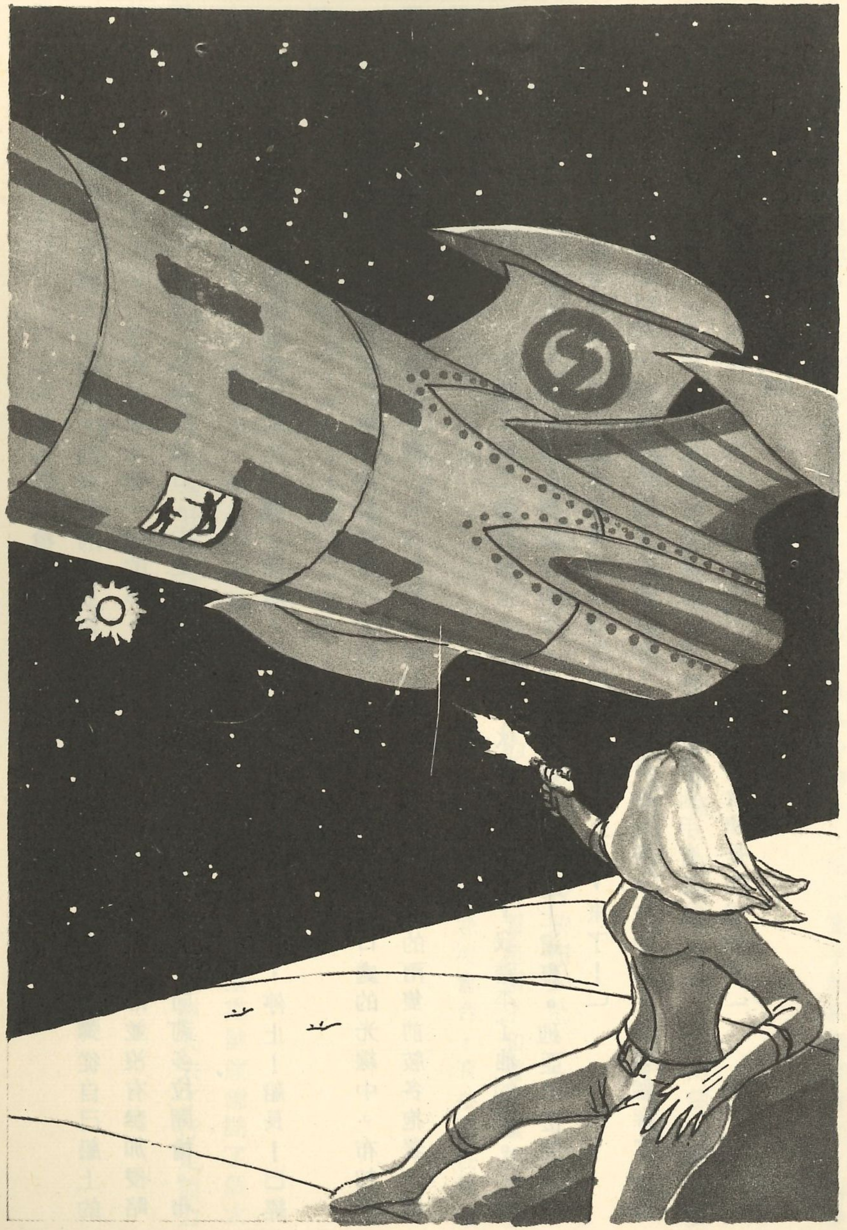
自從兩人在塔里克號的墓場相遇的那一晚以來，布加換下了短褲，身上只佩著槍帶。「不到外面去，不必穿外套。」「我保證不論誰到了外面都不能活過一分鐘，而且絕非暴露過多的關係。」布加模糊地說，隨後從艙口鑽進去。「如果沒有心理準備，還是留下來得好。」他彎下身來，琥珀色的頭髮碰到莉多拉的臉頰。「你知道，我也知道，我們非成功不可。」

艙口開了，布加抬起頭來，一陣寒氣吹襲著兩人。莉多拉並無感覺；巴別17促進新陳代謝機能亢進，她的身體蓋著一層無感覺的防護壁。某種物體飛過她的頭頂，他們兩人知道必須照常識那樣縮著脖子；轟然一聲爆炸了，從爆炸的情況可以看出，手榴彈並沒有丟進艙口，而飛掠過去。這時，布拉斯的臉被照著，他跳上去，身體在火焰中消失。

莉多拉跟在後頭，由於巴別17的慢動作效果的庇蔭，她並未感到不安。她跳上去，轉過身來。尾翼支柱十呎處的突出物之後，似乎有人躲著。莉多拉朝他開槍，由於慢動作效果，使得她有足夠的時間瞄準。她不敢確定自己是否打中對方，於是，又轉過身來。布加往侵略船十呎大的圓柱方向前進。

敵船在黑暗中傾斜地立著，圓柱像三隻螃蟹爪一般。K方向的故鄉有渦狀星雲飄浮著。黑暗有如複寫紙般貼在平滑的船身。從K方向移動時，要不是星雲掩蔽，或特殊漩渦的光線幽暗，就可能看到莉多拉。

莉多拉再度跳上去，這一次是侵略者的高速艇表面。瞬息之間，她感到寒冷。她的腳踏上鉤爪的根部。她橫轉過來，屈膝跪著。這時，敵人不知道莉多拉和布加已離開，又向下面艙口投下



手榴彈。莉多拉開槍了，布加那裏也聽到槍聲。

下面的暗處有幾個人影擺動。莉多拉的手放在中了拜布拉槍的金屬板上。子彈從自己船上的艙口飛來。她在四分之一秒內分析情況，她的部下都關在船艙內，那個叛徒顯然並沒有參加侵略軍。侵略軍最初的作戰方式是轟炸艙口，但是，失敗了。這次以艙口爲後盾，向莉多拉開槍。布加也在陰影中開槍。

艙口邊緣因受猛烈的槍擊而紅光閃爍。突然，聽慣的聲音響了：「布加，停止！船長！已經解決了。」

莉多拉像猴子般從鉤爪爬下來，布拉斯扭亮了艙口的燈，站在扇形入口處的光線中。布加帶著槍從隱蔽處出來。由於下方的光線，布加如同怪獸的影像更扭曲了。他的兩隻前肢各抱著一個屍體。

「這傢伙是我幹的。」他搖了搖右邊的屍首。「這傢伙想偷進船來，我踏平了他的頭。」飛行員把屍體放在船殼板上。「不知道你們覺得如何，我冷得很，祇好跑上這裏。廸亞巴洛問你們什麼時候喝茶？要愛爾蘭威士忌，還是加熱奶油的蘭姆酒？哦！來了，來了！」

莉多拉在升降機的時候，心裏又恢復了英語思考，因而有些發抖。布加頭上的霜融解了，細小的水滴在頭髮上閃爍。僥倖逃避火傷的莉多拉，這時候也感到手臂疼痛。

「哦！」莉多拉並沒有踏上走廊。「布拉斯，你來這裏，倉庫是誰看守？」

「基比。我們用遙控叫他回來。」

「蘭姆酒。」布加說道。「蘭姆酒沒加熱奶油。」

「喂！我很喜歡。」布拉斯點點頭。一隻手放在莉多拉肩上，另一隻手放在布加身上。莉多拉覺得自己是被他拖著走。

這時，船內有了聲響。

飛行員仰頭看天花板。「將警備員的鉤爪切開。」他把兩個人拉進船長室。當兩個人蹲在緩衝板時，又向傳聲機呼叫：「喂！廸亞巴洛到上面來，拿點東西給這兩個人喝，他們做的工作，值得喝一杯。」

「布拉斯！」莉多拉抓住了想走出去的布拉斯。「現在就到同盟行政廳去吧。」

布拉斯搔搔耳朵。「現在在『舌』的前端。斷層內部的情形，只有看星圖才知道。據感覺部所說，已經到了涅塔β流的發生地點，至『舌』流出的氣流與亞特拉斯急流會合，直接通往同盟行政廳的正門。行程大約爲十八小時至二十小時。」

「我們走吧！」莉多拉望著布加，他沒有反對。

「好罷。」布拉斯說道。「塔里克號的一半……成了靈體人區了。」

「是不是侵略者贏了？」

「不，希利比亞星人了解我們。那隻大豬被燒而逃走了。遺憾的是，塔里克號腹部開了個大洞，差不多可以排一列蜘蛛小艇。照基比所說，還活在船內一角的人，可能已經失去了行走能力。」

「傑貝爾怎麼了？」布加問道。

「死了。」

廸亞巴洛在艙口下露出白色的頭髮。

「讓你們久等了。」

布加從他手中接過酒和酒杯。

擴音器有天電進入。「布加，我看到了。侵略軍的高速艇被摧毀之後，你似乎還活著。」

布加的身體向前伸。「首領，布加還活著。」

「你這傢伙運氣不錯。烏恩船長，能爲我寫一首悲歌嗎？」

「爲傑貝爾嗎？」莉多拉坐在布加旁邊。「我正要到同盟行政廳去請求援軍。」

「好吧，船長！」

「現在就出發。」

布拉斯已經走到門外。

「監督，孩子們沒有異樣吧？」

「全體船員都沒有什麼。船長，妳不是不准人輕舉妄動嗎？」

「我不記得了。」

「我倒是記得。拉特回到這裏了嗎？」

莉多拉笑了。「太空飛行室？」

「準備好了。」隆報告著。後面傳來莫莉亞的聲音。「尼尼塔卡・喀拉拉・尼拉雷・米雷瑞。」

「妳不能睡。」莉多拉說道：「要出發了！」

「莫莉亞在教我班圖語的詩。」

「哦！感覺室呢？」

「喂喂喂喂！船長，我常說墓場要保持清潔。有一天你也需要的。傑貝爾是個好例子。準備好了。」

「告訴監督，叫一個孩子拿拖把來。」

「檢查完畢，準備好了。」

靜止空間發電機突然開動了。莉多拉站在緩衝板上搖搖晃晃。這時，她心裏的結終於打開。

「我沒想到能夠逃出去。」她看看布加，對方也坐在位子上望著她。莉多拉繼續說道：「我現在像貓一樣的神經過敏，眞不舒服，哦！這畜牲又開始了。」一直壓抑的寒噤，由於心情放鬆又湧上來。「因爲這次事件，我覺得身體好像要散開來。當我懷疑自己的時候，總覺得自己並不是眞正的自己。」這時候，喉嚨塞住了，呼吸也顯得困難。

「我是 am ，」布加說道：「妳是 are 。」

「布加，希望你別懷疑。我告訴過你嗎？我船內有間諜，也許是布拉斯，他拋下我們到新星去。」寒噤之中，她的歇斯底里又發作了。莉多拉捧手撥開布加手拿的酒杯。「不要喝！廸亞巴洛也許下了毒。」她虛弱地站著，周圍似乎蒙上一層紅色的霧氣。「……也許是一個死人。如何……和幽靈打仗呢？」布加的肚子劇烈地疼痛起來，痛苦、恐怖襲上了布加的臉，莉多拉像躲避敵人一般地後退，莉多拉看不清他的表情。「……要殺我們！」莉多拉小聲地說：「……有東西要殺我……沒有你，也沒有我……」

第四部　布　加

「爲了避免痛苦，莉多拉決心實踐那件事。痛苦引發危險，危險使人沈默。布加以前說過，當你面臨危險……必須盡量從腦中搜索。

莉多拉的心底浮上了幻想，以前和繆路茲、霍伯在坦特的時候，有一次在酒吧打架，莉多拉的下巴挨了一拳。她受到攻擊而後退，這時，櫃台後面扔出一面鏡子向莉多拉丟來，鏡子碰到莉多拉的手而碎裂。現在，布加的臉孔透著痛苦，和那時候的景像完全一樣……

……腦中翻身而醒
眼內有了電線　肘也聳立
他被電線觸醒了
細長的指關節噼啪作響
舌頭再也捲不起
我們翻身醒來
被刺在床上
他的背脊彎曲、胸部空虛
電線的空氣閃著火花
架著電線的天花板
閃著火花，一面閃著，一面咳嗽、悲鳴
眼側內的分身、發出咳嗽、悲鳴
黑暗的分身在船上、彎下身來、說不出話
黑暗的分身摔到眼睛回路的黑暗

背脊發冷了
手掌拍打著天花板
充電的水滴向四方飛濺
極性化的天花板以金屬批其頰
眼淚解放了皮膚　肋骨撕裂
金屬撕裂了胸筋
黑色從裂縫浮起
那是他撕裂的嘴唇
臂部與肩骨摩擦著床
成了鹹濕粗糙的綠色
他們醒來
我們也醒來　一面翻身
他吐出血而翻身
在濕的床上出生

——M・H「黑暗的分身」

1

「現在離開『斷層』。船長，妳醉了嗎？」

莉多拉的聲音——「不！」

「妳覺得如何？心情好一點了嗎？」

莉多拉的聲音——「不！」

「哦！布加，船長還在發作嗎？」

布加的聲音——「不！」

「兩個人都很奇怪，請『監督』去看看情形好嗎？」

布加的聲音——「不！」

「我知道。目前太空飛行很順利，看來可以縮短兩小時。怎麼樣？」

布加的聲音——「什麼事怎麼樣？」

「你要說聲謝謝，也要和我們努力工作。」

莉多拉的聲音——「謝謝！」

「不客氣，我太無禮了，應該讓你們兩位才對。喔！我不該打擾你們。」

2

布加！我不知道！也想像不到！

在這句話的迴響中，兩人的心融合了，混合爲一種叫聲。這眞是想像不到。

我對布拉斯說，你一定會說沒有「我」和「你」的語言。這種語言可能沒有什麼目的，但有一個明顯的特徵，那可能就是巴別17……

與相對應的神經細胞連接同一步調的震動、概念固定了。除了莉多拉創造的自己以外，也有布加的形像——

——在泰坦星的監獄裏，兩世紀以來的囚犯在綠色的牆上寫下了卑猥的文字。他用爪搔下而畫著地圖。主要的目的是讓追蹤者弄錯方向。莉多拉一直看守著。他在四呎左右的牢房走動了三個月，六呎半的身軀餓到只剩一〇一磅，饑餓摧殘了一切。

莉多拉沿著繩子從洞口爬出去。她接受了饑餓、突破、賭注、失望、整頓、接受、連鎖、變化、機會。

布加從出納處拿到獎金，踏著「卡西諾．可斯米卡」的栗色地毯，往門口走的時候，一位穿

黑衣的首領擋住了他。「你要不要試一試運氣？來向同你一樣有本領的人挑戰吧！」於是，他被帶到排列著陶棋的立體棋盤處。「你來和電腦決一勝負。我賭每一棋子一千克雷廸特，你每拿一棋，我給你同金額的獎金，將軍是五百克雷廸特。贏的人，不管是對方或你，可以拿到所獲金額的一百倍。」那麼，有可能失去一大筆獎金——事實上，他獲得了一大筆獎金。「我今天拿了錢要回去。」他對首領說。「你一定要玩一玩。」莉多拉忘了自己，脫口而出。布加聳聳肩，面對棋盤——以七子棋贏了電腦，於是，卡西諾給他一百萬克雷廸特——他走到出口時，曾經三次企圖殺害他，却沒有成功。生命的賭注比剛才的賭博更大。

這種情況下，莉多拉看見了布加所反應的痛苦、喜悅、自我、難以言喻的忘我，以及不屬於世間的、魔術的、魅惑的、不可思議的感情起伏，莉多拉的靈魂動搖了……

莉多拉心中不停留的回轉終於中斷了。

——如果布加知道巴別17。莉多拉對自身荒誕發狂的頭腦如此自問，爲什麼花了一晚做這種無益的事？一夜狂賭、一度搶刼銀行、失去了一切而不知努力，究竟爲了什麼呢？

什麼是「自己」呢？難道他沒有「自己」？

莉多拉進入他的內心之後，由於性別的轉變而有點慌張。她感到他內心的苦悶。你太眩目了！他害怕地吶喊著。

慣於以語言表達激動感情的莉多拉，你心中對我的靈魂感覺如何？

太眩目了！太眩目了！他嘶喊著。巴別17精密的分析，使得兩人的融合有如石頭般堅硬，並且重新構成各種類型。

這就是詩人的意思，莉多拉想要說明，但是，複雜的聯想如急流般被擋住了。希臘語的詩人，意謂「製作者」或「建設者」。

啊！太眩目了！太眩目了！

怎麼語意上有如此單純的語意聯想？莉多拉沈思著。

希臘人是三千多年前的詩人，而你是現代的詩人。爲什麼把這些離譜的話連接起來？這個軌跡令我眩目。你的意念正在燃燒？我無法捕捉，各種響亮的音樂響著，震耳欲聾的聲音使我發抖。

那是由於從未發抖的關係，我感到很光榮。

我喜歡心中的妳，好似要崩潰了。我見到一種類型，那就是「頭腦以一種語言爲媒介，却有犯罪者與藝術家的意識……

對！開始思考這件事——

旁邊出現了形象……啊！那是……

兩個人是古代的法國詩人……

太眩目了！太眩目了！我心中的「我」容納不下那麼強烈的事物。莉多拉！我仰望著夜空和星辰，但，這是被動的行爲，因爲這樣看是一種工作。現在星星有了更明亮的光芒。

妳的感覺會改變妳，然而，妳必須深加體會。

我無法感覺那種光。妳心靈中央，鏡子和行爲融解爲一。各種影像旋轉著，每一種東西都是精選出來的。

這是我的詩！莉多拉有如在衆人前裸體般那麼慌張。「我」的各種定義既偉大而精密。

莉多拉心想：我／船舵／眼睛、自己、船員的肺、視覺器官。

布加說：你……

你／母羊／石檣樹、另一個自己、母羊、塞爾特語死之植物的象徵。

——你使我在語言中看到藩籬。使我心中燃燒的究竟是什麼？包含了你的我到底是什麼？仔細的凝視時，他是強盜、殺人犯。「我的東西」和「你的東西」的語義，已在神經細胞連接中磨損消滅了。我聽到孤獨在你心中廻響。你嗾使傑貝爾撈起蘭勃號是由於孤獨，你要救那胎兒也是相同的理由。

這種想法在莉多拉腦中固定了。

河堤旁的野草在風中簌簌作響。亞烈伯星的月光也淡淡地籠罩著大地。平地車輕輕響起。他壓抑不耐煩，左手彈著方向盤上鮮紅的標誌。莉露扭轉身體向他移動，笑道：「布加，如此浪漫的夜晚，想不到你會和我在這裏兜風，畢古先生知道了，一定很生氣。這裏的工作結束之後，你帶我到巴黎好嗎？」布加聽了，心中有說不出的溫暖，和難以言喻的焦躁。他的手臂之下是這個女人濡濕的身體、鮮紅的嘴唇和耳朵上方香檳色的鬈髮。她倚在他的懷裏，隨著車子的震動而面對他。「如果你要帶我去巴黎是假的，我就告訴畢古先生。我是個有分寸的女人。在你帶我回家以前，我把自己託負給你，和你親近……」炎熱的夏夜裏，女人的氣息十分香甜。布加的另一隻手緊緊地放在她手上。「布加，請將我從炎熱的死亡世界帶走。我怕沼澤、洞穴、雨、以及畢古先生，我們倆私奔到巴黎，我討厭相思，我一定要和你一起逃。」女人說著、說著，最後笑了起

來。「我……我是個有分寸的女人。」這時，布加的嘴蓋上了女人的紅唇——他兩手使勁，一口氣將女人的脖子折斷。女人的眼睛睜得很大，身體滑下去，女人想把注射筒插入他的肩膀，但是注射筒從她手中滑落，掉在儀表板上，滾落在踏板間。布加把女人移到堤防邊，回來時，他的兩腿沾滿了泥巴。然後，坐在位子上，打開無線電通話機，說：「畢古先生，完成了。」

「我聽到了，太好了！明天早上我付錢給你，那傢伙想偷五十萬克雷廸特，實在太傻了！」

布加開著平地車奔馳，和風吹乾了他手上的泥巴。野草摩擦車身而發出聲響。

布加……。

那是我，莉多拉！

我知道，但是……

兩星期後，要對畢古先生作同樣的這種事。

你要帶他到哪兒？

到賭博洞去。我一定要隱藏起來……

——克雷多星綠色的光線下，布加隱住自己的身體，默不出聲。莉多拉克制自己不要慌張。穿著紅色制服的載貨員停下來，用絲帕擦擦額頭。這時，莉多拉很快地跳出去，拍拍對方的肩膀。這位載貨員吃驚地回過頭。布加抓起對方，用爪撕裂他的腹部，這人的內臟立刻散落在月台上。布加聽到警笛，拔腿就跑，跳過土堆，對面的守衞吃驚地楞住了，布加拿著錨鏈朝他的臉擊去。

——他突破重圍逃走了。布加說由於假地圖的緣故，他們沒追到溶岩洞來。

布加把整個打開了。

你痛嗎？對你有幫助嗎？

我知道你心中沒有話，連巴別17也祇能發出有如純粹腦神經的電腦雜音似的聲音。

哦！是不是逐漸了解了？

——廸斯洞穴中有轟隆之聲，他站著發抖。在這個洞穴裏躲了九個月，糧食吃光了，連羅尼的愛犬也吃掉了；後來，羅尼爬到堆積的冰上凍死，也被吃掉了。後來，塞可洛普斯從小星球逃走，閃爍的塞勒絲星出現在天空。四十分鐘後，冰水溢出洞穴，淹沒了他的腰。跳躍的橇能夠轉動的時候，水已經暖了，他也汗流浹背。在二哩寬的幽暗地帶上全速前進。熱氣幾乎蒙住了他的眼睛，於是改成自動操縱，在抵達哥泰爾坦梅倫克之前十分鐘，終於昏倒。

昏倒之後，記憶也失去了，頓時周遭一片黑暗。無論如何，布加，我要找出你。來到約克之前，究竟你是誰？布加和藹地面對莉多拉；莉多拉，妳怕嗎？像以前那樣嗎？

不，和以前不同。你告訴我一些事，這些事動搖了我的世界觀和信念，以前你能做我所不能的事。白色的火焰帶著青光抖動著。現在，我知道我能做的事，你並非沒有理性，而我也以理性來做事，因爲我是「我」，你是「你」。我比自己想像的更眞實，我不知道對於妳所教導的這些事應該感謝還是怨恨。莉多拉對布加的安靜感到害怕。在靜謐中，似乎蘊藏著某件事，莉多拉開口說話了。

她凝視著自己。

布加心中的鏡子映著莉多拉的光芒，黑暗中沒有語言，祇有雜音逐漸擴大，一直擴散著。

莉多拉看了名字和形像不禁大叫起來。裂開的囘路板！布加！錄音帶在我的座架上！

莉多拉！如果妳能給那些東西命名，妳便能控制一切，妳能嗎？

首先，妳必須取自己的名字，但是，你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

莉多拉，能不能想法子知道我是誰？

不能用我的語言，布加，用你的語言，或者用巴別17。

不行……

我是「am」，莉多拉悄悄地說話，你相信我，你是「are」。

3

「指揮室？船長，用感覺盔調查吧。無線電的火花冒出醃漬牛肉和煎蛋的氣味。哦！對了，我該感謝你的打掃，我是很容易發燒的人，這會兒却沒有發抖的現象。」

莉多拉的聲音——「船員要和船長、布加一起登陸，帶兩名船員到佛烈史達將軍那裏去，不要讓這兩個人離開。」

布加的聲音——「船長室的座架上有巴別17文法的錄音帶，要監督把這些東西用特別信件寄到地球上的馬克斯・杜姆瓦巴博士那兒，同時把錄音帶之事，以及時間、內容用星際電話告訴杜姆瓦巴博士。」

「布拉斯、監督！上面似乎有點奇怪！」隆的聲音從船長室傳來，通話隨即切斷了。

「有沒有聽見那些人說那種話？喂！烏恩船長！妳怎麼啦？……」

第五部　馬克斯・杜姆瓦巴

歲月流逝，十一月悄悄溜去
時光推移循環
朝著現在一直線墜落
我邊幻想，邊經由
排列整齊的白樹下
枯葉落在那兒
等待足跡的踏尋
落葉碎裂作響
夾著恐怖的嘁嘁
我在風中聽見這些聲音
詢問寒冷的空氣
「何謂解脱」
風就是「變化」
白色的太陽説「沉思罷」

——M・H「耶雷克特拉」

1

怒氣沖沖的杜姆瓦巴博士拿著錄音帶的捲軸和佛烈史達將軍的緊急命令，在三十分鐘內趕到了丹尼爾·亞布魯比的辦公室。

平裝的箱子啓開，隔壁傳來了聲響，亞布魯比抬起頭湊近對講機說道：「邁可爾，怎麼啦？」

「來了一個瘋子似的男人，自稱是精神病醫生。」

「我不是瘋子！」杜姆瓦巴博士大叫道：「我計算出小包裹從同盟行政廳寄到地球所需的時間，郵差應該今天早上會送到這裏才對。但難保不被扣留了，眞是官僚作風！讓我進去！」

門推到牆邊，博士走進去。

邁可爾跟在杜姆瓦巴博士後面，轉過頭說：「朗！喂！對不起，馬上叫警備員過來……」

杜姆瓦巴博士指著桌子說：「這是我的東西，給我！」

「邁可爾，不用了！」關稅員關門說道。

「午安！杜姆瓦巴博士，請坐！我知道這是寄給你的，你不要吃驚。我也負責調查保安心靈

指數的工作，你在精神分裂症微分法方面的貢獻，一向爲人所敬佩，很高興有幸認識你。」

「你爲什麼不把包裹給我？」

「請稍候，我查一查。」隨即掏取命令狀，杜姆瓦巴博士趁機把盒子裝進口袋。

「嗯！請說明一下。」

關稅員打開命令狀。「好像……」他用膝蓋壓住桌子，極力克制湧上來的莫名敵意。「理當交給你……不過，你要收下這東西是有條件的。今晚你搭乘午夜鷹號去同盟行政廳，必須帶錄音帶，把旅行手續辦妥吧。謝謝你的合作。X．J．佛烈史達將軍敬上。」

「爲什麼要這麼做？」

「狀子上沒有註明理由，假如你不照做，會後悔的。我可不許你拿走錄音帶，請還我。」

「依你之見，政府當局究竟用意何在？」

關稅員聳聳肩。「就是要你去。把錄音帶送給誰呢？」

「是莉多拉·烏恩嗎？」

「烏恩？」關稅員鬆開緊張的膝蓋。「就是詩人莉多拉·烏恩嗎？你認識她？」

「我從那孩子十二歲時就做了她的精神醫生。你到底是誰？」

「丹尼爾·D·亞布魯比。如果你是莉多拉的朋友，我竭誠歡迎你。」他已無敵意，反而產生了一股強烈的友情。「你坐午夜鷹號出發，現在還有時間散步。願意和我一塊兒散步嗎？無論如何，今天我想早點結束工作，到運輸鎭一帶去。你早該告訴我你是莉多拉的朋友。我要去的地方非常特別。我們去那裏吃甜點，順便喝一杯，如何？你愛看摔角嗎？很多人認爲應該禁止，但

是，在那裏可以看得到。今晚盧比和皮索出賽，你陪我去一趟，保證你會喜歡，午夜鷹號出發前我送你回來。」

「我好像聽說過那個地方。」

「在那裏，從樓梯下去，吊著巨大的球，就在球內舉行比賽……」他興奮地挺直腰。「老實說，當初是莉多拉帶我去的。」

杜姆瓦巴博士面露喜色。

關稅員輕輕地敲著桌子。「那天晚上太好了，我祇能用妙透了三個字來形容。」他瞇著眼，手指彈了三下，說道：「你有沒有去過靈體人區？現在那裏是禁地，可能的話，說不定今晚可以在那兒蹓躂蹓躂。」

「行！」博士粲然一笑。「晚餐和酒是今晚聽到的話裏最聰明的建議了。其實我肚子也餓啦！已經有幾個月沒見過那麼好的比賽了。」

* * *

「我從來不涉足這裏。」關稅員從單軌車下車後說道：「預約的電話打過了，對方說無所謂，隨時可以去，六點以前就得了。我現在暫時不管事，要好好輕鬆一下。」兩人越過街道，行經一群衣衫襤褸，擠在報攤上購買貨物抵達預定表的雜工，還看見三名著綠裝的太空兵勾肩搭背，招搖過市，關稅員開始喋喋不休：「這些事我想了許久，打從第一次來就想試一試，但誰知道第一場電影，就因爲荒誕不經被當局查禁。後來我有個念頭想把自己化粧隱身起來。喔！到了。」

關稅員推開整形原形質加工廠的門。

「有時候想去請教專家，問問看這種人的心理是否有缺陷？」

「不！」

眼睛、嘴唇、頭髮、羽翼都是藍色的女人開口道：

「不看樣本的話，請直接進來。」

「我們決定了。」關稅員說道：「是這裏嗎？」

「對！」

「事實上，」杜姆瓦巴博士答道：「控制自己的肉體，等於改變造形，這是心理學上重要的一環。六個月的食物療法成功，或者是鍛鍊身體順利的話，便該滿足了。整形鼻子、下巴、鱗和羽毛，也有同樣的效果。」

兩人來到放白色手術台的房間。「請！」穿著藍色衣服的玻里尼西亞系整形外科醫生笑逐顏開地說：「請躺在上面。」

「我要參觀。」杜姆瓦巴博士說。

「照你們樣本上的五四六三號。」關稅員說：「在這裏整形。」一邊用左手拍著右肩。

「好的，那也不錯，等會兒見。」外科醫生掀開手術台旁豎起的蓋子，露出光亮的器具。

醫生走向牆角的冷凍機旁，玻璃窗內有許多爲霜所埋的複雜整形原形質。醫生把各種切片盛在盤上端過來，其中有寶石般的眼睛、閃亮的鱗片、帶有乳白光羽翼的半截幼龍，僅餘的上身長不及二吋。

「這東西和你的神經組織連結一起，會發出咻咻的聲音，能振動翅膀、吞吐火焰；要和你的身體完全融合，需要兩、三天的時間。起初會有打嗝、暈眩、受驚的症狀。把你的襯衫脫下來吧。」

關稅員解開衣領。

「首先割斷肩上的全部感覺……瞧！幾乎不痛了。這個嘛，是局部痛蝕劑和動脈緊縮劑，全經過消毒。現在我要切掉了……哦！你別遲疑不決，不要看，跟你的朋友聊天，兩、三分鐘即可。腹部有搔癢的感覺嗎？別擔心，好，再來，這樣行啦！這是你肩膀的關節，別怕，如果拿掉它，手會下垂。現在開始配上透明整形原形質的籠子，它的構造和眞的肩膀關節一樣，可以支撐肌肉，用它裝進關節的溝縫裏。下巴轉過來，你不妨看看鏡子。這次我要縫好傷口，用海狸皮膠布貼在籠子旁，等組織癒合爲止，兩、三天之內不可取下。最好不要突然伸出手，放心，絕不會脫離的，讓我把裏面小小的寶貝神經連接起來，可能會痛……」

「哎喲！」關稅員極欲脫身。

「別動！別動！快好了。這手——請看鏡子——籠子開了。不久你會知道怎麼使龍作把戲。你別著急，還需要一段時間。我恢復你肩膀上的感覺。」

醫生拔掉電極，關稅員吹聲口哨。「有點陣痛，大約會持續一小時；若傷口變紅或發炎，儘管來，經過那扇門的人都完全消毒；五、六年中祇有一個會受感染。你可以穿襯衫了。」

關稅員走到街道，搖著肩說：「醫生說不會有任何變化。」他皺著眉說道：「但是，指頭有奇怪的感覺，會不會是傷到神經？」

「不會的。」杜姆瓦巴博士安慰他。「你扭轉肩膀，可能會觸動傷口，膠布會鬆落。慢慢來，我們用餐去吧！」

關稅員用手撫著肩道：「這裏有三吋的傷口，動起手來好不自在。」

＊　＊　＊

「嗯？」杜姆瓦巴博士擧杯說道：「莉多拉是第一個帶你到運輸鎭的？」

「其實我祇見過她那一次。她爲了支援政府的旅行，在招募船員，我爲了承認指數而陪她去。那天晚上我眞是大開眼界！」

「什麼？」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可怕的人。那些人的觀念、言行擧止、甚至談戀愛都不一樣。我發笑、生氣、快樂、傷心、興奮，體驗了愛情的微妙。」他盯著酒吧天花板上的球形競技場。「以後我再也不曾有過那種奇妙的感覺了。」

「那天晚上，你們心靈溝通了？」

「可能有吧！我叫她莉多拉也許太無禮了一點；但是，我們確實有朋友的情分。我的孤獨，猶如都市中所有男人的孤獨一般，終於有個地方，讓心靈契合。我重遊舊地，無非想再確定這一點。」

「你確定了嗎？」

丹尼爾．D．亞布魯比的視線從天花板移開，解開襯衣鈕釦。「我們吃吧！」他把脫下的襯

衫掛在椅背，望著肩上籠子裏的龍凝視了一會兒。

「最後會飛起來的。」他坐下來，轉身拿了襯衫，疊整齊擱著。「杜姆瓦巴博士，你知道當局何以要你到同盟行政廳嗎？」

「爲了莉多拉和錄音帶的事情吧？」

「你是她的醫生，所以，可能是爲了醫學上的理由。要是她出事就糟了。這何嘗不也是一廂情願？那天晚上，她天眞地告訴我許多事。」他微笑著，摸著籠子的邊緣，裏頭的野獸怒吼著。

「談了半天却沒有正眼瞧過我。」

「神保祐她！」杜姆瓦巴博士接口道：「但願她平安無事。」

2

午夜鷹號降陸之前，博士一直在討好機長，並和飛行管制塔取得聯絡。

「請問蘭勃號何時抵達？」

「請稍候，尚未抵達；六個月內都沒有來過。要不要查一查以前抵達所需的時間？」

「不必。我以爲兩、三天前就到了。請問，莉多拉·烏恩船長乘坐的蘭勃號確實還沒到嗎？」

「烏恩？她昨天就到了，但不是乘坐蘭勃號，是一艘沒有特殊標誌的戰鬥船，漆在噴射管處的號碼剝落了。我懷疑這艘船是偷來的。」

「降落後，烏恩船長有沒有異樣？」

「很顯然的，她放棄了命令權……」聲調有些結結巴巴。

「然後呢？」

「抱歉，事關機密，我還沒有看到任何指示哩！機密事件存放在檔案中，我不便多說。如果有特派員，我會向他報告，但是，你不行。」

「我是馬克斯．杜姆瓦巴。」博士不管報告自己的姓名是否有效，一逕權威地喊。

「喔！有你的但書（譯註：例外的條款），但是，你的名字不在指定單上。」

「小姐，究竟寫些什麼？」

「如果你想探聽情報，祇好把你直接交給佛烈史達將軍了。」

一個鐘頭後，博士在佛烈史達將軍的辦事處。

「我想知道莉多拉怎麼啦？」

「錄音帶怎麼回事呢？」

「假如莉多拉要給我，一定有原因。若說要給你，就絕不會失信。你必須明白未經我的同意，你不能碰它！」

「博士，我原以為你會合作哩！」

「我願意合作。瞧！我不是來赴約了嗎？將軍！合作的誠意才是先決問題，我不了解實情，叫我如何合作？」

「你的態度不符合軍中的要求。」佛烈史達將軍踱步到桌角。「最近這種態度我愈看愈多，不知道該高興？還是痛心？」穿著綠色軍裝的太空兵站在一旁，不時撫摸星狀的領章，愁眉不展。「烏恩小姐祇會吆來喝去，如今又遇到你這種人。當初和她提起巴別17，本以為把拷貝文件交給她，她就會簡譯為英文，誰知道她竟拒絕，居然要求我詳細解釋。四十年來我頭一遭碰到指使我這個那個的人。雖然我不痛快，但對她却是尊敬有加。」將軍自衞地把手放在膝上（杜姆瓦巴博士突然警覺到他這種自衞的動作，並記起莉多拉的話。）「人往往安於自己的狹小世界，而外

面的聲面却是非重視不可。莉多拉．烏恩……」將軍停了半晌，臉上的表情令博士想起莉多拉的話而驚慄不已。「佛烈史達將軍，那孩子不要緊吧？是醫藥上的問題嗎？」。

「誰曉得？辦事處裏有一男一女，但究竟是不是莉多拉．烏恩也很難說。不是那天晚上在地球上討論巴別17的女人，這一點絕對錯不了！」

杜姆瓦巴博士想說什麼，對方已走到門口，開了門。

男女兩人抬起頭來，男的體格魁梧，一頭琥珀色的頭髮，手臂上有囚犯的標誌。女的……

博士的兩掌藏在臀部後。「我怎麼和她打招呼呢？」

女人開口了：「你說什麼？」

她呼吸時，肩膀提動，手彎曲地放在膝蓋上，這種情況莉多拉看了千百回，並且對他描述過，如今所見的確和莉多拉所說的完全一致。博士一眼就領悟了，不禁感到萬分不耐，幾乎希望莉多拉當初不告訴他就好了。片刻之後，她那種表情消失了，反而比受傷、殘廢更叫人難以處理。博士用亦莊亦諧的語氣說：「我想請教一件事……如果妳存心搗蛋，小姐，我會對妳不客氣的。」

說完，博士馬上又對自己的失言感到不安，改口說：「既然妳不是莉多拉，那麼，妳到底是誰？」

「你的話令人費解。佛烈史達將軍，這人是馬克斯．杜姆瓦巴博士嗎？」

「不錯。」

杜姆瓦巴博士盯著將軍說：「你有沒有對照過指紋、新陳代謝速度和瞳孔形狀呢？」

「這副身體是莉多拉‧烏恩的。」

「就算是好了！我從催眠、實驗刻印、前神經細胞連接皮質物質的移植——你聽說過有一種方法可以將心臟移植到對方腦部嗎？」

「我知道的有十七種，但沒聽說過你說的那一種。」將軍開了門說道：「你們聊一聊，我出去一下。」於是，把門關上。

「我了解妳和他們不同。」一會兒之後，杜姆瓦巴博士說道。

女人眨眨眼，說：「我向你報告莉多拉交代的話。她所說的我實在乍不懂。」說著，露出慣有的神情。她兩手交叉，向前傾身。「莫基！歡迎你來，這情勢維持不了太久。巴別17就像線路電腦化、數學簡化程式和公式翻譯程式。我一向有心靈感應力，但控制方法却是最近才知道的。我……我們探知巴別17破壞活動的內容；而不幸被俘；若你有心救我，務必忘掉我是誰；你可從錄音帶裏最後錄下的事件查明究竟是誰。」女人指著布加。

女人活潑的表情消失了，換上一張僵硬的臉孔。博士眼見這女人又開始搖頭提肩，呼吸急促。這時，將軍走進來。「那囚犯是何許人？」

「目前正在調查中，我想今天早上會有報告。」他轉頭看到桌上有一樣發光的物體。「報告來了。」將軍掀開桌面上細長的蓋子，取出紙夾，裁開封口，忽然止住了。「你能把線路電腦化、數學簡化程式和公式翻譯程式告訴我嗎？」

「原來我的話都被你偷聽到了。」杜姆瓦巴博士哀歎一聲，跌坐在桌前的氣泡椅上。「這是古代二十世紀的語言，是用來裝進電腦程式的人工語，也是配合機械創造的語言。線路電腦化很

簡單，將一切用兩個語言組合，還原爲二進位的數字組織；其餘兩種更複雜。」

將軍點點頭，截好封口。「那個男人與她共謀搶刼蜘蛛小艇，本來想分別將他們關起來，但船員不肯。」將軍聳聳肩。「她有心靈感應力，我也不勉強把他們分開，所以……」

「船員呢？他們沒出面嗎？」

「出面？跟他們講話不如跟惡魔或怪物打交道！誰肯和運輸員混在一起！」

「莉多拉不會介意的。」杜姆瓦巴博士若有所思。

「我想見一次面，可以嗎？」

「無妨，他在同盟行政廳。」將軍打開紙夾，皺著眉說：「怪了！那個男人有五年的詳細紀錄，是竊盜、暴力的前科犯，後來還殺了兩、三個人。這個搶刼銀行的犯人……」將軍噘著嘴唇點點頭表示滿意。「他在泰汀星的懲罰洞服刑兩年。後來逃獄……好個頑強的傢伙！逃到特殊斷層去而下落不明，可能死亡或搭上了影子船。六十一年十二月以前出現過，從此人人都稱他爲『殺手』。」

將軍迅速拉開抽屜，取出一本紙夾。「克雷多、地、米諾斯、卡里斯多。」

將軍唸了之後，輕拍紙夾。「阿烈波、里亞、奧林匹亞、樂園、狄斯！」

「怎麼回事？是布加去泰汀星的踏板嗎？」

「可以這麼說。從六十一年十二月以來一連串出事的地點，終於查出和巴別17有關連。首先調查最近出事的地方，後來發現同類的事件在數年前也發生過，而且用的是同一無線電聯繫，這是我得到的報告。你認爲烏恩小姐捕獲了星星嗎？」

「誰說不是?!在屋子裏的並不是莉多拉。」

「好吧！那麼，她的同伴也不是布加了。」

「你認爲他是什麼人？」

「目前不得而知。這件事非澄清不可。」博士起身離座。「哪裏能見到莉多拉的船員？」

3

「氣派非凡！」一行人在行政廳的頂端搭乘升降機時，卡里嚷道。

「太棒了！」莫莉亞接著說：「這地方太好了！」

穿著白制服的領班走過麝貓皮地毯，瞪著布拉斯，問博士道：「杜姆瓦巴博士，他們是你的同伴嗎？」

「是的。我訂了有窗戶的小房間，請送飲料過來，我吩咐過了。」

僕役點點頭，領著一行人到能鳥瞰行政廳廣場的高拱門窗邊，有幾位旅客頻頻回顧。

「行政廳不賴嘛！」

「這就是有錢的好處！」隆邊說邊仰視藍黑色的天花板，使他想起在黎米克所見的星辰，此時，燈火輝煌，忍不住吹起口哨。

「雖然在書上讀過，却從來沒想到有一天會來到這裏。」

「眞後悔沒把孩子們帶來。」監督感傷地說道：「那些孩子到男爵的府邸也興奮得很。」

進入房間內，僕役立刻遞椅子給莫莉亞。

「你是說兵工廠的威爾．多魯克男爵嗎？」

「是呀！」卡里答：「那裏有小羊烤肉、梅酒、以及兩年來我所見過最漂亮的孔雀菜，可惜都沒吃到。」他搖頭歎氣。

「貴族氣氛使人迷惑。」杜姆瓦巴博士笑道：「你痛痛快快大笑一頓吧，如今已無所謂階級和頭銜了。」

「兵工廠的武器權威已經成了故人。」監督附和著。

「報告上說他死了，莉多拉是不是也在場？」

「大夥兒都在，那晚眞慘！」

「告訴我詳細經過吧！」

布拉斯搖頭。「船長早就出發……」布拉斯完整地補充說明當時的情形，杜姆瓦巴博士身體陷進椅子裏。「報告書上沒有寫這些，也許無此必要，不過，TW—55是什麼？」

布拉斯聳聳肩。

博士耳中的靈體人通話機響了。「那東西出生後，歷經多次變化，已經不像人了。」「眼睛」說：「烏恩船長也在一旁，男爵讓她看了。」

杜姆瓦巴博士會意了。「你們有他的消息嗎？」

監督想辦法使硬椅背能坐得舒服些，聽到這句話，把腹部挪到桌邊：

「怎麼啦？」

衆人默不作聲。

肥嘟嘟的監督望著船員。「何必對他說實話，不怕太空兵聽到嗎？」

「不錯。」杜姆瓦巴博士說：「凡有關莉多拉的事都會被偷聽。」

隆放下裝有冰塊的可樂瓶子。「先生，太空兵並不如你所說的那樣和氣。」

「他們從未請我們到這麼豪華的餐廳哩！」卡里漫不經心地用餐巾撫著風信子玉，僕役端上法式炸馬鈴薯片，放下又走了，隨即又端來滿碟的漢堡，莫莉亞擧起紅杯子，奇怪地端詳著。

「那是蕃茄醬。」杜姆瓦巴博士說。

「喔！喔！喔！」莫莉亞喃喃地說，把杯子放回鋪著大馬士革織巾的桌子上。

「應該把廸亞巴洛帶來才對。」監督慢條斯理地坐直，把視線投向博士以外的地方。「那傢伙在碳水化合物合成方面是個天才，對蛋白質調合也頗有貢獻；烹飪也有一手，他用果子鷄和鼈的裏肌做的那道菜，太空船船員個個吃得盤底朝天。至於這些菜嘛……」他把辣椒小心翼翼地抹在兔子肉上。「給那傢伙一磅肉吃，他準嚇得從廚房溜走，眞害羞！」

布拉斯插嘴了。「沒有人敢問烏恩船長那裏不對勁。」

「眞的。諸位把話說開，也許可理出一個頭緒來。」

「不是不願說，而是那個人……」布拉斯接著說：「我們當中有一個人並不想救她。」

衆人無語。

「諸位心裏明白，船上有一名奸細，那小子兩次破壞太空船，烏恩船長和布加變成那樣，就是他幹的好事！」

「不錯，我們都知道這件事。」監督說。

「爲什麼不讓太空兵知道？」

布拉斯想說什麼，頓了一下，又止住。

「囘路板的事，還有搭乘塔里克號以前那次莫名其妙發動之類的事，全部說出來吧！」隆叫道。

布拉斯只得繼續說：

「幸虧布加救了我們，」靈體人通話機響了。「我們從天鵝座新星衝進正常空間，是布加說服了傑貝爾，把我們救上塔里克號的。」

「原來如此。」杜姆瓦巴博士凝視桌面。「你們當中有奸細啊？」

「恐怕是那群小鬼之一。」監督說道：「不一定是圍在桌子邊的這些人。」

「如果眞的在這裏，」杜姆瓦巴博士說：「我想告訴其他的人，佛烈史達將軍並沒有得到有關你們的任何資料。有一件事絕對錯不了——莉多拉需要援助。」

不久，布拉斯打破了沈默。「先生，我以前曾被侵略軍的太空船俘擄。整個軍隊的機械兵和半數的高級船員都在船上。我會摔角，和任何一個船長比賽都毫不遜色。我是太空飛行員，自從那一次和侵略者格鬥以來，就糟多了。烏恩船長不是在這個世界出生，不論她出生於何處，她很看重我。她曾經對我說：『我很欣賞你的工作態度，我想雇用你。』在我心目中，她對我恩重如山。」

「烏恩船長很博學。」卡里說：「這麼有趣的旅行還是第一遭哩，未知的世界眞新奇啊！烏恩船長對於開拓未知世界很有一手，她把我們輕鬆地帶來帶去。還有其他人會帶我們到男爵的宴

會捲入諜報戰嗎？隔一天我們就要和太空強盜一起吃飯，今天又在豪華的餐廳享受美酒佳肴，我決定助她一臂之力。」

「卡里把頭和胃搞混了！」隆開口說道：「先生，這是一件發人深省的事。她使我重新認識了莫莉亞和卡里。她和著作帝國星號的繆路茲組成三人小組，你是她的醫生，一定知道這件事。如卡里所說，在另一個世界，著述、製造武器的世界，可能會存在，我曾想過唯有相信那些人存在，才能更肯定地相信自己存在，祇要投身這種工作的人需要援助，我絕不會袖手旁觀。」

「大夫，」莫莉亞接著說：「烏恩船長使我復生，我該怎麼辦才好？」

「你把所有的事據實說出來。」博士從椅子探出身子，雙手交叉。「把布加的事詳細說清楚。」

「布加？」衆人都吃了一驚。「怎麼啦？我們祇知道船長和那個男人在一起而已。」

「你們三星期來和那個人一起乘船。把他的行動告訴我就行啦！」

衆人面面相覷。

「他到底從哪裏來的？有沒有線索？」

「從泰汀星來的，」卡里說：「他的手臂有記號。」

「泰汀星是五年前的事，布加自己也不清楚。」

衆人面露疑惑之色，布加斯接著說：「船長提過，他說話從不用『我』這個字眼。」

杜姆瓦巴博士眉頭緊蹙，靈體人通話機響了。「船長教那個人『你』、『我』的使用法，有天傍晚他們二人在墓地散步，彼此互相學習，當時我們正好在飛行。」

「關於『我』這個問題，」杜姆瓦巴博士說：「必須調查一下，」他又靠回椅背。「我不懂，照理說莉多拉的事我全都知道才對，然而，我却僅知道一點點……」

靈體人通話機再度響了。「九官鳥的事你知道吧！」

杜姆瓦巴博士嚇了一跳。「當然曉得，我也在場啊！」

靈體人船員笑了。「船長爲什麼那麼害怕？實在令人猜不透。」

「那是她以前的症狀，那一次歇斯底里又發作了……」

幽靈又笑了。「那是蚯蚓。杜姆瓦巴博士，她不是怕鳥，而是由於心靈感應力，看到了巨大的蚯蚓，心裏嚇壞了。」

「莉多拉把這件事告訴你啦？……」博士感到不快，却欲語還休。

「千奇百怪的世界！」幽靈模仿剛才的口氣說：「目前有很多世界尚未發覺，說不定這房間藏著各種妖魔，沒有人注意到而已。那些船員的話不一定可信，烏恩船長改用靈體人通話機以外的通訊方式，她推動、聯繫各個世界，使雙方拓展得更大、更遠。」

「布加從哪裏來的？你、我、她、每個人都要設法找到答案。」他的記憶有若裝飾樂音的末節般，重新整頓，博士微笑著，其他人莫不呆呆發楞。『蟲，在伊甸園。蟲、蟲出現……』這是她最早的詩作之一，我怎麼一直沒想到？」

4

「難道不該高興嗎？」杜姆瓦巴博士問。

「倒不如表示關心。」佛烈史達將軍說。

「你看超靜止空間圖將會發現，過去一年半的破壞活動都發生在正常空間的太空域。從特殊斷層到高速艇，限制了飛行的範圍；此外，布加在泰汀星期間並未肇事，但是他和整個事件脫不了關係。現在發生這種事，如何高興得起來？」

「怎麼說？」

「唉！那個男人是重要人物。」

「重要？」

「對莉多拉很重要，這是船員說的。」

「噢？」佛烈史達將軍心不在焉地說：「不會吧？他不是那種下流的叛徒、破壞份子、殺人狂……那種人是……」

「你不了解，他是受巴別17攻擊的人。在特別考慮的資格上，和莉多拉並無不同。」博士推

開氣泡椅站起來。「我的提議可有實現的機會？關於你的高論，今天早上已全部領敎，至於我的提議，可能會成功。」

「你要做的事，我一無所知。」

杜姆瓦巴歎了一口氣。「首先把莉多拉、布加和我們一起關在同盟行政廳戒備最森嚴、最深最暗、任何人都無法侵入的地下牢……」

「此地沒有地下牢。」

「你不要裝傻，」杜姆瓦巴博士搶著說：「本地可有戰爭？」

將軍不好意思地說：「幹嘛那麼警覺?!」

「那個男人目前還有可能出現暴力行爲，我要做的事可能會惹惱他。事實上，我需要行政廳的軍事保護，這樣我才會有勝算。」

＊　＊

莉多拉站在監牢的角落裏，布加坐在對面，牆壁一部分像椅子般突出，上有塑膠蓋。兩個人被緊緊綁著。杜姆瓦巴博士檢視房間轉輪的裝置。「將軍，你不是說沒有地下牢和拷問室嗎？」博士一面說，一面看脚底下乾了的赤褐色屋頂，不禁搖搖頭。「最好先用酸沖洗消毒。」

「裝置弄好了嗎？博士？」將軍不理會博士的嘲諷。「如果你改變主意，十五分鐘內救援專家會趕到。」

「這裏狹窄得很，」杜姆瓦巴博士回答：「我帶了九個專家。」一部中型電腦和其他裝置擺

在一起。他摸摸電腦說：「我希望你出去，但你不會的。乖乖，瞧！」

「我希望有最好的警備，你可以叫兩、三個兩百五十磅級的合氣道高手來！」

「將軍，談起合氣道，我是黑帶。有我們兩個就綽綽有餘了。」

將軍揚眉問道：「我會空手道。我不懂合氣道；你眞的是黑帶嗎？」

杜姆瓦巴博士調整大型裝置說：「莉多拉也是。如果把兩個人緊緊綁住，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來？」

將軍摸摸柱角，厚金屬板緩緩下降。

「五分鐘後密封。」金屬板降到地面，門緣的稜角消失了。「完全密封了，十二層的加強防護，無論如何也貫穿不了；包括我自己，沒人知道這裏的位置。」

「像迷宮一樣，我都糊塗了。」

「爲免有人暗中製圖，這房間每十五秒自動變動位置，即使三頭六臂也逃不掉。」將軍意指布加。

「我猜也沒有人進得來。」杜姆瓦巴博士對著將軍說。

「請再說一遍。」

「泰汀星的醫生說布加得了記憶喪失症，他腦中的意識，包括神經細胞連接的領域只限於六十一年以來所做的事；而且意識局限在微小的大腦皮質上，這機械……」博士拿下金屬頭盔注視莉多拉，把它戴在布加頭上——「部份的領域會有『不快感』，其作用在驅除腦中的殘餘部分。」

「若和其他部分連不起來呢？」

「他要是感到不快，便會逃避。」

「看看那人以前的經歷，」將軍說道：「要有多少程度的不快，才能從腦中逐出？」

「要用線上電腦化、數學簡化程式、公式翻譯程式。」杜姆瓦巴博士說道。

將軍和博士重新調整機器。「這機械能照出腦中蛇穴般的物質，因爲長久不用『我』，精神上的恐　已　失效了。」

「不去管它了。」

「數學簡化程式、線路電腦化、公式翻譯程式、理髮店、加上今天是星期三，這些事必須讓他知道。」

「杜姆瓦巴博士，你忽略了心靈指數的預備檢查……」

「別擔心，這些電腦語言並沒有『我』這字眼，當然無法陳述『我不能解答這問題』、『我不感興趣』、『我知道更好的消遣方法』。將軍，西班牙的庇里牛斯山有一座小城，有一間唯一的理髮店，替客人刮鬍子，不知道是不是也替自己刮鬍子？」

將軍訝然。

「將軍，或許你不明白，除了星期三以外的日子，我都說實話呀！」

「今天是星期三！」將軍驚慌失措地叫了起來。

「一點也不錯，將軍，你不必大驚失色，小心嚇斷了氣！」

「我沒有斷氣！」

「我知道你不會斷氣。有件事你要囘答我，你還會打太太嗎？」

「我不囘答這種傻問題……」

「把今天是星期三放進腦中，一邊想太太，一邊屏息，然後，囘答是誰負責刮理髮店那些人的鬍子。」

將軍突然仰面大笑。「牛頭不對馬嘴！你的用意是把這些矛盾硬塞到那人的腦袋？」

「給電腦一個程式；若有矛盾之處，勢必關掉開關，否則電腦會燒壞。」

「假如決心靈體化呢？」

「這種小事當然我也得管。」博士指著一部機器說道：「所以我才準備了這東西。」

「我覺得奇怪，你怎麼知道要這樣做？眞的有效嗎？」

「那裏，他們使用英語和其他二、三種分析力的生澀語言，矛盾是這種語言學的表達法。西班牙語的理髮店、以及星期三的話裏，有了『所有的』、『整個的』的話，其間自相矛盾，『——到——爲止』與『不要做』的構造有同樣的矛盾；『停止』亦然。莉多拉寄來的錄音帶是巴別17的文法與語彙。沒有其他語言有如此精確的分析能力。它在各方面具有彈性，單字組合的意思很正確。雖然是自相矛盾，却無法避免。莉多拉的錄音帶後半部，錄下了極巧妙的事物，這些事物若碰巧嵌上，自然會燒毀或損壞。」

「會不會躲到腦子背後？請開始吧！」

「我兩分鐘前就開始了。」

將軍朝布加望了一眼。「看來沒有改變。」

「一分鐘內不會改變。」博士重新調整。「現在，在他腦中的意識領域設定矛盾系統，將有許多神經細胞連接部開始接觸分離。」

這時，博士張開嘴唇，露出牙齒。

「瞧！」

「烏恩小姐怎麼啦？」

莉多拉的臉孔歪斜。

「但願平安無事。」杜姆瓦巴博士吐了一口氣。「我早知道會發生這種事，他們兩人的心靈感應發生共鳴。」

布加的椅子咔一聲，他頭上的帶子鬆掉了，頸子碰到椅背。

莉多拉開始呻吟、悲泣，又突然靜下來，吃驚地注視，反覆嚷道：「哦！莫基，我好痛苦哦！」

布加左邊的椅帶斷裂，突然揚手揮拳而來。

杜姆瓦巴博士的大拇指從白色轉爲琥珀色，按住開關，布加立卽癱瘓了。

佛烈史達將軍叫道：「他終於找出逃生之路了。」

布加仍在喘氣。

「莫基，放開我！」莉多拉喊道。

杜姆瓦巴博士觸摸微開關，莉多拉的頸、手腕的帶子「咔」一聲鬆開了，莉多拉奔向布加。

「他也在啊！」莉多拉點點頭。

博士第二次按下微開關，布加倒在莉多拉懷中，由於太重的緣故，莉多拉不支倒地，但，隨卽按摩布加身上僵硬的肌肉。

佛烈史達將軍掏出拜布拉槍對準兩人。「這傢伙究竟從哪裏來的？」

倒在地上的布加企圖支撐起來。「我……」他喃喃道：「我……是奈茲．威爾．多魯克。」

他嘴裏發出金屬的鏘鏘聲，音階提高四分之一，帶點貴族味道。「我生於阿姆塞基星……父親死了！」

門的金屬板上升了，滑進牆裏，煙和金屬燒焦的味道流進來。

「是什麼味道？」佛烈史達將軍說：「不會出事吧？」

「據我所知，」杜姆瓦巴博士說：「保安室外側的防護壁突破了六層，再拖延幾分鐘，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腳步聲突然響起，一名滿面驚慌的太空兵衝進來。「佛烈史達將軍平安無事吧？防護壁外側爆炸，雙層門無線電鎖發生短路現象，瓷壁層被刀刃似的東西割裂了。」

將軍臉色大變。「是誰侵入了？」

杜姆瓦巴博士望了莉多拉一眼。布加搭著她的肩膀，勉強站穩。「同盟行政廳裏有六個職位不顯的人做了比父親製作更精巧的TW—55，但是，已經不要緊了。」

「多謝！」將軍壓抑了熱情的聲音說道：「請諸位到我的辦公室坐一坐。」

＊　＊　＊

「不，將軍！我父親不是叛徒。他把我訓練成同盟軍最勇敢的諜報員。所謂武器，並非指單純的工具，問題在於使用武器的智慧；侵略者具有這種智慧首推巴別17。」

「原來如此，你是奈茲．威爾．多魯克，一小時前，我簡直搞糊塗了。」

「不要跟他說的太多。」杜姆瓦巴博士插嘴。「今天他的神經負擔過重……」

「大夫，不要緊。我有完整的預備組織，反射作用勝人一籌。我能控制全部的自律作用，包括自由操縱足爪的成長速度。父親是個道道地地的絕對主義者。」

佛烈史達將軍把長靴擱在桌上。「我讓你說，五分鐘還說不清楚的話，我就把你們所有的人關起來。」

「父親想發展間諜特製品，這是他心中的大計劃。拿了我作醫學手術的試驗，在技術範圍內，希望把我造成完美的典型，然後，派遣我破壞前線，直到我被逮捕。在這期間，我的確幹了許多破壞活動。父親認為新的間諜戰術日新月異，比我更強的間諜將會出現，而他的預言終於實現了，我果然不及TW—55。由於家族的驕傲，父親指使全族人指揮新式間諜活動。阿姆塞基星的間諜都以固定的鈕，用無線電直接發令。我的脊髓移植了超靜止發信機，大部分的零件是電子整形原形質。後來複雜的新式間諜，仍在我的控制集團內。我被捕之前，數千名間諜分散在各侵略者的勢力範圍內，發揮了強大的威力。」

「為什麼你沒有被殺？」將軍問道：「是不是敵人用了離間計？」

「敵人發現我是同盟軍的武器之後，超靜止發信機在某種情況下發生故障，隨體內廢物一起排出。新質形成需要兩個星期，我指揮其他間諜的內幕沒有被偵破。這時，敵方發展出秘密武器

巴別17。至此我的記憶完全解體了，無法接收巴別17以外的任何訊息，於是，計劃從內巴內巴•約克逃回同盟軍的勢力範圍，我沒有接收破壞閣下活動的指示。由於在間諜方面的聯絡能力削弱不少，我祇得偽裝罪犯、從事破壞活動；至於為什麼淪落到這地步，我自己也茫然不知。」

「言之有理。」莉多拉接著說：「把錯誤的程式放進電腦，不用電線，以『思考』把『語言』交給『機械』，若取下『我』，自然不會有『自省作用』。事實上，這樣便能消除象徵化意識，唯其如此，現實與現實印象才不致於混淆不清。」

「再說一遍好嗎？」

「黑猩猩……」杜姆瓦巴博士插嘴。「有發動汽車的智能，還會區別紅、綠燈。一週綠燈，即使銅牆鐵壁，也要強行通過；若是紅燈，就算站在交叉路口，旁邊衝來一輛大卡車，也不會移動腳步。黑猩猩的象徵作用薄弱，在牠眼中，紅燈表示停止，綠燈表示通行。」

「總之，」莉多拉繼續說：「巴別17是一種語言，先把布加作成罪犯與暴徒的程式。如果將記憶喪失者教以工具及機器零件的語言，流放海外，往往太機械化；再說，使其語言得以適當的運用，無論是做船員或做藝術家都不是難事。巴別17有正確的語言分析力，並適用於任何處境；由於缺少『我』，對觀察事物未嘗沒有好處。它是看不見的厲害手段。」

「既然如此，語言可能使你變成同盟軍的仇人。」

莉多拉說道：「巴別17英譯的結果相當於同盟軍字彙的『侵略』之意。無疑地，它把所有的語言變魔術似地組合起來；一直思索巴別17，自然會破壞自己的船，這是理論上的認同；此外，自我催眠否定了事實，失去自覺，行為也自然沒有顧忌了。」

「你是這種間諜嗎？」杜姆瓦巴叫道。

莉多拉點點頭。「巴別17把自己的分裂性人格變成程式放進學習者的心中，加強自我催眠，想使他承認該語言所能接觸的一切都正確無誤，而其他語言則粗陋可鄙，製造不計代價、粉碎同盟軍的普遍心理，直到欲望培植出權力，眞正的意識才表露無遺。這是布加尚未被俘以前我們的狀態，從經驗得知，我們即使能夠阻撓這類人格的破壞活動，却無法完全控制。」

「何以如此呢？」杜姆瓦巴博士問道。

「因爲沒有把我們的才能計算在內的緣故。」莉多拉說道：「關於這一點，巴別17分析的結果非常單純。人類神經系統發出無線電，面積數千哩的天線才能接收到一般清晰的聲音，控制力強的人很少，因爲分裂性人格薄弱的緣故。我能控制自己的聲音，所以，不自覺地發出妨礙的聲音。」

「你們串了精神分裂症的間諜該如何處理？切除腦葉嗎？」

「不！」莉多拉說道：「修理電腦用不著拆散其中一半的電線，祇要修正語言，導入缺少的要素，彌補缺點就行了。」

「缺乏的主要因素，」布加說：「已經在塔里克號的墓地補足了，其餘的也算順利。」

將軍緩緩站起來。「不行！」他搖搖頭。「杜姆瓦巴博士，錄音帶在哪裏？」

「一直在我的口袋裏。」杜姆瓦巴博士掏出錄音帶捲軸。

「馬上錄音，並加以說明。」將軍臨走前說道：「對了，你們被監禁了。」望著將軍走遠的背影，三個人面面相覷。

5

「……對，必須提高警覺才是。在侵入最高保安室之前，先在渦狀太空之一的全域戰線從事破壞活動，再從我的辦公室逃脫，絕無問題……我不是傻瓜，知道你們所不知的，但是，他們……不錯，我連作夢也沒想到會搶刧太空船，我是……當然，我沒有這些念頭……我方最大的戰鬥艦留下了訊息……他們不會攻擊我軍……留下的訊息並沒有表示什麼……對了，它在我的桌上，我打算向他們公佈……剛才就想讀給他們聽……」

6

莉多拉走進太空戰艦庫諾洛斯號寬敞的船艙，背對著拉特。

莉多拉把他放在床上，布加從控制板轉過頭來說道：「下面怎麼啦？」

「新的操縱裝置使他們有些麻煩。」莉多拉應道。

床上的少年機械兵拉著自己的耳朵，嚷道：「船長，我不會操縱這艘大船，恐怕我們做得不好。」

「我們立刻回『斷層』，把船讓給塔里克號傑貝爾的手下。你們要排除萬難，把船降落到那裏。」

「我們拼命地做，命令却四面八方湧來，我們一定要降落。」

「等一下，」莉多拉說道：「我任命你爲『基普卡瑪猶克那』。」

「什麼？」

「你的任務是向大家宣讀命令、翻譯、傳遞。你的祖先是印地安人嗎？」

「我是塞密諾族。」

莉多拉聳聳肩。「『基普卡瑪猶克那』是瑪雅族，他們利用繩結記事，我們則用資料卡。趕快下去吧！別讓太空船墜落了。」

拉特敬禮退出。

「將軍要怎麼處理這些訊息？」布加問道。

「不管他怎麼做，不會有事的。那封信在最高級幹部之間傳遞，大家會思索要如何實現。我們的工作精密可靠，何況還有巴別17的增訂版，就命名爲『巴別十八』吧，對於推行我們的計畫，且有無可估計的意義。」

「我們還有一中隊強勁的助手，」布加說：「祇要有六個月就夠了。寒噤發作的結果，不是促進新陳代謝的速度，倒令人放心。我也覺得奇怪，如果眞是增進新陳代謝的速度，那在從巴別17爬出之前可能早就死了。」

「那是分裂性人格引出來的，當我們和傑貝爾分別時，訊息立即放在內巴內巴．約克的侵略者司令梅羅的桌上了。」

「這次戰爭大概會在六個月內結束。」莉多拉宣讀訊息中的一段話。「這是我的散文中最富節奏感的。現在必須工作了。」

「我們有極精緻的工具。」莉多拉坐了下來，布加靠近她。「工具使用得當，凡事駕輕就熟。有空時、你打算做什麼？」

「我要寫詩、寫小說，想做的事太多了。」

「我前科累累，即使將功補過，也不能減少我的苦惱；我對以前做過的事，始終無法釋然。」

」

「『罪惡意識無法產生誠實』，並不是眞理。你的責任是回去接受審判，無罪釋放之後，就可以自由地選擇要走的路；目前還是專心做好你的工作。」

「誰說我一定會被判無罪赦免？」

莉多拉噗吃一聲笑了起來，走到布加面前，牽起他的手貼住自己的臉頰上笑道：「我會做你的律師。不必靠巴別17，光憑我的口才，就沒有什麼值得擔憂的。」

後記——新的太空歌劇

譯者

告別了輝煌的五〇年代後，美國科幻小說界便陷入漫長的低潮狀態，直到邁入六〇年代後半期，才有湯瑪斯．M．廸修、R．A．拉夫蒂、諾曼．史賓勒、阿休拉．K．克恩、喬安娜．拉斯、凱特．約恩等名家輩出，恢復了往日的盛況。

其中最傑出的首推本書作者撒姆耳．R．狄雷尼，與比他年長三歲的羅加．傑拉茲尼二人。兩人先後受到當時英國新潮運動的影響，而給美國科幻小說界注入了新血。他們和新潮（這句話現在已經落伍）、固執地追求人類內心、不以科學理論爲依據的英國作品大不相同。他們的作品強調一貫的故事性，不失娛樂價值，個人的主張亦卓然可見。雖然兩人優美的文體是一樣的，却予人截然不同的感覺，是勁敵，也是知交。（狄雷尼的中篇小說「黑暗」是獻給傑拉茲尼的，完全模仿他的文體而成。後來，傑拉茲尼的長篇大作（Reatures of Light and Darkness 中也加上了「給狄雷尼」的獻詞。）

＊　＊　＊

撒姆耳・R・狄雷尼的暱稱是吉爾・狄雷尼，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愚人節）生於紐約哈雷姆，先在達敦小學接受現代敎育，再在布隆克斯中學專攻數學；十七歲開始寫小說投稿，獲得獎學金。在市立學院求學時，曾爲選擇作數學家、音樂家或作家而徬徨。後來跑到德州灣捕蝦船當船員，還曾以民謠歌手的身份浪遊歐洲。

他十歲時曾向朋友借閱海萊恩的「太空船加雷利歐號」，這是他首度接觸科幻小說。後來，他讀完海萊恩所有的作品，以及克拉克的部分作品，這些書是他廣涉群書的一小部分。十九歲那年，爲妻子瑪麗蓮・哈克寫了第一部長篇科幻小說 The Jewels of Aptor。瑪麗蓮當時在艾思出版社當編輯，這本處女作，係取材於狄雷尼自己的噩夢，瑪麗蓮知道之後，大受感動，立卽寄給艾思出版社，原稿經羅那多・歐魯赫姆過目後付梓。

他以後的作品全由艾思出版社發行，第五部作品 The Ballad of Beta-2，描寫自己本身的一種「遊戲」。這本書在艾思出版社和許多通俗的冒險讀物並列。這時的作品已富於美麗的幻想和豐富的想像力。

第六部作品 Empire Star，展現了瑰麗的幻想、雄偉的規模和昇華的深度。這部文采細膩優美、內容繁複多變、震撼力強烈的傑作，除了少數人懂得欣賞之外，幾乎不受美國科幻界重視。

同年發表第七部作品，亦卽本書。出版後立刻引起注意，榮獲一九六六年尼繆拉最佳長篇小說獎，當時他年僅二十三歲。

翌年，Aye and Gomorrah 又獲尼繆拉短篇小說獎，The Einstein intersection 獲長篇小說獎、「時間如寶石輪廻」獲尼繆拉中篇小說獎，從此奠定了一流作家的地位。

＊　＊　＊

本書採自太空歌劇自由奔放的體裁，佐以科學考證；書中人物栩栩如生，辭藻華麗，情節奇妙複雜。狄雷尼筆下的未來世界，在道德觀方面完全超乎現代人的想像。他們不是現代人，而是未來活生生的種族。狄雷尼把自己的作品視爲未來的普通小說，所以，省略了不必要的說明，結果反而更爲有力。

本書以侵略者商談破壞活動、巴別17的通訊爲開端。莉多拉爲尋找謎底而一路展開工作，酒吧間的摔角比賽、間諜阻礙工作、兵工廠的暗殺事件、影子船、太空戰爭等等，科幻小說的讀者一定喜愛。尤其莉多拉和布加那場「你」和「我」的辯論，更堪稱全書的高潮。

本書深受各階層歡迎。狄雷尼的作品艱澀、奧妙、難以理解，不過這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讀懂了自然可喜，初讀不懂，應該再三咀嚼，也許會有新的發現。

「密碼巴別17」的結尾或許令讀者不甚滿意，這一點，狄雷尼實踐了他的理論：「含蓄是最引人的結局。」

＊　＊　＊

自從一九六八年出版 Nova 以來，他沒有長篇作品問世。一九七四年末發表了一部長達八七九頁的超級作品 Dhalgren。這本書毀譽參半，據說整篇讀完的人少之又少。書中描述一個徘徊在未來荒涼世界的無名氏，最後前往貝羅那城過著奇妙的生活，該書的結構像小說又不像小說。最

後一章與第一章相銜接，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循環。

隨後又發表三百三十頁的Triton，比起一九七六年的Dhalgren算是短得多，但是，和以往的作品比較，還是很長。故事以行星間的戰爭爲背景，描述在性別自由轉換的社會中，主人翁如何追求人生的目標和愛。

據說狄雷尼正在執筆傳統的科幻小說新作，恢復一年一部的產量，我們且拭目以待。

本書引述的詩作，署名M．H，亦卽狄雷尼的夫人瑪麗蓮．哈克。

世界科幻名著

SF A01	遙遠的黑暗星雲	THE STARS LIKE DUST	亞西摩夫 著
SF A02	宇宙的廢墟文明	PEBBLE IN THE SKY	亞西摩夫 著
SF A03	銀河帝國的興亡(一)	FOUNDATION	亞西摩夫 著
SF A04	銀河帝國的興亡(二)	FOUNDATION AND EMPIRE	亞西摩夫 著
SF A05	銀河帝國的興亡(三)	THE SECOND FOUNDATION	亞西摩夫 著
SF A06	多次元宇宙帝國	WORLDS OF THE IMPERIUM	洛馬 著
SF A07	宇宙魔女	SHAMBLEAU AND OTHER STORIES	摩爾 著
SF A08	瘋狂的宇宙	WHAT MAD UNIVERSE	布朗 著
SF A09	密碼巴別17	BABEL-17	狄雷尼 著
SF A10	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	柯拉克 著

SF B01	星空奇遇	THE VOYAGE OF THE SPACE BEAGLE	范佛特 著
SF B02	宇宙的繼承者	UNTERNEHMEN STARDUST DIE DRITTE MACHT	謝爾 達爾頓 著
SF B03	金星基地之謎	INV ASION AUS DEM AII DIE VENUSBASIS	達爾頓 馬爾 著
SF B04	地下時間庫的祕密	MUTANTEN IM EINSATZ DAS GEHEIMNIS DER ZEITGRUFT	馬爾 達爾頓 著
SF B05	六個月球的要塞	DIE FESTUNG DER SECHS MONDE DAS GALAKTISCHE RATSEL	謝爾 達爾頓 著
SF B06	超越銀河的時空	DIE SPUR DURCH ZEIT UND RAUM DIE GEISTER VON GOL	達爾頓 馬爾 著
SF B07	殞落中的行星	PLANET DER STERBENDEN SONNE DIE REBELLEN VON TUGLAN	馬爾 達爾頓 著
SF B08	惡魔之星	A CASE OF CONSCIENCE	布里西 著
SF B09	太空士兵的憂鬱	BILL, THE GALACTIC HERO	哈利森 著
SF B10	宇宙戰士	STARSHIP TROOPERS	海萊恩 著

世界科幻名著
SFA09

密碼巴別17

作　　者　狄雷尼（Samuel R. Delany）
封面／插圖　蒙　傑
審閱（中文版）　張之傑　石育民
翻　　譯　林叔堯
編　　輯　黃台香　馬文善　李金蓮
企　　劃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企劃部
顧　　問　石育民　吳宗錦　邱志賢
　　　　　周東川　陳移強（依姓氏筆劃順序）
發 行 人　潘朝閣
出 版 者　星際出版社
總 代 理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號
電　　話　5811146（五線）
郵　　撥　174133（環華帳號，全省統一）
承　　印　豫鴻彩色印刷公司
定　　價　130元
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台業第二二三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